

学校代码 10702

密级 公 开

中图分类号 I206.2

学号 1908210620



西安工业大学
Xi'an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硕士学位论文

魏晋玄学与魏晋南北朝饮酒诗关系研究

学位申请人： 朱 蕾

指导教师： 李红岩 教授

学科名称： 中国古代文学

学位门类： 文 学

2022 年 6 月



西安工业大学
Xi'an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硕士学位论文

题目：魏晋玄学与魏晋南北朝
饮酒诗关系研究

作者 朱 蕾

指导教师 李红岩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学科 中国古代文学

西安工业大学

2022 年 6 月 中国·西安

The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eijin Metaphysics and Drinking Poetries in the Wei,Jin,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by

Zhu Lei

Thesis Submitted to the faculty of the Xi'an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i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Supervisor: Prof. Li Hongyan

Xi'an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June 2022

Xi'an, Shaanxi, P.R.China

摘 要

随着汉代大一统局面的崩塌，儒学的衰退，魏晋时期产生了玄学这一哲学思潮。玄学是这一时期的主流思潮，士人普遍受到了玄学的影响，玄学对这一时期社会的各方面也相应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玄学的发展过程中，士人既是玄学理论的创造者，也是玄学理论的接受者，更是玄学理论的践行者。从正始时期开始，以王弼为首建立了以“贵无”为主题的玄学理论，至东晋末年郭象的“独化论”，整个魏晋时期，士人们都浸润玄风之下，这使得士人的思想、性格、创作乃至生活方式等都带有了玄学的烙印。

在玄学思潮背景下，诗人的饮酒诗歌创作也笼罩在玄学思潮之中。自古以来，酒与诗难分。在魏晋时期，酒更是成为了士人用以追寻心灵宁静、摆脱痛苦的灵药。整个社会洋溢着纵酒氛围，士人借酒以避祸，借酒达到与道同一的境地，在酒中去追寻玄思指引下的诗性世界，从而超越世俗、得享逍遥。在玄学思潮行进的这一过程中，士人也将玄学投射到了自身饮酒诗创作的过程中，由此玄学潜移默化地浸润在了饮酒诗里。

这一时期饮酒诗歌中加入了自然意象，在建安玄学理论的准备时期，山水自然就成为了建安诗人笔下的独立审美对象。随着玄学理论的确立与发展，山水与诗人的距离也在饮酒诗歌中不断拉近，自然成为了诗人在饮酒诗中寄托玄理、观览玄意以及遥想寰宇的媒介，诗人在饮酒之中借自然之有限而抵寰宇之无限，从而超越世俗，达到万物齐一、与道冥化的心境。自然也成为了诗人风神的投射，借以传达诗人内化于心的玄学化人生体悟。

语言风格方面，饮酒诗中倾注了诗人的玄思、玄意，加之其时玄学论题对“言意之辩”的论述影响，其时的诗风多有幽深、玄远、恬淡之感。而清谈作为士人谈玄论道的重要活动，这一口头文学创作的方式也影响了饮酒诗风，诗歌多有简约、明朗、干净之感。

从抒情特征和方式而言，这一时期饮酒诗中诗人所抒情感也不止于前代的俗世悲欢之情，更多是一种玄情，即对任情适意、逍遥无为、隐逸悠游的追求以及与物齐一、与道冥化的情感抒发，诗人在饮酒之中得以超越现实的有限，企及寰宇的无限，由此诗人升华了自我的生命体悟，统一了虚实和有无，这正是诗人借助饮酒诗游心太玄的情感追求。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玄学；饮酒诗

Abstract

With the collapse of the unification of the Han Dynasty and the decline of Confucianism, the philosophical trend of metaphysics emerged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Metaphysics was the mainstream of thought in this period, scholars were generally influenced by metaphysics, and metaphysics also had a great impact on all aspects of society in this period.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metaphysics, scholars are both creators and recipients of metaphysical theories, and more importantly, practitioners of metaphysical theories.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Zhengshi period, the metaphysical theory with the theme of "Gui Wu" was established with Wang Bi as its leader, and then "independence theory" was put forward by Guo Xiang in the late Eastern Jin Dynasty. Throughout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scholars were infiltrated under the mysterious atmosphere, which made the thought, character, creation and even the lifestyle of the scholars all bear the imprint of metaphysic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etaphysical thought, the poet's drinking poetry creation is also influenced by it. Since ancient times, wine and poetry have been inseparable. During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wine became the elixir used by scholars to seek peace of mind and get rid of pain. The whole society was permeated with an atmosphere of indulging in alcohol. The scholars used alcohol to avoid misfortune, achieve the same state with the Tao, and pursued the poetic world guided by meditation in the alcohol, so as to care nothing for the mundane and enjoy leisure. In the process of metaphysics trend of thought, scholars also projected metaphysics into the process of their own drinking poetry creation, so metaphysics subtly infiltrated in drinking poetry.

During this period, natural images were added to drinking poetry. During the preparation period of Jianan metaphysical theory, landscapes naturally became the independent aesthetic objects written by Jianan poets. With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metaphysics theory, the distance between landscape and poets is also getting closer and closer in drinking poetry, and nature has become a medium for poets to entrust mysteries, observe mystical meanings, and imagine the universe from afar. Poets use the limitation of nature to reach the infinity of the universe while drinking, so as to transcend the limitation of secular world, achieve the unity of all things and reach the state of Tao. Nature has also become the projection of the poets' bearings and spirits, in order to convey the metaphysical life experience that the poets have internalized in their hearts.

In terms of language style, the poet's profound thoughts and meanings were added into the drinking poems, and given the influence of metaphysical themes on "the debate between

language and meanings" at that time,the style of poetry at that time was mostly deep,profound, and tranquil.Pure conversation was an important activity for scholars to talk about the metaphysics and Taoism,and this way of oral literature creation also affected the style of drinking poetry,and the poems were mostly simple, clear, and clean.

In terms of lyr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methods, the emotions expressed by the poets in drinking poems during this period were not only the sorrows and joys of the previous generation,but also a kind of mysterious emotion,namely,those who pursued the comfortable,unfettered,and reclusive feelingsand expressed the emotions of being in harmony with things and the Tao.While drinking the poets were able to transcend the limitation of reality and reach the infinity of the universe.As a result, the poets sublimated their own life experiences and unified the reality and the non-existence,which were the poets' emotional pursuits of wandering the heart of tour Taixuan with the help of drinking poetry.

Key Words: Wei,Jin,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Metaphysics; Drinking poetries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研究现状	1
一、玄学与魏晋南北朝文学关系研究	1
二、魏晋南北朝饮酒诗研究	2
第二节 研究方法	3
一、文献研究法	3
二、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相结合	3
三、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	3
四、比较研究法	3
第三节 研究意义	4
第一章 玄学的概说	5
第一节 玄学产生的时代概况和理论渊源	5
一、时代概况	5
二、理论思想基础	6
第二节 玄学理论的发展与流变	8
一、玄学总体发展概况	8
二、曹魏时期的玄学主题和内涵	10
三、两晋时期的玄学主题和内涵	13
第三节 玄学对士人的影响	18
一、玄学对士人的思想影响	18
二、玄学对士人日常行为的影响	22
三、玄学对士人文学创作的影响	23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酒文化与饮酒诗概论	28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酒文化概论	28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饮酒社会背景	28
二、士人饮酒原因	30
第二节 饮酒诗概论	32
第三节 先秦两汉的饮酒诗	34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酒文化情况	35
第一节 曹魏时期的士人饮酒情况	35
第二节 两晋时期的士人饮酒情况	36
第三节 南北朝时期士人饮酒情况	37
第四章 士人的饮酒诗创作概况	39

第一节 建安时期	40
第二节 正始时期	43
第三节 西晋时期	45
第四节 东晋时期	49
第五节 南北朝时期	55
第五章 魏晋玄学对饮酒诗的影响	77
第一节 玄学对不同时代饮酒诗的影响	77
一、建安时期	77
二、正始时期	78
三、西晋时期	80
四、东晋时期	83
五、南北朝时期	87
第二节 玄学浸润下的饮酒诗的艺术风貌	89
一、简约恬淡的语言	89
二、自然清雅的意象	93
三、玄远绵邈的情韵	96
结 论	99
参考文献	103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成果	106
致 谢	107
学位论文独创性与知识产权声明	108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现状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①痛苦的时代孕育出了灿烂又丰富的思想文化，玄学正是这个时代最为显著和盛行的哲学思潮，无数文人名士在玄学中找到自己的思想寄托，又将玄学思想实践于自己的生活 and 创作之中。魏晋南北朝这一时代，迎来了文学的自觉以及人的觉醒，从而呈现出了丰富的文学创作成果，这既是士人们在时代浪潮中对自己内心和行为的释放，也是士人们用创作对时代和自身的阐释。

一、玄学与魏晋南北朝文学关系研究

玄学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流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玄学在哲学领域的专项研究不胜枚举。对于魏晋玄学的深度探究，起于汤用彤先生。汤用彤先生的《魏晋玄学论稿》系统论述了魏晋玄学的起源、发展以及影响，对玄学的主体理论和哲学内涵进行了解析梳理。其后陈寅恪、唐长儒等史学家的研究为玄学的理论体系构建开拓出了更加开阔的道路。

随着玄学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逐渐构建了玄学研究的框架，也开拓了玄学这一哲学思潮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其中玄学与文学的关系研究一直都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一文中就探讨过玄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论述文学受玄学影响的根本所在。孔繁《魏晋玄学与文学》从玄学对文学理论的指导以及对士人思想体系的影响方面探讨了玄学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探究了魏晋玄学对游仙诗、招隐诗、玄言诗、山水诗和田园诗创作的影响。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在《魏晋玄学与文学》这一章探讨了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的关系、文学中的情性问题以及玄学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联系。卢盛江《魏晋玄学与文学思想》阐释了玄学的产生，结合正始、西晋、东晋和南北朝四个时期，分别论述了不同时代玄学的理论特点以及士人的创作心态。卢盛江《魏晋玄学与中国文学》探讨了文人性格所受到的玄学的影响，玄学对诗歌创作和散文创作的影响，对于诗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玄言诗、山水诗、游仙诗。皮元珍《魏晋玄学与文学》以玄学作为文化背景，论述了玄学对士人尤其是士人的文学创作观的影响，把文学作品分为诗、赋、论辩散文、志怪小说四个类型，阐释玄学与文学作品的关系。唐翼明《玄学与文学》中对魏晋时期文学的发展流变和文学的传播方式清谈进行了具体的论述，对玄学宗旨的问题进行了具体的探究。

^①冯友兰、李泽厚等.魏晋风度二十讲[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232.

除了专著之外,还有相关的论文对玄学与文学的关系进行探讨。一类是与玄学有直接关系的文学作品,即玄言诗赋的研究。辛文《魏晋玄言诗研究》以时代为线索,对玄言诗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论述了玄学思想与玄言诗的关系。类似的论文还有朱明晔《魏晋玄言诗分类研究》,该文对玄言诗进行了概念梳理,将玄言诗分为玄思诗、玄理诗和玄趣诗三类,分别论述其形式和审美内涵,以及盛秋华《魏晋玄言赋研究》等论文,都是从玄学思想的背景下,探究玄言诗赋这类文学作品。

另一类是以单个作家作为研究对象,在玄学背景下探讨其人的文学作品,如王玉姝《阮籍作品中的儒学、玄学思想研究》结合知人论世的方式,从阮籍的诗歌、散文、赋的代表作品中探析其作品中的玄学思想表现。夏瑞霞《魏晋玄风与陶渊明哲理诗》以玄学思潮为背景,结合东晋时代的诗坛风貌,对陶渊明的哲理诗在创作情况、理论和思想内涵等方面给予解析。王辉斌《论玄学与谢灵运山水诗》从玄学角度,探究玄学对谢灵运的思想影响,进而分析谢灵运山水诗中的“玄言特色”。

还有一类是以玄学为关照对象,多以学位论文为主,选取其时的诗歌不同方面进行整体的研究,如张丽娜《两晋玄风转变对诗歌的影响》,论文以玄学、士人、诗歌为维度,以玄学对士人心态等方面的影响以及诗歌风格的发展转变为研究对象,尤其强调了清谈对诗歌的影响。杨伟鑫《简约与两晋诗风》,主要探讨了两晋时期,在玄学的影响之下,诗歌由西晋的繁缛到东晋的清简这一诗风发展过程。朱传梅《魏晋清谈的诗性及其对诗歌创作的影响》以玄学的清谈行为为关照,对清谈的审美特征进行了梳理,由此对清谈影响下的诗歌风格、语言乃至士人诗歌的创作观演变进行了论述。赵艳《玄学与“诗味”》,以“诗味”这一文学批评理论范畴为对象,针对玄学对士人审美观念的影响,以及玄学的“言意”等理论对“诗味”的直接影响进行表述。路美艳《“任自然”的玄学思想对正始诗歌的影响》,这一论文从正始时期的“任自然”玄学出发,对其时的诗歌文学思想、审美观念以及风格、意象等方面进行探究。

二、魏晋南北朝饮酒诗研究

酒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在文学发展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义,从《诗经》开始,酒与诗就结下了不可分割的缘分,酒成为了连接诗人和诗歌的重要桥梁。魏晋南北朝,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时代痛苦的袭来,使得酒在士人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士人们用饮酒来缓解时代给予自己的苦痛,又将饮酒的感受抒发于自我的笔端以浇心中块垒。

关于魏晋南北朝饮酒诗的研究,鲁迅先生《魏晋风度与药与酒的关系》很有代表性,其中论及了魏晋名士的饮酒传统以及他们的文章诗歌风格。王瑶《文人与酒》重点论述了竹林七贤对饮酒的态度以及酒在他们的人生中的重要意义,东晋陶渊明也好酒,而且将诗与酒联系得更为紧密。蔡毅、胡有清《中国历代饮酒诗赏析》摘取了各时代的饮酒诗经典诗作,其中魏晋南北朝时期列举了曹操、王粲、曹植、阮籍、嵇康、刘伶、左思、赵整、陶渊明、颜延之、鲍照、高爽、庾信、卢思道十五位诗人的饮酒诗作。叶嘉莹《说陶渊明饮酒及拟古诗》对陶渊明饮酒组诗的精神内涵进行了细致地分析解读。

除了上面列举的专著研究,在学位论文以及单篇论文方面,王传军《陶渊明饮酒诗研究》论述了陶渊明饮酒诗的思想内容、艺术创新、艺术表现以及对唐宋饮酒诗歌的影响。金准锡《中国古代饮酒诗研究》分别论述了陶渊明、李白、苏轼三位诗人饮酒诗的主题内涵、艺术手法及风格特征,并进行了比较研究。贾晓庆《庾信饮酒诗探析》探讨了庾信饮酒诗所表达的情感内容、寄托的思想观念,以及诗歌的艺术特征。周乔木《陶渊明之前的魏晋饮酒诗风貌》,论文以建安到东晋陶渊明之前的饮酒诗作为论述对象,主要以饮酒环境、时间分段为维度,对饮酒诗歌的情感等方面进行了梳理,文章论及东晋时期诗歌的玄味加入。李华《汉魏六朝宴饮文学研究》,论文囊括了汉朝至南北朝的宴饮创作,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宴饮诗歌的论述主要涉及了士人的创作心态、艺术特点,论文还对诗人传达的情感特征等方面进行了讨论。王文成《论魏晋酒风影响下的酒诗意蕴》,论文首先论述了先秦、两汉时期的饮酒诗风貌,其次探讨了魏晋时期士人嗜酒成风的原因,最后将魏晋时期划分为曹魏、西晋、东晋三个时期,分析不同时期饮酒诗歌的艺术特征,且强调了玄学对饮酒诗歌艺术特点的影响,如西晋时期饮酒诗的纵欲,东晋时期的饮酒诗的超脱性。

第二节 研究方法

一、文献研究法

本文以逯钦立先生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为主要蓝本,佐以《玉台新咏》以及相关诗人诗集如《阮籍集》、《陶渊明集》、《兰亭集》等,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饮酒诗进行收集、整理。结合玄学相关文献,对不同时期的玄学理论发展进行梳理,由此理清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理论发展脉络,深入探讨玄学与饮酒诗歌的关系。

二、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相结合

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为饮酒诗,从饮酒诗的产生背景、思想内容、艺术风格、情感韵味等方面进行解析,但是饮酒诗这一文学形式的研究亦是与文化层面联结得很紧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玄学思潮乃至名士风气都是用以解析、研究饮酒诗的维度。从文化这一视角去关照饮酒诗多方面的发展和变化,以及以士人所处的文化创作背景去关照士人的创作具有更为宏大的视角。

三、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

微观角度,首先对饮酒诗进行概念界定,理清饮酒诗的具体含义、外延范围,以时间为关照维度,从饮酒诗主要指向诗人对于饮酒的直接描写与间接描写两个层面展开论述,将饮酒诗歌按照时代创作进行细分。宏观角度,从时代背景和玄学的社会思潮出发,考察士人在玄学背景下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对饮酒诗创作影响做一宏观梳理。

四、比较研究法

论文依据玄学的理论发展流变,将饮酒诗歌划分为曹魏建安、正始、西晋、东晋、南

北朝时期，认为此时的饮酒诗随着玄学的曹魏建安的准备时期、正始的理论确立时期、西晋的理论发展巅峰期、东晋的以玄援佛、玄佛合流时期以及南北朝的尾声时期的演化而变化。这五个阶段，饮酒诗的内容意象、风格特征以及士人的情感态度皆有所变化，总体看来是对前期饮酒诗有所继承，而对后期饮酒诗歌有所开拓，这正是不同时期玄学视域下的饮酒诗的流变，通过比较可以透视出不同历史时段饮酒诗的思想内容、艺术风貌。

第三节 研究意义

魏晋南北朝作为古代历史长河中的一环，承汉而下，衔接唐宋。社会的黑暗笼罩着魏晋南北朝长达两百多年，但是这片黑暗中却孕育了璀璨的光，人的觉醒伴着文学走向自觉，文人对外发现了自然，对内发现了自我。文学的创作勃发，文学批评、理论的著作增多，较之前代，诗歌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诗歌艺术的成就也可圈可点。士人们在时代的汹涌中将情感熔铸进诗歌之中，笔下的诗歌成为了文学艺术中的永恒。

时代的特殊性以及思想的发展，玄学开始成为了这一时代的主流，不仅对士人们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士人们的思想支柱、精神信仰，同时玄学也指导了士人们的文学创作，从而对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礼崩乐坏，社会的黑暗让无数士人们失去了信仰，在朝不保夕的岁月里倍感人生苦短，在玄学思想的指引下，这一时期的士人们选择了较之前代不同的方式用以抒发自己内心的苦闷和彷徨，从而支撑自己的内心境界和精神世界，其中饮酒便是一个重要的方式，饮酒甚至成为了名士的一种象征。可为名士的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便是好酒。可见饮酒于其时的重要性。与此相关，在创作方面，饮酒诗的创作也是更为丰富。

自古以来，诗与酒就难以完全分隔。而酒入诗人愁肠，化为对自己心曲的抒发，成为定格的文字。士人的创作与他们的生活、思想密不可分。玄学作为其时士人精神世界的指导思想，自然也会流泻于诗歌之间，如玄言诗。但是其他类型的诗歌也受着玄学思想的影响，其中也自然包括诗人所热爱创作的饮酒诗。

在哲学领域，玄学的研究成果蔚为大观，无论是正始的何晏、王弼的思想研究，还是竹林时期，阮籍、嵇康诗文中的玄学思想探析，郭象的玄学论著，都可以看出玄学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在文学方面，魏晋南北朝玄学对文学的影响、文学与玄学之间的关系研究颇为丰富，学人的研究兴趣集中于游仙诗、山水诗、玄言诗赋。对于饮酒诗与玄学的关系研究却较为简略，从文学、诗学的角度谈及玄学对文学、诗学整体带来的审美影响更是鲜见。

综上，结合魏晋南北朝饮酒诗以及玄学的研究情况来看，玄学与饮酒诗的关系研究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和空间。

第一章 玄学的概说

何谓“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幽远也。黑而有赤色者为玄。象幽而入覆之也。”^①玄学作为魏晋南北朝这一特殊时代的哲学思潮是在前代文化土壤中所孕育而开出的繁花。玄学不是凭空而生的，是在时代的浪潮与士人思潮的激荡中产生的。玄学既产自于这个时代和士人的努力，同时又对这个时代和士人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一节 玄学产生的时代概况和理论渊源

一、时代概况

汉代后期，外戚和宦官对朝政的染指最终导致了汉代大一统政局的崩塌，各路豪强并起，军阀混战、天下分裂，这一社会背景的发生，使得士人阶层的心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汉代以儒学治天下，汉武帝年间，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一时期，士人以儒术经学为自己的进身之阶，儒学是其安身立命、行于世人的根本。

随着政治局面的巨大转变，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动荡，在思想意识层面，士人的精神世界也遭受了巨大的冲击。朝政的腐败，让士人与政权渐行渐远、不复往昔，整个士人阶层此时都笼罩着一种终生理想破灭的悲伤情绪。理想破灭的悲伤以及士人对统治政权的越发不满使得士人的心理产生了极大的变化，士人从对朝政的拥护和对政治的参与转向了对自身的关注。汉代时期，士大夫群体在治学进阶之中逐渐壮大，朝政的腐败和政治的糜烂，以及党锢之祸的发生，士大夫集团与宦官的矛盾渐增。在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共同的志向使得士大夫集团在交流之中群体自觉的意识愈发强烈。群体自觉之中更重要为个体的自觉。这一自觉的体现在于自我不同于他人，认识到自我是独有的，并且这种独有和特别需要自我彰显从而被人所见。士人的价值观在客观现实中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个体自觉的觉醒使得士人的思想开始踏出了儒术独尊的僵局，开始走向多元。

与此相应而生的便是经学的衰退。大一统政局的瓦解，宦官外戚的掌权，正是对儒家伦理的背叛，经学不再与政权紧密相关。在此种情况下，以经学为终生信仰的儒士也不再是政治中心的主角，因为维护纲常名教反而致祸遭罪。这让士人们陷入了沉重的危机感之中，他们的仕途之路也由此受损，经学不再是他们得名获荣的绝佳途径。而在战乱背景下，原本的经学教学传播也被迫止步，加上书籍的损毁等原因，在士人们面对政治压迫的反抗中，经学从辉煌极盛最终走上了末路。从此，思想统一的局面就此崩塌，取而代之的是思想活跃、自由的新格局。

除了政治大背景、士人个体自觉意识抬头以及经学的统一局面打破之外，玄学产生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经济。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士大夫官僚阶层经过累世的家族积淀，

^①（汉）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13:78.

演变为各立的门阀世家大族。经历了东汉末年的战乱，士族的经济实力不仅没有被社会混乱所摧毁，反而因此更为壮大。“魏、吴、蜀三国政权都是依靠士族地主的支持建立起来的。”^①在长期的战乱中，士族阶级的庄园经济不仅没有遭受破坏，反而得以良好的存续，经济的支撑使得士族阶级在社会和政治的动荡中依然可以过着优渥宴飨的生活。

由于政局的动荡，政治斗争的此起彼伏，士族在社会中为了维持自己的利益和地位，他们将目光转向了老庄，希冀用自然的思想以求得士族之间的和平、社会的安定，从而维护自己的利益。“魏晋玄学即是当时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门阀士族的哲学。”^②

综上，整个汉代的统治秩序的破坏、政治上的腐败，导致了士大夫阶层的思想变化，经学儒术不再成为安身立命的利禄之径。在政治中维护纲常反受迫害，使得士大夫开始不再以经学为尊，经学儒术一统的局面就此打破，士人寻找新的思想用以支撑自己的信仰，从而社会中充斥着思想自由、多元的风向。士大夫经济状况的优渥给了他们物质支撑，在政治的旋涡之中，共同的敌对面和志向让士人有了群体的自觉，从而自觉的意识在士人中开始发散，他们由关注社会转向了关注自我，从而转向了内心世界的省察。在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各种因素推动下，玄学在魏晋时期产生了。

二、理论思想基础

魏晋玄学的思潮不是凭空产生和一蹴而就的，有前代的思想基础作为铺垫。在汉代，经学是整个时代的思想主流，既是政治社会的指导思想，也是士人们安身立命的利禄之阶以及士人存身于世的价值取向。经学儒术作为一尊，成为了治世的准则和法宝。但随着东汉社会越来越黑暗、动荡，经学也随之变得越来越繁杂和繁琐。自白虎观会议后，经学儒学甚至走向了谶纬迷信，自此经学更加僵化和荒诞，越发不适合社会的发展和需求。玄学便是在经学越发不适应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在经学内部，一些经学家也开始了经学的内容拓展，如郑玄、马融。治经的方式也逐渐转化，从繁琐转向简洁，并且显示出了义理化的倾向。

汉代士人讲求“天人相应”之说，“天道”之类的著作备受推崇和重视，例如扬雄的著作《太玄》。当时，《周易》是谈论‘天道’最多的著作，因此被这一时期热衷‘天道’的士人所倚重。可见《易经》在汉代经学中的重要地位，而魏晋玄学一开始也是以《易经》为重，对《周易》的研究正是其理论基础的部分来源。作为儒学著作，《易经》的特性也更好的迎合了玄学的思想性质。因为在儒学专著中，带有奥妙深邃意义的《周易》与《老》、《庄》是最为接近的，也因此成为了魏晋时期士人的关注对象。经学盛行的时代，道家学说的思想虽不占主流却也依旧延绵不绝，并在经学僵化繁琐的过程中对谶纬迷信作出了批判，从而推动了经学的变革，这也为玄学的生成作了准备。“玄”的概念最开始在《老子》当中出现，“是对‘道’的‘有’、‘无’本质性的一种规定和指谓。”^③之后西汉的严

^①孔繁.魏晋玄学与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2.

^②孔繁.魏晋玄学和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4.

^③康中乾.魏晋玄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5.

遵、扬雄、张衡等对“玄”的解释和拓展，更进一步升华了老子关于“玄”的哲学理念，将其上升到宇宙观念、哲学领域。到曹魏时期，士人接受了汉代时期关于宇宙发生论的思想，推动“宇宙发生论”向“宇宙本体论”转变。这一转变过程的完成者是何晏和王弼，正是何晏、王弼二人开启了正始时期的玄学思潮。玄学的思想基础正是建立在“三玄”即《易经》、《老子》和《庄子》之上的。

汉代末年的战乱打破了稳定格局，到了魏晋时代，政局动荡，天下由统一走向了分裂。此时政治实力最为强盛的曹魏地区，在经历过前代的动乱之后正在寻求着新的政治方针和思潮方式以求社会稳定，从而稳固政权。到了魏文帝曹丕时期，已察觉了早前以权术苛刑御下的弊端，从而选择“追踪上古”，取法黄老。在此种政治态度之下，整个思想界开始弥漫着谈“玄远”的氛围，在这种思想氛围之下，更需要建立相应的思想哲学体系，从而为这种政治策略提供哲学方面的理论支撑。因此，人们把目光纷纷投向了道家，从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本原，从而促成了玄学的诞生。而在当时的社会政权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士族阶层，面对着士族各集团之间的斗争，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在动乱的政局中求得社会的相对稳定，也纷纷将目光投向了老庄，希望借由老庄思想中的玄虚和无为以达到此目的，这与玄学的主题相合，从而更加促进了士族对玄学的推崇。

两汉时期，清议是社会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主要以道德评价作为标准用以评论人物从而晋升仕途。之后随着朝政的腐败和社会的混乱，清议逐渐从乡评的舆论监督转向了名士之中的品评推举。人物品评也从道德唯举加入了才性、风姿等方面的评价标准。这一转变，正是士人们个体自我觉醒后推动的产物，以至于后来重才性、品仪容的品评方式，成为了人物品评的主要模式。

人物评论也由具体而走向抽象，从具体的行为、外表上升到了精神的层面，并且以传神的比喻方式对人物进行品评，从而可以更好地传达人物的精神气质。从以选官为目的的清议到其后的清谈，整个人物品评的功利性色彩逐渐淡化，审美性愈发增强。思维方式也由经验化走向义理化。这一趋势的发展，使得在才性品评、人物评价的清谈之中，逐渐融入了更多的精神思辨。从人自身的角度出发，由此发散，勾连人与自然、社会等的关系，进行哲学层面的思索，这一走向，使得清谈从最初的人才品评逐渐扩大，步向了玄学的领域。如刘劭《人物志》，作为论述人才理论的重要著作，刘劭在论人才之时，并未具体而言，而是抽象提取概括出了人才的概念和理论，从个别上升到了一般，从而《人物志》的人才问题不再只是拘泥于这个问题本身，而是与其他的问题，如才性、有无等都发生了关联，也因此实现了人才评论向玄学清谈的转变。

清谈的转变过程，也是士人们思维方式转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从自我意识觉醒的角度出发，将经验化的品评思维转向了抽象化、义理化的哲学思辨，从而从人物评论走向了对玄学的命题探求。

魏文帝时期北方流行“形名之学”，简称“名家”，这是当时偏重于人事政治方面的思想，这一思想源于汉代的政治思想。主要内容是人君的两大任务，概括而言一是知人，

二是善任，从而更好统摄“名教”、运行政治。“人君为‘道’配‘天’，臣下有‘德’为‘人’。”^①在此理论基础上，世人认为君主与臣下的关系，可以类比“自然”与“名教”之间的辩论，以及“体”与“用”的问题。名理家核查名实，考察选拔人才，从而人位相称。臣道有名，是器，是用。而统治者却不应像臣子官僚一般有所限制，君道是全，则是无名，是体。因此名理学从初期与法家相近，但之后便转向了道家。

“名家”的根本在于“名实之辩”，对于人物的评论或会偏离实际，导致言不合人、言不称意，“言意之辩”的讨论也就兴起了。这一人事政治方面的思想理论，其后与三国时期盛行的各家学说相融合、发展，构成了玄学的思想基础。

在战乱和分裂的黑暗之下，朝不保夕、生死无常的氛围弥漫了整个时代，在黑暗的时代中催发出了士人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在巨大的宇宙时空之下，个人生命的短暂与个体的渺小与时空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对于死亡的思考和人生的忧叹萦绕在了士人们的心头。人生如朝露的感慨成为了士人对生命的共识。精神的苦痛，乱世所引发的对于生命的恐惧使得士人去重新寻找新的精神信仰，老庄思想的自然无为走入了士人的思想世界，玄学也就此迎来了它的时代。

第二节 玄学理论的发展与流变

玄学作为魏晋时期的哲学思潮，上承两汉经学，下启宋明理学，玄学是在时代发展的要求中产生的，国家动荡、山河飘摇，士人的信仰崩塌需要新的信仰得以安置自己痛苦的精神，政权的建立需要新的思潮用以处理国家与门阀士族之间的矛盾，社会思潮在经学的枯竭之后需要新的发展，这一系列的原因推动了魏晋时期迎来了时代的代表性哲学思潮——玄学。

一、玄学总体发展概况

玄学的产生在西汉末年已有了苗头，西汉末严遵已在其著作《道德指归》中将老子的思想融入到儒家的仁义理念之中，在这一基础上促进了老子理论的发展。扬雄紧随其师之后，在《太玄》提出了“玄”的理念：“夫玄也者，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兼三道而天名之，君臣父子夫妻之道。”^②扬雄对“玄”的探讨，也激发了之后的士人们对“玄”的理论热情。东汉思想家张衡对“玄”有了新的定义，称宇宙的初始阶段为“玄”，张衡对“玄”的定义在以宇宙发生论为重的理论基础上已带有宇宙本体论的倾向。东汉末年，儒学大家马融注解经学著作，也将目光转向了老、庄。马融为《老子》做注，算是做此创举之人。他的注经态度也不同于前代经学家，而是变得着重义理、融通今古。这一做注立场的转变显示了经学转向魏晋玄学的前兆。经学的崩塌，禁锢在士人头上的枷锁松动了，汉末士人从经学大一统中解脱出来，找寻着新的思想依托。士人们在时代的簇拥下将目光

^①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124.

^②（汉）扬雄，（晋）范望注.太玄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转向了老、庄，为魏晋玄学的到来开始了理论和思想基础的铺垫。

关于玄学的定论，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论稿》中提出：“所谓魏晋思想乃玄学思想，即老庄思想之新发展。玄学因于三国，两晋时创新光大，而常谓魏晋思想，然其精神实下及南北朝（特别南朝）。”^①这段话阐释了玄学继承了老庄思想，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且流传时间横跨三国至南北朝，辐射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而汤一介先生对于玄学的概念也有相关说明，“魏晋玄学以老庄思想为支撑，探讨天地万物之本源，这是这一形而上学哲学思想的核心所在，即对‘本末有无’的关注。”而唐翼明先生对学界中玄学的定义范畴持不同走向的理论进行了归纳总结，结合了刘大杰、贺昌群、汤一介先生等人的观点，对玄学作出了定义。唐翼明先生认为魏晋玄学继承了前代学术思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玄学内容涵盖范围很广，重心在于对天地本源的探究。主要强调玄学不同于道学，也不是简单的道学的新发展，而是在魏晋这一特殊时期下，吸收了各种学术思潮，主要的特色在于儒道相融合。

可以看到，玄学作为哲学思潮，对老庄的道家思想有所继承和发展，但是对其他魏晋时期流行的思想也有所吸收和取纳，最为主要的理论来源还是儒家和道家，学者好言老庄，同时也好《易》，对《易经》、《老子》、《庄子》即“三玄”的研究都十分重视。并且玄学还涉及了自然、情感和才能、本性等不同方面的关系讨论，玄学所包括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

玄学的发展集中于魏晋时期，关于玄学的发展阶段学界有不同分期方式。在东晋时期，袁孝伯作《名士传》就对玄学名士做了分期。大致分为正始、竹林、中朝三个时期。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中将玄学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玄学的建立和发展，即何晏、王弼的‘贵无论’主张时期，以及稍后阮籍、嵇康等竹林名士活跃的时期。第二阶段为玄学发展的第二时期，代表人物是裴頠和欧阳建。第三阶段是玄学发展的第三时期，代表人物为郭象。玄学的尾声由张湛完成，代表作为《列子注》。汤用彤先生在《魏晋思想发展》中将魏晋玄学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即正始时期、元康时期、永嘉时期以及东晋时期。汤一介先生也将玄学的发展历史分为正始、竹林、元康、东晋四个阶段。余敦康的《魏晋玄学史》把魏晋玄学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正始玄学，代表思想是何晏、王弼的贵无论；第二阶段是竹林玄学，代表思想是嵇康、阮籍的自然论；第三阶段是西晋玄学，代表思想是裴頠的崇有论和郭象的独化论；第四阶段是东晋佛玄合流的思想。余敦康先生的分类方式与汤用彤、汤一介先生相类。许抗生先生的《魏晋玄学史》将玄学的发展分为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正始时期，以何晏、王弼的玄学思想为主。第二期为竹林时期，以竹林七贤的理论思潮为参考对象，主要探讨阮籍、嵇康和向秀的玄学理论主张，第三阶段为西晋元康时期的玄学，以裴頠、欧阳建以及郭象的玄学理论为中心，第四阶段是两晋之际的玄学，着重探讨放达派，以《列子》为中心。第五阶段探讨东晋时期张湛的思想以及佛玄合流的倾向。

^①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358.

总体来看,学界对玄学的发展分期大多以四个阶段为主。第一阶段是曹魏的正始时期,第二阶段为曹魏的竹林时期,第三阶段为西晋元康时期,第四阶段为东晋时期。其他的阶段分类,虽然分期标准不同,但是基本也是在这四个时期的融合和细化之间,但总的来说,玄学的发展分期都是以朝代为主线,在时代基础上,结合学界的观点,以朝代时间为分界划段,将玄学的思想整合在不同的朝代里。

二、曹魏时期的玄学主题和内涵

汉末的动荡结束了大一统的稳定局面,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汉末士人们对于“玄”的思想理论探索也并没有随着汉代的结束而停止,曹魏时期,士人们接受了严遵、扬雄以及刘劭等人对于“玄”的理念发展以及其他理论的哲学思潮。最开始对“玄”做出回应的是正始年间的夏侯玄,夏侯玄在他的理论中强调了“自然”,认为“自然”就是“道”,但是夏侯玄理论中的‘自然’已经扩大到了方法论的层面。夏侯玄的观点体现出本体论的概念,他将张衡所提出的“玄”的宇宙发生论与宇宙本体论兼有的理论向宇宙本体论转变。同时期的荀粲提出了“六经乃圣人之糠粃”这一惊天大论,跳出了拘泥于儒学经典六经的章句桎梏,主张超越字句,往更深、更广的层面去体会、探讨圣人的深意,主张去探求“象外之意”、“系辞外之微言”,打破了两汉时期独尊儒术的僵化局面,从而有助于儒学体系引进新的理论。

太和初年(公元二二七年),荀粲入京师,与夏侯玄、何晏、傅嘏、裴徽、邓飏等人结交谈论,开启了关于“性与天道”的谈论,中途因魏明帝所限而被迫中止,直到魏齐王曹芳继位,何晏登上政治舞台,这场理论革命又得以复燃,自此谈风尤盛,到了正始中后期,王弼的加入,理论进一步发展,最终得成正始年间的玄学,可以说汉代时期宇宙发生论得以转变为宇宙本体论,这一理论转变的完成,是何晏和王弼促成的,由他们二人拉开了正始玄学思潮的帷幕,最终正始玄学的正式构建是由王弼完成的,他是正始玄学的奠基者。

“《晋书·王衍传》谓:‘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①正始玄学通过《老子》阐发玄学思想,其中心思想是“以‘无’为本”。这一核心思想在夏侯玄的《本玄论》中就有所提及,即“无名”这一概念。而后何晏的《无名论》进一步阐发了“无”的思想。在何晏看来,‘无’统筹‘道’。以“无”求“道”,“道”是抽象性的,没有形象、声音等具体的特征性质,因此无法命名,故称“无名”。“无”为有之本,有因为无而存在。而“道”具有自然和无为两种特性。而何晏只是提出了“以‘无’为本”这一玄学理论纲领,却并没有继续深入解释这一理论的现实运用,这一任务由正始玄学的核心人物——年少的王弼完成。

王弼的玄学思想核心延续了夏侯玄以及何晏的“以‘无’为本”的观点,“无”是可

^①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334.

以涵盖一切的，且无法用言语道明述尽。王弼在《老子指略》中道：“然则‘道’、‘玄’、‘深’、‘大’、‘远’、‘微’之言，各有其义，未尽其极者也。”^①在此基础上，王弼将“无”与现实结合，将这一概念运用到了实际之中，王弼阐释了“无”的三种含义。

一为以“无”为体。王弼认为“无”是“有”的本体，天地万物以及世间所存的现象都是由“无”而生，依“无”而存，“无”生物而又养万物。二是以“无”为用。这是对《老子》“自然无为”思想的衍生和发挥。“无”作为抽象的“一”要发挥作用需要与具体的有相结合，在有中才能发挥出自己的作用，而“无”发挥作为“用”的方式、方法便是“自然无为”。三是与“道”同体。王弼主张“圣人体无”，天地“以‘无’为本”，天地万物顺自然、法自然，以自然无为的法则运行，那么天地自然就会依其自身的本性发展达到和谐完善，此乃“莫不赡乎”。圣人也是如此，圣人也依照自然无为的原则进行做事，“以虚为主”，达到无心无虑的心境，从而成为圣人。按“道”行事，无事无为而成万事万物，最终得成与“道”合一的境界。

由“无”本论出发，生发出的思想还有关于“言意”的讨论。早在正始初期，荀粲就持有“言不尽意”的观点，荀粲认为自己所尚之“玄远”远非言辞就可说明，所以要越过言、象去探究这些表现之外的深意。荀粲这一观念延续了老庄的理论，从寰宇出发，寰宇没有状态、声音，无法用言语描述，其间包含万物宏大苍茫，并非用单薄的言语称呼就可以统述的，因此寰宇的“道”无法用言语说明。何晏也提及了言意的问题，何晏认为“道”是“无名”的，把握“道”，就是去探寻“象外之意”、“系表之言”。最终王弼系统提出了这一问题。

王弼沿着儒家的传统《易》学观，从圣人观察万物、体悟得意出发，圣人为了把自己的“意”传达出来，便借助了卦象这一图示，再根据卦象进行解说，由此得“辞”，这便是形成了《易》。由此王弼认为，“言生于象”、“象生于意”，意是最为本原的东西，象和言都是因为意而派生的，言和象的作用就在于它们是理解、把握圣人之意的中介，作为了解圣人之意的工具和手段而存在，因此无论言、象的形式如何，意都是不会变化的。在得到意、走向“道”之后，言、象这一与现实相关的事物就可以忘掉。

由“无”本论下沉到具体的实际运用中，王弼提出了动静论。王弼认为万事万物在存在过程中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是同类型事物之间相互感应的结果。只要把握“恒”，也就是常道，把握事物的变化规律，才能把握事物的变化，因此王弼提倡以“静”制“动”。“动”是事物的现象，“静”是事物的本质，把握“静”也就是把握了事物本质的“无”。

王弼还论述了“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王弼认为“名教”出于“自然”。“名教”生于“自然”，因此“自然”是母，“名教”是子，“自然”是本，“名教”是末。王弼承认“名教”在社会中的作用，针对当时的社会中的名教问题，王弼主张“崇本”，让“名教”回归于“道”，任“自然”。

^①（魏）王弼撰，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0:196.

对比何晏、钟会主张的圣人无情论，王弼主张圣人有情，他认为圣人若是无情，便失去了他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连存在的意义都丢失了，也就不是圣人了。圣人处理情的方式是“体冲和以通无”，即依照“中和”的性质随感而动，任自然而行，在自身之中建起“无”的境界，从而体会“无”，这便是圣人。

正始玄学以整个寰宇为背景，建立在《老子》、《庄子》和《周易》哲学的基础之上，提出和深化了“无”本论，由“无”而阐发了关于“言意”、“动静”和“名教与自然”的问题，也为整个玄学的理论奠定了发展的基础，其后的竹林玄学沿着“无”的抽象意义进一步发展，走向了精神境界。而之后的“崇有”派将“无”与现实结合，为玄学的理论继续增加了不同的内涵。

正始十年的正月，何晏被诛，王弼病故，两大人物的离去使得正始时代告别了玄学，随之而来的便是竹林玄学的盛世。

与竹林玄学所处的时代不同，正始玄学时期司马氏的势力尚未抬头，整个朝政依然由曹氏家族握权，政治处于相对安定的状态，而到了嘉平至景元时期，司马氏势力的抬头，之后司马氏对曹氏政权开始了猛烈地争夺和打压，何晏被杀就是一个信号，昭示着社会动荡开始。由此在乱世之中的名士，也就成为了滔天洪流中的浮萍，在政治旋涡的携带中难有全者。

这一时期，即魏齐王曹芳嘉平初年一直到魏元帝曹奂景元年间，以竹林七贤为主要士人群体活跃在此时期的玄学舞台上，其中以阮籍、嵇康和向秀为主要的玄学理论中心人物。

此时期的玄学思想较之何、王时期也有了很大的差别，这与时代特征有着密切的关联。司马集团对于名教的破坏在无数名士的心中激起了对于名教的进一步质疑，名教成为了权谋者玩弄政治浪潮的工具，名士面对着政治环境的压迫、随时殒命的危机，内心受着巨大的冲击，由此产生的苦闷和彷徨使得这一时期的呐喊发生了变化，从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更加向庄子的思想靠拢，从而提出以“自然”为中心的本体论。正始时期提出“崇本息末”的方法论为名教的存在寻找依托，到竹林时期玄学家们抛弃了名教，发出了“越名教任自然”的强音。这一玄学理论的变化反映了此时士人们的矛盾和不安，因此这一理论也是矛盾和分裂的，具有着这一时期玄学理论的独特形式。

竹林玄学以嵇康、阮籍为核心人物，阮、嵇二人在当世时态之下目睹了名教的虚伪，理想与现实的强大反差所造成的理想破灭，最终使得阮、嵇将名教与自然割裂开来。他们不仅用自身的行为表示对名教的反抗，还提出了“任自然”的主张，确立了“自然”的本体论。

两人在“自然”的主张中都表达了对远古时代的向往和赞美，认为正是因为名教的介入破坏了社会的和谐和安定，使整个社会倒退，并且陷入了斗争和矛盾之中。嵇康在《释私论》中发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呼喊，要求顺应人自身的自然本性，回归“大朴未亏”的洪荒时代，从而解放人们在社会礼仪之下被苦苦压抑的本性。做到“任自然”，进一步就是要求心与道同体，保持“心无措乎是非”的前提，从自己本心的是非善恶之辩出

发,而非以外物人事为标准,以心的自然状态进入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之中,便可体“道”。

阮籍也主张“任自然”,他不仅否定了世上固守名教的虚伪之徒,更认为人性自然、一切自然,“道者法自然而为化”,如此自然便上升到了人的精神层面,一切以自然为本。

阮、嵇的“任自然”主张是在反抗名教的基础上产生的,但是两人是在目睹了乱世之中名教成为被人滥用的工具才抛弃、反抗名教,就如鲁迅先生所言,这些反对礼教的人才是礼教的忠实接受者。因此这一个体系其实是分裂拉扯的,阮、嵇反抗名教却又无法完全抛弃名教,也不能纯粹地任“自然”,思想中充溢着痛苦和矛盾。这一过程,最终导致了他们走向了自我,启发了自我觉醒的意识,激发了他们对于自身个体生命的感悟,认识自我这个本体。这一意识觉醒的重要体现方式就是清谈。

通过清谈,即与他人辩论的过程,士人打破固有的旧制框架和陈规习俗,使得思想得以通变,同时也加强了士人对自我意识的肯定,从而更好地认识到自我主体。嵇康所提的“声无哀乐”、“养生”和“言尽意”这三个论题,后来成为了东晋辩论话题中的主流。在辩论中,辩论者并非为了把对方驳倒,而是通过辩论超越自我,追求自我与宇宙的融合,在其中体会生命。这一方面,也是对汉末以来生命意义觉醒的延续,早在汉末《古诗十九首》中就可以看到时人对于生命短促的体悟。到了竹林时期,阮籍、嵇康的思想激荡和精神的痛苦孕育出了对生命个体的重视和对自我的体悟的深刻思索和探究,其中对于生命存在于寰宇的思考也更加广阔。这使得阮、嵇的玄学理论比起早前的何、王的理论更偏向于文学而非哲学的风格气质。

向秀作为竹林七贤中的一员,他的玄学理论也是以任“自然”的思想为主导,向秀认为万事万物都应当依据自己的本性表现,满足自己所存有的条件,这便是“逍遥”,并且向秀继承和发展王弼的“无”本论,强调“万物自生”,其中“自生”、“自化”的概念与王弼思想一致,主张只有不生不化的东西才可以成为生物、化物的本源,但这里的“自生”、“自化”观念已经较王弼的理念更近了一步,甚至向后期郭象的“独化论”靠近了,因此向秀的玄学思想正是处在了正始时期向后来的元康时期迈进的转折口,衔接了正始之后玄学思想的转变发展。

向秀也提倡“情欲自然”,认为情欲是随着人的出生而来,但是相比较阮籍、嵇康“越名任心”的观点,向秀主张的任情欲而为加上了礼法的节制,纵欲任情需要在礼法的基础之上,而非追求抛开礼法的任情。可以看到,向秀的玄学主张又回到了王、何时期的思想倾向,但是又有所发展。从整个竹林时期的理论演进中,可以窥见玄学发展的逻辑演变。向秀将“自然”和“名教”从分离又推向了融合。由此可见,到正始后期,自然与名教相结合的趋势复又兴起,为之后的西晋元康玄学的发展做了铺垫。

三、两晋时期的玄学主题和内涵

向秀等玄学名士横跨了曹魏和西晋时期,对玄学理论的发展起了过渡作用。人们普遍用“中朝玄学”指代西晋时期的玄学思潮,中朝主要指西晋的中后期。到了西晋时期,司马氏政权结束了曹魏时期的战乱局面,至咸宁六年实现了暂时的大一统,但是这样的稳定

政局和社会现状并没有维持太久，到了元康时代，政局又开始了内部的动荡，以及迎来了紧随其后的外部入侵。

西晋时期，作为统治阶级的门阀士族掌握了社会大部分的财富和权力，导致了整个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社会风貌引发了政治和文学思想上的连锁变化，其时士人普遍追求“身名俱泰”，名与利皆想收入囊中，追求享乐和浮华。在思想上，当时士大夫群体的集会和清谈较之前朝变多，可是主题和内容更多偏向于娱乐，对真理和知识的追求观念淡薄。但是，处于大一统局面的王朝更加需要统一的观念来进行统治，从而更好地维持社会的运行，因此统治者推行名教，用礼法制度来保障政权，可是门阀世族的经济地位和心理需求使得这一政策很难推行，连统治者自身也耽于享乐难以实践。但是为了社会的发展和政权的稳定，名教的推行是必须的，因此此时在思想方面的任务是迫切的，它不能回到何、王时代以抽象的“无”为本，更不能追寻竹林时期的“任自然”，在这一局势下，回归名教和自然的统一，却又要有所前进，于是“崇有”的玄学理论便应势而生。

“中朝贵玄”，在西晋时期，重玄谈玄是一个普遍现象。其时王衍、乐广、裴頠等都是谈玄的主流人物。王衍、乐广所主议的贵无理论与裴頠所倡导的崇有相对立，但是本质都是为西晋政权服务，裴頠所处的时代正好是魏晋南北朝唯一一个稳定统一的时期。司马氏在政权的争夺中，滥用名教作为铲除异己的工具，名士去半，由此给天下名士带来了极大的心灵震荡，也因此使得阮籍、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主张获得了时代的响应，为名士苦闷的内心寻找到了一条精神通路。在西晋时期这一响应阮嵇主张的现象愈演愈烈，例如“八达”、“四友”之类，依照竹林时期的名士形式放达，可是内里却与竹林名士的思想大有不同，放达无礼的形式更是惊世骇俗，也更流于外表。东晋隐士戴逵所述，元康时期的士人不过是舍本逐末，但求其形、而丢其神。是犹美西施而学其颦眉，慕有道而折其中角。正是切中这一现象的本质。

随着“大晋龙兴”的到来，统治者需要名教用以维持社会稳定，而王衍、乐广等人所主张的“贵无”无法应对此时名教的弊端，也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因此时代的需求催生出了玄学的新理论。

裴頠的“崇有论”是针对贵无论而发的，正如裴頠所言“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但是他所著的《崇有论》对贵无思想并非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裴頠的目的在于通过以有为本的本体论来建立一种内圣外王之道。”^①裴頠认为“有”的存在就是本，各个具体存在的有组成了群有，也就是各种有具体形和象的事物总和，这不是抽象的。事物之间互相关有，又相互联系、依存，是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有”是通过“理”所表现出来的实体模式，“理”是人们可以探索到的事物生发的脉络。“有”需要“凭乎外资”，即事物所依赖的外在条件，其中符合“有”的条件被称为“宜”。不同的事物根据自己的不同的需要去寻找适合自己的条件，这一过程，裴頠称其为“情”。而不同事物之间相互联系，即为“感”。这些概念构成了“崇有论”的理论前提。可以看到在裴頠的基本理论论述中

^①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95.

已经有了唯物主义的倾向。

最为核心的是，裴頠否定了“有生于无”，他引用并发展了向秀“自生”的主张，认为“始生者自生也”。但是裴頠的“崇有论”有其自身的缺陷，他虽然否定了“无本论”，但是其理论体系中并未完全抛弃“无”，他认为“有”生于“无”，一旦生出后便“自生”，独立于“无”。并且裴頠机械地将“无”的意义理解为了非存在，从而将“无”与“有”对立起来，因此裴頠的“崇有”理论存在着漏洞，从结果来看也并没有完成他一开始确立“崇有论”的目标，即建立一个新的内圣外王可以用于稳定社会的理论，也没有将“名教”和“自然”更好地整合起来，反而将重点放在了反对“贵无”所引起的放诞风气之上。

裴頠的“崇有论”和阮籍、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一样都带有极大的片面性，与竹林时期走向理想和精神世界的极端不同，裴頠走向了另一端，极端肯定名教的方向，对自带弊病的名教予以了极度的肯定，走向了现实，对由竹林时期所延续而来的浮华之风有着纠正的意图。虽然裴頠的理论有自身的片面性，却奠定了之后玄学的发展方向。“崇有论”深化了向秀的“自生”的理论，也为后来郭象的“独化论”奠定了基础。

郭象沿着向秀的道路前进，立足于事物的存在提出了“独化”论。任何事物都是独立存在的，事物“自生，”也就是“有”，此为物的“独化”。但是事物独立存在的前提是“相因”，即不同的事物之间相互联系，所以才有事物的存在。事物凭着自身的“自性”自我打开，将其他事物与自身相连。在郭象看来，正是“性”支持着事物的存在，而事物的自身表现需要依照“性”，这样事物才能达到自由、逍遥的效果。所以事物本身有“性”，由“性”自然而行，无为而动，自由变化，自然而又必然地存在和表现，就会进入幽深的“玄冥之境”，将“性”的功能表现出来，之后自然走向“无心”，达到天人合一、主客合一，完成从物的“独化”到心的“独化”，实现“齐物我”，即心的自然无为状态。

郭象的思想核心就是“崇有”，为“有”寻求依据，一切都是自然而然产生的。“独化”就是关于“有”的解述。虽郭象“崇有”却也对“无”以及“玄冥”都有所关注。郭象所主张的‘无’指向天地万物赖以生发的准则，这一准则即是‘自生’‘自然’‘自尔’。可见，郭象并没有抛弃“无”，也没有抛弃“自然”，而是致力于调和“自然”与“名教”。

郭象还认识到“独化”中的“化”，即变化、发展。郭象认为世间万物都是变化、运动着的，变化是必然的，也是自然的。而人在面对万物变化的过程中，需要做的就是“正而待之”，与变化相齐。郭象《庄子注疏》云：“忘天地，遗万物，外不察乎宇宙，内不觉其一身，故能旷然无累，与物俱往而无所不应也。”^①在此之上郭象进一步提出历史发展观，郭象认为时代变化，历史发展，因此社会的礼仪制度也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改变。若是固老守旧，时代变化沿用旧制只会于时不合，从而导致危害。而且郭象认为万物自生，万物是自动的，也就是自我变化的。“天地亦无心而自动”，自动的发生是因为“无”，在玄冥之境的“无”中独化，“故‘独化’的发生与‘无’的发生其实是等同的。这一过

^①（晋）郭象注.庄子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0:40.

程实现的轨迹就是时间，当下变化中的一个时间在过去与将来中转变，成为了现在的一瞬间，这个过程就是有无一体的表现。

认识论方面，郭象主张“唯言随物”，主张物在言前，言在后，以物为出发点，由此得到的“言”、“名”才是真实的。人需要用自己的身体感官去感受物，“物感而后应”，通过物才能得到“言”和“名”，从而将“言”、“名”用于日常生活中的思想交流。在感知物的过程中，郭象主张“无心”，摒弃自带的个人情绪，不要让自己的喜怒哀乐影响对物的认识，以物为主，“神顺物而动”，这样才能走向天人和諧。而在认识过程中由物而得的“言”、“名”并不是认识的最终目的，“言”只是一个中介，通过“言”去把握“意”才是目的，因此郭象提倡“寄言出意”。但是人的认识能力并非是有限的，所认识到的知识内容自然也不是无限的，在有限的认识和无限的世间之间，郭象认为要做到“以不知为宗”，由此从自身出发去把握事物“独化”的本质，去体会“无”，在物的“独化”与主体的“独化”的同构中，实现主客合一，齐物我，达到“无心”状态，“冥而忘迹”。

郭象与裴頠理论相同的地方在于都肯定名教的存在，认为名教的存在是必须的，但是与裴頠一味肯定名教不同，郭象也看到了名教所存在的弊端。在永嘉时期，玄学不能如嵇、阮时期的主张一般，唯注自然而弃名教，也不能像裴頠的主张那样只观名教而丢自然，将两者相融合，才是符合时代主题的理论发展方向。因此郭象关于名教的主张与六十年前的王弼相呼应，认为“自然”是“名教”之本，援引王弼的主张“守母存子”。并且郭象从“独化”论出发，认为“名教”的存在与人的本性并不矛盾，“名教”是在社会发展和人的本性生存中必然产生的，与其他事物的产生并无不同，因此郭象主张“名教即自然”，从而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试图回归自然和社会的整体和谐。

“大晋龙兴”的统一格局并没有持续太久，随之而来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紧随其后的“永嘉之乱”彻底打破了西晋的统治局面，东晋的建立是饱经战乱人士的偏安，由北入南的浩劫更是亟需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来稳定民心。南北士族的支撑维持了司马氏政权的持续。此时的社会环境已经不似曹魏、西晋时期，时代的任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比起之前近百年的玄学理论探索，东晋政局之下，更需要切实的行动和理论的践行才能更好地维护社会的发展。

东晋实践的指导思想正是郭象的“独化”论，郭象站在前人百年的探索之上，“独化”论吸取了前论的精华立足玄学理论发展的最前沿，“游外以弘内”、“无心以顺有”的思想方针正好迎合了东晋社会发展的思想需要。西晋时期的玄学理论结合了‘名教’与‘自然’，顺应了东晋时期的政治环境，因此保持了东晋社会的延续。

东晋的玄学风气首先体现在了士人的放达世风之中，与西晋元康时期的浮华之风相近，东晋初期的士人经受了战乱颠沛之痛，又忍受着背井离乡之苦，心里的痛苦情绪需要一个释放的出口。因此不少士人继承了元康时期士人放达的生活方式，且较之元康时期更是放荡，如周顗。但是这一时期的放达浮华之风与西晋元康时期又有了本质的不同，西晋时期的放荡之风来源于时人得竹林时期贤士其形而弃其神，且与“名教”相对，故而引起

了裴頠的反对。然而东晋时期,此时的放达之风主要是因为王朝倾覆、不复往日的悲伤所引发的情绪排遣,行放达之事的士人并未反对“名教”,反而是“名教”的积极拥护者。此时期的玄学理论正是“名教”与“自然”统一。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安稳,到了东晋中期,玄学的理论滋养不止于生活形式,而是深入了士人的精神层面。

东晋时期的玄学思潮主要有两个流派,一方以谢安、周顗为代表,践行郭象“名教即自然”的学说,这一流派虽性情放达率真但同时也维护名教纲常。另一方代表人物是张湛,体现了玄佛合流的思潮走向,张湛的玄学思想都融注在了他的著作《列子注》之中。他的思想主张是“贵无”,但这一主张已与王弼的主张有了极大的不同,《列子注》中的论述集中在了生死问题上,这与佛学问题有共通之处。魏晋时期,佛学伴着玄学在社会上的风行也有所兴起,并且其时僧人的品行范式正是满足了士人对于逍遥的期待,为士人所憧憬。僧人与士人有所投契,加之佛学经典著作《般若》与《老子》、《庄子》也有相互演绎的价值,所以佛学思想与玄学思想相互影响、融合是自然而然的事。且东晋时期也与曹魏、西晋时期的玄学发展环境有了极大的不同,陈寅恪先生主张政治是玄学的生长土壤,是玄学的生命之源。张湛的玄学理论明显带上了宗教的色彩,在往宗教的精神方面过渡,到了更后期的僧肇,他的“出世主义”理论思想彻底脱离了政治,这时的玄学理论的发展也就走向了完结。

张湛结合了“贵无”和“崇有”的玄学体系,继承了郭象“独化论”的思维方向,同时吸取了般若学的相关思维方法,在《列子注》中阐释了他的玄学贵虚主张。张湛在《列子注》中提出“群有以至虚为宗”,“至虚”用以表示“无”的概念,因此张湛的主张依然是“有以无为本”,但是这个“无”的概念与王弼所主张的“无”大为不同。在张湛看来,“有以无为本”不等同于“有”是由“无”而生的。张湛在《列子》中注道:“谓之生者,则不无,无者,则不生,故有无之不相生。”^①“有”依赖“无”而生存,但“无”并未抽象隔离于万物之外,而是立于万物之中。“‘无’在万物生化的过程中能够起到‘相’的作用,只有在‘无’的运通作用下,有形者才能自形自化。”^②张湛主张万物独化自生,与郭象的理论一脉相承,主张“忽而自生说”。张湛的贵虚论包含两个方面,一为“太虚”,一为“至虚”。“太虚”指向宇宙的发生,“至虚”既是张湛对于宇宙“本体论”的表述,涵盖了物我合一的理念,阐释无私心、怀天下的精神境界,这也是张湛所理想的圣人品格,不避俗世,于俗世中越俗世,立天地间俯仰万物却不为一物一方所累所困,保持精神的愉悦。张湛肯定郭象的玄学理论,主张调和“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但另一方面,他受《列子》的飘逸超然的影响,由此提出“任自然忘名教”,虽然肯定了“名教”,但是他对名教中的虚伪和压抑的弊端也进行了抨击,顺应名教礼仪的同时放任情性、追求自然,这一理论与东晋士人的处世之道和思想追求是十分契合的。

《列子注》对玄学本体论的论述已达到了玄学体系本身的高峰。在“有无”关系的论

^①杨伯峻.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9:6.

^②晋娜.张湛《列子注》与魏晋玄学[D].天津大学.2008:7.

述过程中,张湛借用了般若学的中道义,由此得以将玄学的辩证体系完成得更加完备。但是想要继续推进玄学本体论体系的发展,前进空间却已是微乎其微。张湛之后,玄学的哲理理论发展让位于佛学,《列子注》也成为了玄学体系完整走向尾声的代表著作。虽然玄学在南北朝时期依然对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且影响的范围辐射了众多领域,但是在理论方面,却是再无重大发展。

第三节 玄学对士人的影响

玄学之风在魏明帝太和年间(233年)已发端倪,曹叡下令禁“浮华”可以看出其时玄学已经在社会上有了一定的影响,此时清谈之风已起,玄学的思想理论在士人的探索中开始了它的发展之路。曹植的死亡终结了建安时代,随后正始玄学紧接建安风骨在思想史上开拓了另一片天地。玄学作为哲学思想,在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对社会中的士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深深影响了士人的心理、审美、创作等多个方面。

一、玄学对士人的思想影响

(一) 正始时期

广义的正始时期包括了何晏、王弼的以“无”为本的玄学理论建设时期以及阮籍、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理论时期。这一时期,因为政治社会的缘故,文人对政治社会的态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玄学在这种条件下发展,又进一步对文人产生了影响。

建安时期,士人的自我意识已经觉醒,他们感叹时光苦短,渴望建功立业、实现自我,但是这一情况到了正始期间早已不复存在,人们对政治的兴趣大大地减少。何、王时期,他们提出以“无”为本的玄学理论,主张天地皆以自然无为为法则,从而达到万物自然和谐、天人合一的境界。在士人群体中,对自我情感的正视和顺法自然的态度选择,在社会中渐渐高扬起来,这一态度的选择源自于老庄“任自然”的思想,本质核心是对自我的重视。

何晏、王弼论述过圣人无情无性的问题,汉代时期的儒家礼法观念被社会上任情而动的思潮所冲击,为了解决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他们提出圣人无情无性的问题意在解决这一矛盾。何晏提出“圣人无情论”,而王弼提倡圣人有情,但是两种观点并非相左。何晏所主张的圣人无情并非指圣人不会任情而动,而是圣人之情在礼制的控制之下,为礼所节。孔子在《论语集注》所表现的正是为礼所控下的情感波动。王弼认为圣人有情,但是情可为圣人自我节制。《王弼传》:“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无情,应物而不累于物。”^①由此圣人可“守真”,保持自我的自然本性。王弼在《论语释疑》中提出情感之变于人而言乃是自然。王弼相较于何晏的观点,更向老庄靠近。但是从本质上来讲,两人的观点都是主张人有情,一般人与圣人不同,一般人无法做到圣人的以礼节情,所以一般人的重情和

^①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1303.

任情而动皆是合理的。如《世说新语》中记载王戎丧子，悲痛不已。“王曰：‘情之所钟，正在我辈。’”^①可见其时士人对于情的重视、对自我的重视。

对自我、情感的重视，关联到士人对于自身情欲、欲望的肯定，转发为对自身生命的珍视。对于人生短促、生死无常的感叹其实在汉末《古诗十九首》中就有所展现，到了魏晋时期，动乱的时代更是让人感受深刻。从建安时期开始，整个社会就沉浸于对死亡、人生的感叹之中，任何一个阶层都无法避开，这一悲伤情绪持续到晋宋，极具时代的代表性。

在黑暗的政治社会下，在以老庄齐万物、任自然的思想为源的玄学理论的发展中，士人们转向自我、体味自我，更加渴望在短暂的生命中摆脱尘世中的束缚，追求个性的自由，求得自然恬淡、逍遥自由的精神世界。在这样恬淡宁静的心灵世界中，士人得以追求任情放达的人生境界。玄学的理论思想被士人诠释为自己的生命范式，并在人生中实践。士人追求真情，摆脱尘世的束缚和牢笼，挣脱礼教的桎梏，回归自我的本性自然，渴望保持自己的人格。

正始时期士人皆“任自然”，任情放达、绝尘出俗，崇虚静、尚通脱的士风在整个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阮籍、嵇康所提出的自我意识和精神境界的问题虽然在裴頠看来是偏离了玄学的主流，却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有着深厚的土壤，由附庸风蔚为大国，塑造了整整一个时代的所谓的魏晋风度、名士风流，对知识分子的面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②

正始时期，从何晏、王弼的“贵无论”到阮籍、嵇康的“自然论”，虽然玄学内容的核心思想没有变化，但是很明显嵇、阮二人已经将玄学理论的重心从何、王时期的关于宇宙本体的研究转移到了人自身的讨论。“由于他们把自身的处境以及异化的感受带进了玄学思维，切合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存在的忧患意识和人生追求，对社会风尚的影响要远远大于贵无论的玄学。”^③这也是这一时期“任自然”的玄学思潮在士人之中影响颇为深远的原因，以嵇康、阮籍等为代表的士人将玄学思潮与自身的意识世界以及自我的心境相融合，将玄学深深烙印在了自己的人格之中。

（二）西晋时期

西晋时期，玄学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司马氏的政权以其扭曲的方式带来了短暂的统一和稳定，建立起了本就立身不正的王朝。王朝欲以立身的名教准则便失去了赖以建立的思想基础和社会环境，从而导致了社会有着歪曲、矛盾的政风。玄学的主题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转向了“崇有”，以裴頠、郭象为代表，郭象是西晋玄学的集大成者，他的论说达到了魏晋玄学理论发展的高峰，在东晋社会及玄学史上都有深远的影响。郭象主张“自生”、“独化”，也就是万物自尔，郭象认为万物自身的存在和变化就是合理的，不需要外物去改变，因此人也应当顺应自己的性情，自然发展、不受干预，不违背自己的本性。名教与自然并不矛盾，“名教即自然”，名教与自然是同一种存在，无论士人做出何种选

^①（南朝宋）刘义庆，（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6:704.

^②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82.

^③余敦康.魏晋玄学史[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326.

择,只要任情适性,都是自然合理的。

在西晋的社会氛围下,尤其是嵇康等名士被杀之后给时人带来的震动,在这一背景下,西晋玄学理论的产生,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其时士人的心态。较之正始时期的士人,西晋的士人在心态上有了极大的转变。此时的士人大多已不再像正始时期与政治保持着较远的距离,反而不再与政权对立,其时士人的目标是“身名俱泰”。门阀士族经济上的优渥,自我意识的觉醒,士人将目光投射向了自我,走向了任情纵欲。个人欲望的暴涨,因此潇洒傲诞、任情放达与重利吝嗇、豪奢享乐等风格迥异的个性特质可以同时表现在一个人身上,并且士人对自己爱财、爱奢的喜好坦荡从容、毫不掩饰,可谓是深深地入世了。

此时的士人距离政治虽近,却大多早已没了政治热情。虽乐求名,但出于生命意识更求自全,在政治方面“不以物务萦怀”,士人不婴事务,丧失了对社会所具有的责任感,典型的例子便是其时的玄谈领袖王衍。

(三) 东晋时期

西晋的覆灭,在南北士族的支持下,士人南渡,司马氏在南方建立了东晋政权。江左偏安,稳定的社会环境、世族经济的保持以及一直以来老庄思想所形成的超脱心理,使得此时的士人也处于偏安的心态之中,整个社会的思想都是以保持稳定、平衡为主。由此西晋的玄风在东晋时期得以存续,西晋时期的放纵慕达在东晋初期仍有存在,如毕卓“酒池了一生”。这种追求的存在,在南渡前和南渡后也并未有什么区别,但是这种现象并不是如西晋一般贯穿了整个时代,到了东晋中期发生了变化,士人的心态也发生了改变。

这一时期,玄学和玄风继续发展,一直处于玄学理论影响之下的任情纵欲的士人心态在东晋依旧发展着,只不过此时已经和西晋时期士人称情适性、追求享乐有了区别。

此时期的玄学理论主要是张湛的“贵虚论”,他的理论重心便在于“虚”。不同于王弼贵无论中的“无”指向于寰宇之中,张湛所主张的‘虚’指向永恒,并且更关注于自我的心境体会。由张湛所提倡的“任自然而忘名教”可以看到,张湛主张名教不是士人所要达到的终点,只是作为手段存在用以治理社会,最终还是要去寻求自然,士人所要做到的便是顺性肆情。张湛认为生命短暂,所以应该立足当下,肆情纵欲。任情这一观点一直贯穿了魏晋玄学发展的始终,但是相较于西晋士人耽于物质享乐的放纵,张湛又认为纵情任性,应该主要在于精神的愉悦和超脱,即心“虚”。张湛《列子》注:“夫虚静之理,非心虑之表,形骸之外,求而得之,即我之性,内安诸己,则自然真全矣。”^①张湛主张的情欲的追求主要来自于内,来自于心,而非外物。这也是东晋士人心态相较于西晋时期的变化,从对外物的追求转向为对高雅超俗的精神世界的追求。

东晋时期,士人依旧是入世的,他们的入世更带有一种超俗的姿态。“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②士人对精神境界有着高雅的追求,向往慕隐、悠闲的境界。

江南地区的高山秀水给了他们用以满足这一精神需求的条件,士人将目光放在了山水

^① (晋)张湛注.列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24.

^② 卢盛江.魏晋玄学与文学思想[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151.

之中，追求山水之间的闲情逸趣，使得山水美景成为了士人生活不可缺失的一部分。相对于西晋时期山水美景是士人们繁华物质生活的点缀，东晋时期，士人对山水则有了情感上的交融，将山水审美情趣融入自己的精神生活，将自己的情感和生命意识都倾注到了自然山水之中，从而到达天人合一、万物同化的境界。这正是士人对于玄学的践行，将自己的人生观以玄学为指导，并将其审美化。

（四）南北朝时期

玄学在南北朝时期理论的发展已经走向了沉寂，但是玄学在南北朝的社会思潮中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一方面是因为历史的惯性，晋朝才刚结束。另一方面则是士人自身的需求。

南朝时期，玄学被当局肯定，与文学、史学、儒学并立为官学。士人不仅对玄学的热情没有减弱，并且将玄学著作当做经典。在此种氛围之下，习玄论玄成为了士人修养风度、文化素质甚至是身份门第的象征。

经过东晋的玄学发展，南方世族早已潜移默化地接受了玄学的影响。南朝时期，玄学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家族之中，通过世家家族的传承蔚然成风，有名的如江南张氏家族的“张氏五龙”。南朝时期，士人多精通‘三玄’著作，其时时风如此，例如周正弘孩童之期便熟读《老子》、《周易》。南朝时期延续东晋而来的玄学发展路线，东晋时期玄佛有所交叉，到了南朝时期，玄学活动中加入了大量的僧人，“双玄”在玄学活动中占据了主要位置，老庄和佛学相互阐发。因此尽管玄学在此时的理论发展已经被佛学所取代，但是在三教合流的过程中，玄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北朝时期主要是少数民族政权，因此以汉文化为基础的玄学对北朝初期并没有什么影响。“正当所谓正始之音复闻于江左，即玄学清谈在江南风靡之时，北方玄学却几乎绝响，南北学风呈现出显著的差异。”^①直到北朝推行汉化政策，士人的汉化水平逐步提升，玄学的影响才在北朝有所扩散。

北魏时期，孝文帝推行汉化，迁都洛阳，在各方面对汉族进行学习、效仿。在这一社会基础之上，加上南朝士族避乱迁居北方，民族之间的融合逐渐加深，因此北魏时期的士大夫文风实承袭南朝而来。

因此，在南北朝时期，玄学虽然不再如魏晋时期一般是主流的思想，但是仍在社会上有着影响，对玄佛合流的推进、对玄理以及佛理等其他新思想进行论述，都是玄学在南北朝时期的发展余波于士人之间的展现。

在魏晋南北朝之后的历史文化发展长河中，玄学虽然不是时代思潮的发展主流，但是对士人的思想依然有着深远的影响。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思潮渗入了士人群体之中，玄学人生观根植在了士人的思想之中，指导着士人对于自由、逍遥的追求，对于人格自由的建立，玄学下沉于士人的生活之中。这一时期的士人将现实和理想齐平，政治参与与个人追求相合，成就功业得以

^①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212-213.

扬名与隐居山水并不冲突,追求感官享乐与品玄论理一样重要。士人珍视生命,发现了自我,对真情的追寻成为了他们生命的使命,崇尚逍遥自由的世界,由此追求玄虚至乐的心境。士人在短暂的人生中加深人生的密度,超尘脱俗,寻觅“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同样也超越了生死和自我,由此得以纯粹的审美体验。这也在正是“魏晋风度”的原色所在。

二、玄学对士人日常行为的影响

(一) 正始时期

在“贵无”与“越名任心”的玄学理论主题思想之下,士人希冀寻求逍遥、渴望超越,这一思想的指导投射于行为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士人寄托于自然。士人在整个寰宇之下,在自然山水的游历中体味“自然之道”的玄学精神境界。阮籍在《达庄论》中说道:“夫山静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①而且士人在山水的游玩中求仙问道,士人身居山水之间,在山水之中引发的仙境想象里去体味宁静清虚、自由无为的心灵境界。

另一方面便是饮酒。庄子认为醉者的状态正是“自然”的状态,“醉者坠车,虽疾不死”。士人在自然之道中忘却外物,死生惊惧皆不入心。饮酒可以使人达到一种生理上的飘然,仿佛堕入了一个玄虚的境地,同时饮酒可以达到心理的愉悦,将自己置入一个另一个世界。士人正是借饮酒得醉助自己到达所渴望、追求的自由的精神境界。正始士人多好饮酒,以竹林七贤为典型,如刘伶在《大人先生传》中以自己为原型塑造了一位大人先生,“唯酒是务”,借助酒使自己得以踏入自然、超然的境界。阮籍好酒,“以放达为任”,竹林七贤的饮酒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西晋时期

“名教即自然”,任情纵欲的玄学风气投射到西晋时期士人的行为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便是士人之间普遍洋溢着一种豪奢享乐的俗世氛围,这一氛围的出现与其时士人“身名俱泰”的心理追求相一致。对山水的审美情趣在正始时期已有,但是与正始士人在山水中寻求自由逍遥的精神境界有些不同,西晋时期,山水更多是士人的游玩对象,在山水之中饮酒赋诗、彻夜宴饮,这一类山水玩乐以石崇的金谷涧宴游为代表,这个活动更多是士人的娱乐,对自己富贵生活的一种繁华点缀。“既然‘称情即自然’,‘富贵,天地之情’,‘燕婉娱心,荣华悦志,服膺滋味’皆‘天理自然’(向秀语),那么,人们对豪奢生活的追求也就无可非议了。”^②对山水的审美,增添了士人宴饮游会的雅趣,感叹人生,士人于山水之中得以情致的满足。

西晋士人的放达不拘、纵酒任情沿袭正始士人而来,但在纵欲风气的表现上又较正始名士更甚。如《晋书》记载,元康时期,贵游子弟“散发裸饮”、“对弄婢妾”之举,可见西晋士人的不拘礼法,形式相较于正始时期的士人更甚,但是在精神方面却是与正始时期的士人有了极大的差别。在竹林时期这一社会背景下,名士的放达建立在道家思想之上的,纯粹是“玄心”的自然、率性表达。而西晋士人之达,更多是为达而达。

^① (魏)阮籍;李志钧等校点.阮籍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34.

^② 卢盛江.魏晋玄学与文学思想[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119.

在司马氏的政权社会中，名教和自然的矛盾也在西晋玄学理论的称情适性中得以解决，士人纵情任性，心态、理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再如正始时期士人一般渴求内心世界的超脱和自由逍遥的心灵境界，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名利追求以及外在的物质享乐，由此获得情欲的满足和愉悦。

（三）东晋时期

东晋时期士人追求高雅超俗的境界，在行为方面展现为追求潇洒闲雅的风度，在这时的玄风影响下，士人追求任情，但有节，与他们逍遥高逸的精神世界相适。这一时期，士人的任情适意的内在追求，表现在外即是他们的潇洒风度。士人所求乃是情之所至。如关于名士王徽之“兴尽而返”的描述，可见东晋名士的逍遥风度以及纯情基调。

东晋时期，士人的任情追求更表现了文人传统中的“雅”，在精神境界中追求宁静、高雅，在风度上追求从容、优雅，对于情感的追求虽放却雅、含蓄隽永。如谢安在听到淝水战捷的喜报时仍然淡定自若于人前。士人将自己精神境界的追求倾注于山水之中，在山水的审美情趣中体会自己的生命意识，感受与物同化、与道冥一。这一情景以王羲之的兰亭集会为主要代表。

东晋士人对归隐有着极其热烈的追求，此时期的归隐更多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而非面对祸乱的被动保命，归隐成为了诗人追求风流、逍遥、自由的一种生活方式。因此即便这一时期，门阀士族地位崇高，在政治方面享绝对的优势，他们也不乐于追逐外在名利之物，转而投入山林之中。“出则渔猎山水，入则言咏属文。”由此士人得以享受极致的审美愉悦。

（四）南北朝时期

南朝士人沿袭了东晋的玄学之风，以家族为主要的传承体系，除了对玄学著作的论述和注疏之外，也十分推崇名士的风度姿态。寄情于山水的审美活动也存在于士人的精神追求之中，如南朝有名的山水诗人谢灵运、山水画家宗炳等。其后南朝士人的玄学之风又对北朝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

北朝时期，士人主要在风度、行为上对南朝的名士多有学习。北史中有相当一部分的记载，当时的士人好饮酒、淡名利、善谈理，多有东晋名士的风度。如《北史·卢玄传》记载，“元明擅自标置，不妄交游，饮酒赋诗，遇兴忘返，性好玄理……”^①可见其时东晋玄学余韵对北魏洛阳士人的影响。此种风气在北魏分裂后主要延续到了东魏，都城由洛阳迁到了邺下，并且在邺下继续发展，活动也较之北魏时期更多。西魏的玄学发展比不上东魏，但是时风仍然带有玄学特征，也是以士人为主体的，对士人风度有所发扬。

三、玄学对士人文学创作的影响

（一）清谈行为

玄学作为魏晋南北朝的特色思潮，对其时的士人影响不仅止于思想和生活，更是在他

^①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680.

们文学创作这一主要的生命领域中有所浸染。其中清谈作为玄学的一项代表性的特色活动,更是贯穿了魏晋南北朝士人的人生。清谈作为一项口头文学创作行为是玄学发展中的重要活动,此风气从正始时期已有,一直持续到了南北朝时期。清谈与魏晋南北朝的士人生活一直紧密相关。

清谈由两汉时期的清议演变而来,与玄学的产生和发展有莫大的联系。三国时期道家的思想已经在士人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大范围的谈玄活动开始于魏明帝太和初年。清谈的主要谈论基础是“三玄”。早期的清谈以品评人物为主要内容,但学术氛围自由,士人的思维也在清谈活动中越发活跃,思维逐步走向义理化、抽象化,在这个过程中士人的自我意识也逐渐增强。清谈中的人物品评逐渐由形入神,抓住人物的内在,把握人物的气质、神态,表述人物的容止、才性,从自我出发,思索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清谈内容发展变化的这一过程,也是正始时期玄学的演进过程。清谈由批评到玄谈的发展过程与玄学的发展过程是同步的。正始时期的清谈风气在社会上已然十分广泛,士人的思维极度活跃,清谈主要围绕着玄学的论题展开,由“三玄”作为理论支撑,谈论的命题以本末、有无、言意等为主,但又不仅仅止于此,由玄学论题引发的有关命题都属于其时士人清谈的范畴,例如由玄学而引申的圣人有情无情、养生等现实命题。此时士人谈玄说理,大畅玄风。士人在清谈活动中发言玄远,在辩论过程中论述自己的逻辑推理、所思所得,表达自己的长期思考和体会的成果,实现对自我的超越、对自我情感的体认,这一过程进一步活跃了群体的思想。

清谈在发展过程中也是有变化的。正始以老庄之学为基础,对由此而展开的哲理论题、现实命题进行辩言析理,如嵇康与向秀对养生的谈论等。而到了晋代,清谈就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西晋时期的玄谈,已经由正始时期的单纯义理探究扩大到了审美方面。西晋时期,清谈是其时士人求名的一个重要途径,此时的士人在谈玄中对玄学义理的探讨大大减少,更多转向带有审美性的清谈,希冀在清谈中展现自我才能,体现个人的风流姿仪以及自身的文化学识,在清谈活动中获得一个愉悦性的享受。

在这样的清谈风气之下,士人在清谈中对于语言的音调和修饰都有了重视。如《世说新语》记录裴遐的谈玄场景:“遐以辩论为业,善叙名理,辞气清畅,泠然若琴瑟。”^①其时裴遐在清谈之中,声调的和美已然让不懂其玄理之人也为之拜服,可见其时士人对于清谈中声调之美的重视。而此时玄谈中言辞简约也为人所喜,如乐广这一玄谈大家,就是因为清谈中言辞简约而享有极高的声誉,西晋时期的清谈领袖王衍因此对乐广有极高的评价,其时以清谈言辞简约而著名的名士还有很多。

士人也在谈玄中注意展现自己的风度情趣。如《世说新语》中记载乐广运用麈尾表达《庄子·天下》中的“旨不至”,同时借用麈尾展现自己的风度。在清谈过程中,善谈名士手执的麈尾,与士人、清谈都密切相关。作为雅器,可以看出麈尾对于在清谈之时手执

^① (南朝宋)刘义庆,(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6:230.

之人展现风姿的重要意义。麈尾是名士高雅身份的象征和体现,从这一道具的使用中,可以看出清谈对于名士的重要性,以及名士在清谈盛会之上对风度展现的重视。

东晋时期的谈玄沿袭了前代的玄谈之风,谈玄的风气在社会稳定、士人偏安江左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在玄理方面加入佛理。这一时期,玄佛之间的渗透、交融是谈玄的突出特质。这是东晋玄学发展中的一个新的特点,也是清谈的一个重要特点。佛学本于东汉初期就传入国内,但是直到西晋才稍有发展,东晋得以大势发展。东晋时期佛学最初登场是以玄学化的状态呈现的,由此更好为时人所接受。其时晋室南渡,大多精通佛理、出身贵族的佛学僧人也随之南渡,而后佛学教徒在玄学清谈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东晋身居高位的谢安就常于山水美景、诗酒宴会中与支遁、王羲之、许询等人终日清谈。“佛理由名僧带入清谈,逐渐成为清谈中的重要话题,非佛教的清谈家也逐渐对佛理产生浓厚的兴趣。”^①佛学的引入,使得清谈的理论得以继续发展,清谈内容走向玄释兼有。

清谈亦是他们展现自身风度的一个方式,体现士人的文学才华以及他们的高雅脱俗,折射出他们对于审美的追求。《世说新语》中记载支遁、许询的清谈使得坐观之人沉浸于二人的风度之美中,哪怕不知其意,也可由此次玄谈领略清谈之人潇洒风姿之美,玄谈展现出清言之人的言语之美和个性之美,使人陶醉其间。清言与游览山水、饮酒、弹琴这一类风流雅事一样,都是出于士人对内在情趣的满足,与他们高雅的精神境界追求相一致。

清谈中“言意之辩”一直是士人清谈活动的主要论题,也是清谈中的重要命题、魏晋玄学的核心问题。言、象、意来源于《周易》,圣人通过俯仰万物,在观察之中体会到了宇宙和万物的存在、运转规律,为了表意,通过对象的解读,得出辞,由此得以知意,这个通过解象得辞由此观意的过程就是《易》的形成过程。言意之辩的起源与汉魏时期的名理学有极大的关联,言意的关系问题在正始之前就已存在,但是在建立玄学理论的正始时期才得以重视起来。“言意之辩”为玄学理论体系的搭建提供了基础。因此言意之辩是促使汉代经学向玄学转变的重要基础。言意之辩主要有两派观点,一派主张“言不尽意”。一派主张“言尽意”。“言不尽意”的观点为正始时期的主流观点,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荀粲、王弼、郭象等。主张“言尽意”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欧阳建等。

正始时期普遍主张“言不尽意”。目前看到有关言论的最早书面论述来自荀粲。他的理论思想的根源来自于《庄子·秋水》。《庄子》中云:“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衣致者,物之精也。”^②言不能达意,因为荀粲认为言、象所能表达的只是其自身本来的意义,属于表层的含义,真正的意,属于象外之意,言象无法企及。而后王弼继续发展了这一玄学论题。王弼认为言可以明象,象可以尽意。王弼在《周易略例》中论述到“寻象观意”,在这一理论基础上,王弼进一步提出了“得象忘言、得意忘象”。这一过程,已经由具体的言、象升华到了抽象意义上的象、意了。要得到普遍意义的象与意,就需要舍

^①唐翼明.魏晋清谈[M].成都:天地出版社,2008:234.

^②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450.

弃具体的言和象。这是王弼所提出的玄学本体论的方法论。这个理论也对当时的才性辩论提供了论证依据，对名士的重神轻形、形神分离的处事态度也有影响。

西晋时期的玄学代表人物郭象也是主张“言不尽意”。郭象提出的“独化论”，认为事物自生自化，独立存在、变化。郭象在《庄子注疏》中论述道：“夫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无也。故求之于言意之表，而入乎无言无意之域，而后至焉。”^①因此意是无法直接到达的，是“无”，必须通过言意之表，才能达到。

东晋之后，玄佛合流，言意之辩也对佛学产生了影响，很多名僧也持有“言不尽意”观点。如僧肇。他用般若无知论来论述怎么到达一种“玄鉴”之境，从而得以尽意。

持“言尽意”观点的代表人物是西晋时期的欧阳建。欧阳建著《言尽意论》主张言用以表达意，可尽意。名和言都是由物、理而生发的，故言、物和言、理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作为表达意的手段，自然言可以尽意。

对言意关系的辩论在魏晋清谈中是士人们热论的命题，这个命题既对士人的行事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同时也在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玄言诗、赋的创作

玄学作为风行于其时的主流思潮，士人的思想、生活方式都受到了玄学的浸润，而且士人热衷于谈玄论道，自然玄学对当时士人的笔下的文学创作也有了极大的影响，其时不少士人集玄学家与诗文创作者于一身，如正始时期的阮籍、嵇康。而非玄学家的士人，在玄学之风的熏陶之下，其诗文创作也难免沾染玄学的意味，以西晋陆机为典型例子。作为入晋且进仕的文士，陆机“本无玄学”即他在北上之前对于玄学的接受是极少的，反而以儒学为主，但是在以玄学为主流思潮的西晋，陆机为了仕途的畅通以及文化的认同与融合，自然也要积极投身于玄学大潮，因此他的文学创作自然也就加入了玄学的思想。陆机这一经历正可观西晋时期的士人大体情况。士人接受玄学思维，之后再将其融入了自己的诗文创作之中，士人笔下的文字自然是带有这一时期玄学印记的。

此时期最有代表性的玄学文学创作便是玄言诗、赋。作为传统文学创作形式，玄学诗、赋在内容方面带上了独特的时代烙印。

玄言诗是诗人抒发、体悟玄理的重要形式，这也是士人在清谈这一口头创作形式之下，更加深入谈玄论道的重要方式。其实在魏晋这一玄言诗盛行的时期，玄言诗更多以“虚言诗”为称。沈约《宋书》中对玄言诗有所记载：“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尔。”^②总之玄言诗是诗歌这一文学形式与玄学相融合的魏晋时期的特殊产物。玄言诗自正始时期就有了萌芽，直到东晋时期巍为高峰。玄言诗在诗歌的艺术特色方面与其他的诗歌有着较大的区别。诗人在玄言诗中抒发玄理，以诗歌诠释老庄之理，并且在诗歌中表达自己的玄思、玄趣，因此诗歌中蕴含着浓厚的哲学色彩，在诗歌中观见诗人的玄学心境。诗歌的内容自然也是带有玄学意味的，表达方式也是如此，语言也呈现

^①（晋）郭象注.庄子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0:311.

^②（南朝梁）沈约,陈庆元校笺.沈约集校笺[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484.

出玄理化的倾向。由此诗歌所传达出的意境也走向了空灵。正如刘勰所说“正始明道，诗杂仙心”，就表明了玄学之风在诗人笔下的兴起。例如嵇康的《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十四），诗人将自我对于玄学的体悟融注在了诗歌的情感之中，并且将视野放诸于宇宙天地之间，诗歌整体呈现幽远空旷之境、清淡之美。还有诗人直接运用诗歌阐发玄理。如东晋孙放《咏庄子诗》，诗歌就是以《逍遥游》中的万物之变作为书写的对象，并且引用了《逍遥游》中的“尘埃”、“野马”、“鲲鹏”意象典故。这一类诗歌没有过多的情感体验，仅仅就是对玄理进行论述，语言也较为生涩，这也是当时玄言诗的普遍特征。

赋作为“铺采摘文，体物写志”的文体，在此时的文士笔下成为了铺陈玄理、传达玄意的重要载体。同样玄言赋的创作高潮依然是在东晋时期。就内容而言，玄言赋借用“三玄”著作中的意象对玄理进行抒发，如阮脩《大鹏赋》、张华《鹪鹩赋》、贾彪《大鹏赋》等。以及在赋作中塑造一个理想人物寄托自己的玄思心境和境界追求，赋作着重论述理想的玄学人格。如阮籍《大人先生传》、刘伶《酒德颂》、陆机《幽人赋》等。也有赋作直接对玄学理论进行铺陈的，如庾敳的《意赋》，这一篇赋就是专门陈述玄学中的“意”这一理论范畴。

玄言赋这一文体的特征较之诗歌可以容纳更多的内容。玄言赋的论述中闪烁着文士极强的思辨色彩，士人在赋作中极尽推理、辨析，而且语言绝妙，寥寥几语便可使人意会其观点所在。如东晋谢尚的《谈赋》，赋作主要论述“清谈”这一玄学活动。清谈活动本身作为一个士人的交流活动，涵盖内容广泛，且呈现出的审美效果是难以言喻的。但是谢尚以四句之语，便使人得以观清谈过程之精湛。《谈赋》中云：“斐斐亹亹，若有若无。理玄旨貌，辞简心虚。”^①四句话就将清谈过程中玄谈的言辞和士人论辩的状态描写极尽，以及士人在清谈中的审美体验也诠释精当。士人也会在赋作中对物象进行书写，但是写作的最终目的是表达玄理，如西晋夏侯湛的《玄鸟赋》，赋中对于玄鸟的描写仅仅点笔二三，主要是通过对玄鸟的生活方式的描绘，从而达到抒发“静泊充肌，恬澹去欲”的玄学主张。再如《水赋》，水就是用以指代道的意象，运用水这一自然物象的特征来隐含玄理的哲学意味，这一意象的选择本就是与玄理相符合的。因此在玄言赋中，士人无论是借助物象还是塑造人物，都是为了玄理的抒发，因此赋作主要是以论理为主，由此这一文学形式蕴含着极强的哲学本色。

玄言诗、玄言赋作为直接受玄学影响而产生的文体类型，是士人深受玄学思潮影响之下的产物，也是这一时期极具时代特色的硕果。士人在诗歌和赋作两种传统体裁中，较之其他时代的诗赋区别就在于这一时期诗赋的内容中充斥着玄理的论说，创作中不免引用玄学意象，而且篇章中外物的出现也是作为说理的中介，诗赋语言也带有极强的哲学思辨色彩，因此玄言诗、赋较之其他时期的同类型的文体而言，审美趣味性是较低的。

^①（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1937.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酒文化与饮酒诗概论

在我国古代的诗歌创作中,酒与诗有着不解之缘。在几千年的文学史中,诗人与酒都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清陈声暨《病酒吟》:‘听说诗人都皆饮’,宋大樽《茗香诗论》第二十则云:宜言‘饮酒莫如诗人’,‘饮,诗人之通趣矣’。”^①对酒有着极大热爱的诗人更是不胜枚举,因此饮酒的诗歌创作自然也是诗歌史上十分重要的一部分。魏晋时期,士人对酒亦是十分热爱,酒与士人不可分离,光是记录魏晋士人轶事的《世说新语·任诞》一篇就有不少关于士人饮酒的趣闻。较之前代的诗歌创作,诗人更多的将酒引入诗中,酒诗相连,因此饮酒诗自然也在魏晋南北朝的诗歌创作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酒文化概论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饮酒社会背景

魏晋南北朝时期,整个社会都在普遍地饮酒。整个时代都沉迷于‘好饮’之风中。这一时期沉溺于饮酒的士人人数较之前代也更多。探析原因,首先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酒政延续了汉代时期的证令,实行酒税制。这一政策的实施,保证了酒在民间的自由流通。但是在特殊时期,如灾荒、战争发生之际,官方也下达了禁酒的策令,但是这一策令的实施对于民间的饮酒却并没有太大的禁止作用。一方面是这一时期世家大族有极高的经济地位、权势盛大,政令的罚惩和处置对于他们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例如曹操颁发禁酒令时,就遭到了孔融的强烈反对,孔融还写了《与曹操论禁酒书》表明了自己贯彻“坐上堂客满,杯中酒不空”的想法,因此酒禁政策的下达,在饮酒成风且热爱饮酒的阶层面前没有太多的效用。另一方面是因为酒禁的政策实施并非持续的,有的只实施了一段时间,就解除了禁令。例如宋文帝时期,元嘉二十一年春下酒禁令,可是到第二年九月就解了禁令,前后总共一年多的时间,相当短暂。且这项禁酒令只针对江西、豫州,可见禁酒令的实行也并非是一致的,酒禁的命令下达仅针对部分地区。

在这种背景下,禁酒的时间断断续续,且全国标准不一,加之世家大族的人群有时并不受禁酒政策的牵制,因此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酒政对于人们来说是十分宽松的,整个朝代的饮酒氛围也是较为自由的。

其次是生产力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农业发展,因此粮食产量丰足。造酒、酿酒技术也有所提升。此时,社会上就已经有用黄米、稻米、高粱为原料酿成的酒类。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了不少黄河流域关于酿酒的方式方法和酒类品种。不仅有制作繁琐的酒种,也有制作简单的酒类,满足社会各阶层不同群体的需要,甚至有用以养生的药酒,以及特色酒种,可见其时酿酒技艺的高超以及酒类的丰富。

^①陈桥生.诗酒风流[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7:259.

此时期的记载酒类生产制作的书籍有各类酒艺著作，如《白酒方》、《四时酒药方》等。除了《齐民要术》这一类专业记载酒类生产的书籍之外，也有不少的文献有关于酒品的记录。如《水经注》、《洛阳伽蓝记》这类非记酒的文献专著中也有部分关于酒品种的描写。士人中也有大量的专门写酒的辞赋，如曹植的《酒赋》、刘伶的《酒德颂》，还有关于酒的诗歌写作，如陶渊明的《饮酒》二十篇。民间的酿酒技术纯熟，酒业买卖兴盛便利，可以看出饮酒是社会上的普遍现象。

最后一个造成全民痴饮的原因就是士人的思想变化。从汉末到魏晋南北朝，整个社会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环境之中，社会原因导致了人们对自己的生命开始了新的认识。生命意识的觉醒，老庄思想的兴起，使得人们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所在。汉末时期，就有诗人发出了自己的呼喊，“服食求神仙，不如饮美酒”，现实的不安裹挟着士人，对于死亡的惧怕和现实的留恋，促进了士人对生命的珍视和享受。不知未来何许，反而催发出了士人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态，因此饮酒成为了士人生活中的重要部分。此时，儒家思想求名治国的心态在他们心中已经不再占据主要地位和生命的全部，唯酒是务的风气在士人阶层弥漫。”有名不如饮酒”正是当时士人心态的真实写照。而世家大族在面对社会现状时，对于饮酒的需求也促进了饮酒风气的发展。名士的饮酒之风引领了社会潮流。“士人们一方面笃信老庄之学，一方面努力实践，实践的方法就是慕竹林七贤，要达到像阮籍《大人先生传》和刘伶《酒德颂》中所说的与造化同体的近乎遊仙的境界，即‘逍遥浮世，与道具成’，所谓‘无私无欲，其乐滔滔，兀然而醉，恍尔而醒’。”^①因此，饮酒便是效仿魏晋风度的最佳途径。其时名士嗜酒如命的风气，既是在时代下士人的选择，但同时又成为了这一时代士人的显著特征。

世族门阀经济是魏晋南北朝的经济基础，这一时期，文士多依附于世族大家，如曹魏时期曹操所领导的邺下文人集团。西晋时期的众多文士所依附的贾谧，以及南朝时期的萧纲等，士人聚集形成文人集团。在世族经济的背景之下，文人集团的集会必不可免在酒宴中进行。这既是他们的交友方式，也是他们创作和交流的重要途径。

自古以来，酒就是宴会中的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宴饮类的诗歌早在《诗经》中就有所记录。根据《仪礼》和《礼记》的相关记载，此时宴会上所行的礼便是燕礼，也称宴礼，这些宴会主要是由上层统治集团的贵族举办的，因此《诗经》主要记录祭祀活动结束后的宴饮场面，还有一些国内和各国之间的宴会仪式活动。这里的宴与飧的意思相通，但是随着习俗的不断发展变迁，宴也不再主要表示大型政治礼仪性质的活动，也多用于指代私人的宴会娱乐活动。饮在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解释为“酺”，表示可以饮入口中的水流物。“‘宴饮’中的‘饮’则主要代指喝酒，既可众人相聚，又可独酌。”^②因此宴会饮酒尽管举办的地点、进行的方式不尽相同，但是饮酒的重心是不变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宴饮活动也十分的繁多。建安时期，就有邺下文人集团在曹氏父子

^①王瑶.中古文学史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80.

^②王晓轩.魏晋宴饮诗研究[D].河北大学,2015:2.

的带领下聚宴喝酒的情况，士人们歌颂主人的热情和赞美宴会的场景，在美酒和美景中写诗称颂。正始时期，竹林七贤啸咏山林，在竹林在酣醉畅饮，七人也由此得名。西晋时期士人不婴世务，门阀经济的支撑使得士人享有卓越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士人耽于享乐、沉迷富贵，追求放达任情的生活。在这一追求中，携友饮酒赋诗于山水园林之间，便成为了士人在豪奢、富贵生活中的绝佳选择。东晋时期，士人们在玄学的思潮发展和社会的偏安氛围下，追求着高逸飘蹈的精神境界，士人心寻自然，向往慕隐和超脱，江南地带的秀水丽山给了他们满足这一精神旨趣的条件，于是士人于山水宴会之间体道品玄，作诗以酒为罚，在自然之美中饮酒作诗、感怀寰宇。

南北朝时期，宴会饮酒的诗歌创作更是稠密。其时文人聚集在贵族阶层，以某一贵族人物为中心，以集团为活动和创作的主体。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的自我意识觉醒，文人因贵族人物相集，在酒宴之中极尽享乐、饮酒赋诗，这一活动造成了诗歌创作的发展，也推动了文学的前进。这一类文学形式被称为“贵游文学”，《诗经》的宴饮诗是这类贵游文学的滥觞。文人集团的贵族化生活即以饮酒享乐为主，并以宴会游艺等作为诗文创作的主要内容。这类文学代表集团如魏邺下文人集团、西晋以石崇为中心的文人团体、齐竟陵王萧子良的西邸文学集团。萧子良文人集团中以“竟陵八友”最为出名，代表诗人如谢朓、沈约、王融。还有梁简文帝萧纲的文学集团，以庾信、徐陵为代表。

二、士人饮酒原因

饮酒，对于魏晋士人而言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他们在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标志。《世说新语》中记载：“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①可见饮酒对于其时名士的重要地位。

饮酒之风在汉末业已出现，但是士人耽于饮酒、沉湎饮酒的现象是在正始竹林名士的时期才出现的。酒几乎是竹林名士的代名词，占据了他们生活的全部，而且饮酒成为了魏晋风度的一部分，且“风誉扇于海内”，被后人争相效仿。

酒一开始的出现，只是作为食物的一类，与其他饮食类同，到了汉末时期，饮酒的风气才在社会上逐渐兴盛起来，主要的原因在于当时社会背景的混乱，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整个时代，儒学崩塌、经学衰退，道家的思想开始走进士人的内心，由此带来的对于生死问题的思索，使得士人对于生命的短暂和死亡的无奈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之上，士人对生命有了更深的留恋和希望尽情享受生命的短暂。在“生之难遇而死之易及”的思想下，酒成了更好帮助士人把握生命、享受快乐的手段，酒开始在士人的生活和生命中占据了更加重要的地位。

（一）政治生态环境

魏晋时期的社会充斥着黑暗，士人在易代混乱的背景之下，心中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朝不保夕、生命堪忧，酒正好为士人在黑暗的社会背景下提供了一个保护伞。“晋人多言

^①（南朝宋）刘义庆，（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6:842.

饮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惟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①酒可以给他们一个沉醉不醒的理由，从而借由身体的混沌远离现实中的是非与灾祸。酒也可以令士人暂时忘却身体和内心的痛苦，得到一瞬精神境界的解放，在酒醉中去寻找他们所向往的形而上的世界。这一个过程的产生主要是因为酒的特性，酒与其他的食物的区别就在于酒作为酒精饮品，具有麻痹中枢神经的效果，酒进入人体，在饮用了一定量的阶段，人就会由于酒精的特殊作用产生身体上的愉悦感和兴奋感。酒精游走在身体血液，积蓄在身体中，人得以达到酩酊的状态，身体也会因此产生自然的反应，达到一种堕入无理智思绪的世界，身体飘然难控，且精神亢奋、松释。

在饮酒这一过程中，足以使人忘记了身外之事，饮酒之人屏蔽了身外的一切杀戮和可怖，也丢弃了内心的恐惧和忧虑，有的只是在酒中成仙的快乐，因此魏晋时人也爱服药。魏晋时人服用五石散，除了它有一定的治病功效外，也希求以此达到一个“神明开明”的身体状态，这与饮酒是同类的道理，士人通过外物放松自我，在药、酒等养生之物的协助下，使服食之人登上一个飘然而又愉悦的世界。而五石散的风靡也促进了饮酒风气的盛行。五石散吃起来是公认的麻烦，其中一项服用后的要求既是大量地饮热酒。如王献之《杂帖》记载了服药后饮酒的情况。而服散之风在何晏的推动下风靡于士人之间，也对民间百姓产生了影响，例如有人假装“石发”。在这样的情况下，五石散的服用风气盛行，也推动了饮酒风气的广泛。

魏晋士人身体力行地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借助了酒与药去超越自己、超越世俗和礼法，放浪形骸、傲世放达。《晋书·刘伶传》记载刘伶常乘车带酒，谓人“死便埋我”。士人已经超越身体的有形，超越了人自身的有限性，走向了无限，走向“去身体化”，靠近了“无”的寰宇的范畴。对自我身体的无法把握，士人成了时代飘摇中的浮萍，整个时代弥漫着恐惧和忧伤的氛围，这正是魏晋风度产生的本源。正是通过玄学与药、酒，士人消解了世间上承载痛苦的本体，走向超越现实的精神境界，去获得自由和永恒。

（二）玄学思想影响

在饮酒方面，魏晋时期的饮酒较之处于黑暗混乱、朝不保夕的汉末时期，又增加了一些思想内涵，不单是来自于生命意识的觉醒和面对死亡时对生命的及时享乐意识。随着老庄思想进入了士人的内心，老庄思想对士人的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老庄哲学看来，酒是可以助人达到物我两冥境界的重要途径。酒使得士人得以形神相亲，在“自然”的状态下幻游于超越的世界。阮籍《大人先生传》中云：“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天地制域於内，而浮明开达於外。天地之永，固非世俗之所及也。”^②士人在酒中脱离现实寻求到自己所追求的“逍遥”的精神境界。玄学给了酒以新的内涵，士人在追求玄学的过程中去需求“道”，去体认“自然”，在不同时期阶段玄学家的论述中，都可以看到士人对于自然的追求，对任情、情欲的把握，

^①王瑶.中古文学史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87.

^②（魏）阮籍,李志均等校点.阮籍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64-65.

不论是正始时期“圣人有情”、“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以及士人对自然之情的追求，还有晋代“名教即自然”、“称情即自然”的理念，都体现了士人对于欲望的肯定。在这个过程中，士人的任情为他们的嗜酒提供了合理的依据，也与他们任情纵性、追求自然、体道悟玄的人生境界相互结合、相互交融。“从自然中走来的人，期盼能够再回到自然中去，进入一种身与物化，物我两冥的境界。而酒，恰好把人带到这种境界。”^①

士人在饮酒中得到了一种享乐，一种乐趣。“其实所谓酒中趣即是自然，一种在冥想中超脱现实世界的幻觉。”^②这种乐趣来自于饮酒之人在饮酒过程中的酣畅、任真。即《庄子》中云“饮酒则欢乐”，这是任情而动、发自内心的，从而达到士人所期待的“酒自引人入胜”的境界，达到一种自然而然的“真”的和谐，饮酒正是得以到达任真自然的手段。

第二节 饮酒诗概论

“饮酒诗”在学界并无统一的理论概念，大致观点认为只要提及“酒”字，便可归入饮酒诗的范畴。但也有观点持不同意见，认为“饮”酒诗重点在“饮”，需要有饮酒这一实际动作的发生，方可称为饮酒诗等。因此对饮酒诗的概念界定，需要结合学界的多种观点。

饮酒主要在于“饮”和“酒”，两者密切相关。“饮”作为一个特定动作词汇需要在诗中进行重点把握，“酒”则是饮酒诗的中心。由“饮”与“酒”出发，饮酒诗主要分为直接饮酒描写诗歌和间接饮酒描写诗歌。

直接饮酒描写诗歌主要包括四个类型。一是诗歌对“饮酒”这一动作的直接描述，诗歌中出现与酒搭配“饮”字或者其他同“饮”字表达意思相类的“酌”、“啜”等表示吞咽、饮用动作的词汇都属于直接饮酒描写。如陶渊明《停云诗》（其二）“有酒有酒，闲饮冬窗”。“饮酒”这一动作的描述在饮酒诗歌中既包含自己或他人、群体或个人当下的真实饮酒情况的记录，也涵盖了以往真实发生饮酒场面，即在事后回忆的饮酒描绘，同时也蕴含诗人笔下的虚幻饮酒世界，即非真实发生，在梦幻、想象和期盼等幻想中的饮酒场面描写。

在与饮用类动词的搭配中，“酒”作为饮酒诗中的关键词汇，“酒”的呈现模式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如醪、浆、金液、杯中物等词汇都是“酒”的别称，以及部分“酒”在诗歌中以本有的名称表示，如魏晋时期以酿酒者名字命名的白堕酒、以产出地名为名的昆仑觞和以酿酒原料为名的梁米酒等，这一类酒名出现在诗中，作为饮物，也属饮酒诗范畴。如谢安《兰亭诗二首》（其二）“醇醪陶丹府，兀若游羲唐”，陶渊明《责子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二是有“酒”无“饮”类词汇，但是诗中描述了相关饮酒动作，如斟酒、对酒、临酒

^①宁稼雨.魏晋风度[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258.

^②王瑶.中古文学史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81.

这类场面，即饮酒初始或饮酒过程中的一个状态。如陶渊明《和郭主簿诗二首》（其一）“酒熟吾自斟”既是对开始饮酒的描绘。

这一类直接饮酒诗歌的描写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是以酒具代指酒本身。酒具在诗中的出现，也是饮酒诗的一个重要标志，除了常见的杯之外，还有壶、尊、爵、觥、盏等，以及酒具的专有名称，如温碗、羽觞等，这一类酒具的描绘同样证明饮酒发生。如阮籍《咏怀十三首》（其三）“临觞拊膺，对食忘餐”。王粲《公宴诗》“但诉杯行迟”。

三是对饮酒状态的描绘。诗中未出现与“饮”、“酒”两类相关的词汇，但是诗歌中有饮酒之人的状态描绘，如“醉”，这一状态肯定与饮酒相关，其他同类词汇还有“酣”、“酩”、“醺”等。这一类对饮酒不同状态的描绘证明了饮酒过程在诗歌描写中的发生，因此也可归为饮酒诗。如陶渊明《酬丁柴桑诗》“放欢一遇，既醉还休”。

四是对与饮酒这一活动密切相关的独特文化行为描绘。如早在《诗经》的宴饮诗歌中就有对酒礼的描述，《礼记》、《仪礼》中对燕礼的记载，比如献、酬、酢虽然使用情况不同，但都是表示敬酒的意思，因此看到有关酒宴礼仪的词汇时，也表示在饮酒活动过程中，便可算为饮酒诗。如陶渊明《遊斜川诗》“引满更献酬”。同样在饮酒文化中，酒令也是饮酒活动中的一环，是饮酒过程的体现，如射覆令、流觞曲水、投壶等。以及对饮酒过程中行酒令、做酒戏的描写，自然也属于饮酒诗的内容。还有酒俗的描写，如对饮酒节气的提及等皆可归为饮酒诗的范畴。

以上四个方面属于直接描写饮酒的诗歌，从“酒”这一物为中心，“饮”这一动作为主线，饮酒人为拓展点对饮酒诗进行了界定。

间接饮酒诗歌，即没有直接对饮酒的场面进行描绘，但是诗歌明确与饮酒相关，主要涵盖以下三个类型。一是诗歌表明诗人为宴飨、应诏、饯别等宴会所作，以及在宴会中所作。“宴”于《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段玉裁注为：“引申为宴飨，经典多假燕为之”。“宴”通“燕”、“讌”等。因此宴与以酒待客有关，在宴会中作诗以及描写宴会场面的诗歌，都可算作饮酒诗。如阮籍《咏怀诗八十二首》（五十九）“欢笑不终宴，俛仰复欷歔”。谢灵运《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饯宴光有孚，和乐隆所缺”。

二是饮酒场所的描写，如曹魏时期的“青楼”即官家酒楼，这一类场所的提及，在该场所的活动描写，也可以表明饮酒行为的发生，自然也算作饮酒诗的范畴。

三是诗歌中只有相关“酒”或酒具类这一意象的出现，但没有相应的饮酒行为和场面的描述，这一类诗歌可视为饮酒诗的衍生。如曹植《仙人篇》“玉樽盈桂酒，河伯献神鱼”。傅玄《杂诗三首》（其二）“厨人进藟茹，有酒不盈杯”。这类诗歌虽然未直接写饮酒，但是诗中所写之酒仍然是以饮用为目的，故算作饮酒诗的衍生类。

综上，本文将包含描写饮酒动作的诗歌、描写饮酒过程中非饮用的其他相关动作的诗歌、描写饮酒者的饮酒状态和酒礼的诗歌、描写酒令等饮酒活动行为的诗歌都算作直接饮酒诗歌，以及宴飨、应诏类宴会类诗歌、对饮酒场所描绘类诗歌、出现酒类意象诗歌算作间接饮酒描写诗歌，以上两种类型的诗歌都称为饮酒诗。

第三节 先秦两汉的饮酒诗

先秦时期的饮酒诗主要集中在《诗经》和楚辞之中。饮酒诗在《诗经》中的分布以《雅》、《颂》为主。由于生产技术的限制，当时的酒主要供应贵族阶层。《雅》、《颂》主要描写贵族生活，诗中关于酒的描写场景主要集中于祭祀和宴饮两个方面，如《大雅·旱麓》“清酒既载，骍牡既备。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在这个时期，酒的作用主要是对周礼的弘扬，无论祭祀还是宴饮的场景描写都是展现礼节，展示当时上层贵族人士的生活。整体风格庄重贵气，语言简约书面、整齐典雅。《国风》中也有少量的饮酒诗歌，主要描写下层人民的生活和他们的情感，比如《豳风·七月》描写了在辛勤的劳作之后，一年的收获季节，农人举杯宰羊、喝酒祝祷的场景。

总体看来，《诗经》中关于酒的诗歌不多，而且酒都是作为饮食的一种要素存在，与人的情绪联系较少。

楚辞中描写到酒的诗歌也不多，所描写到酒的部分主要也是在祭祀方面，如《九歌·东皇太一》。《九歌》本就属于祭祀之作，因此其中描写到酒的部分自然也带有浓厚的祭祀色彩，语言极具审美性，文辞整饬华丽、情感丰富。如“美人既醉朱颜酡些。”（《九歌·招魂》）诗句描写了美人饮酒醉后外貌的旖旎。但是楚辞诗歌中对于酒的描写与《诗经》相比没有太大的区别，依然是把酒当做一个客观的描写对象，作为一个场景铺陈描绘的一小部分。

两汉时期的诗歌创作较之别的朝代沉寂了许多，主要的文学成就在于辞赋。诗歌方面以乐府诗为主，随着五言诗逐渐发展汉末才有了名为“无言之冠冕”的《古诗十九首》。与酒相关的诗歌在乐府诗歌中为数不多，酒主要作为一个客观描写对象在诗歌中呈现，是诗歌情节陈述中的一部分，作为叙事的一个工具。在这一类诗歌中有借用酒对生活中的情感进行表达的，如“以何忘忧，弹箏酒歌。”（《善哉行》）“饮酒歌舞，乐复何须。”（《满歌行》）但是这时期的酒，是作为诗歌中的一个客观存在，与其他饮食类要素没有什么差别。

《古诗十九首》中描写到酒的诗歌与前面的诗歌有了些许不同。此时处于汉末，正是一个混乱黑暗的特殊年代，大一统的稳定时代成为了过去，士人的心理也在安定社会的坍塌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此时的名利、修养、道德在士人心中的地位有所改变，在死生无常的现实基础上，士人开始直面自己的人生，思考自己的生命问题。酒也在士人的生活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既然生命短暂无常，那么士人就将目光放在了当下的享受之中，因此美酒、华服成为了此时士人的重心，借以现实生活中的享受从而获得生命中的快乐。诗人借酒麻醉自己、逃避现实，在无情的尘世中尽情享受及时的安乐。因此诗歌中开始更多出现了酒，将酒融入了诗歌之中，并在其中抒发自己的感情，如《今日良宴会》，在宴会的饮酒中感叹“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飏尘”。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酒文化情况

饮酒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的一大乐事，道家有云：“饮酒自欢乐”，即使在礼法制度森严的汉代，社会也多饮酒之徒，饮酒在社会交往中普遍化，逐渐形成了士人生活的风尚。

随着汉代大一统局面的崩塌，自汉末以来社会的分裂和豪强的混战，给整个时代蒙上了一层死亡的阴影，在死亡笼罩的恐惧之中，生死无常、生如朝露，士人对生命的态度有了更加热烈的认知。在这一背景之下，由于酒自身的特性，使得其从普通饮食之中脱颖而出。早在汉末时期，酒宴游乐就逐渐成为了士人的生活常事。酒成为了士人在不能左右生命长度的无奈之下，增加生命密度的重要工具，酒逐渐成为了士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第一节 曹魏时期的士人饮酒情况

建安时期，曹操在风云诡谲的动荡中，以唯才是举的标杆招揽人才，由此形成以曹氏父子为核心的邺下文人集团。在这一集团之中，好酒之人也众多。孔融其人，就以“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为其待客之道、处事之则，在曹操禁酒令发布之后还做《难曹公表制酒禁书》表示反对，可见孔融的好酒。曹操本人也是好酒之人，在建安这一悲凉时风的笼罩下，曹操发出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慨叹，曹植亦是“饮酒不节”。而以曹操为中心的邺下文人集团的交往方式主要为诗酒唱和。士人于酒宴之上，饮酒赋诗、相互赠答。“建安风骨”的形成也与这一模式息息相关。曹氏父子以酒宴为招揽和联络人才的重要交流途径，依附曹氏父子的文人也以酒来“述恩宠”，由此表达曹氏父子对自己的知遇赏识，表达对宴会主人的赞美之情。

到了正始时期，竹林名士的出现，彰显了酒在士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酒近乎占据士人生活的全部。竹林七贤皆能饮，此为他们的共通之处。《世说新语》中有关于阮籍饮酒的记载，于《任诞》一节乃是七贤之中最多的一个。阮籍有过大醉六十天以避司马氏联姻的醉饮，也有为饮酒而求任步兵的任性，也有不守居丧之礼，在守丧期间痛饮吐血以致“毁瘠骨立，殆致灭性”的事迹。阮籍的济世之志在时代的浪潮只能转化为内心的郁闷，只得借酒为寄，驾车无地，穷途大哭。七贤中以酒闻名的还有刘伶，饮酒甚至成为了刘伶的全部，乃至超越了生命本身，即便是妻子劝其过饮伤身，也仍饮酒不止。犹如他在《酒德颂》中塑造的理想人物大人先生，唯酒是务，由此得以揽宇宙天地于一体，得以形神相亲，细宇宙而齐万物。嵇康“为性好酒”，又好老庄，酒正是助其达到与自然齐一境界的工具。阮咸“大瓮盛酒”。山涛更是饮酒至八斗才醉。士人在酒的麻醉之下，得以释放感官、忘却物我，实现对现实世界的超越。饮酒之人得以在酒中入理想的胜地。除了内心理想境界的追求需要以酒为介，其时的黑暗现实也是士人沉湎于酒的一个重要原因。名士去半，天下难全，为了远离人事和保全自身，名士们只有以酒为“慢行工具”，不与世事，阮咸等

人皆是如此。这一时期的士人笼罩在政局的动荡和生死无常的悲伤气氛中,在这种背景之下,士人只能转向内心,希望借助酒使人忘却身外纷扰、世间苦痛,在饮酒之中内心得以超越世俗,从而与道合一、逍遥自由。士人企求达到物我两忘的超然境界,渴望逃离尘世的孤独和痛苦,在酒中,士人得以实现自我的至真世界,酒既是士人在痛苦中的慰藉,也是士人在挣扎中的桥梁,士人在酒中得到了解脱。酒融合了“心入世而行出世”,内心的痛苦与外行的自由正是魏晋风度中深刻的重要一面,因此饮酒成为了此时期士人生活的几乎全部。

第二节 两晋时期的士人饮酒情况

西晋政权在建立之时就失去了其合理的基石,在这一政权之下的名士们,追求也较之前代的士人有了极大的不同,此时的士人追求名利却又无为国之心,称情即自然是士人生活中的主导思潮,整个社会充斥着名利纵横、骄奢淫逸的氛围,因此士人们的饮酒之风较之前代更甚。以“八达八伯”为代表的一类效仿竹林名士的士人,更是纵酒达旦、袒露散发,极尽放诞之风。士人嗜酒如命,但是他们的饮酒纵酒不为内心的苦闷,更多是借酒享乐,在奢侈的世风之中求得放纵。其时士人多奢靡之风,以此时期石崇、王恺斗富为典型,整个社会都处于淫靡之中。西晋统一局面的不稳定性,对名利的强烈谋求,使得文士们只能辗转依附于权贵之中,其时除了张华、裴頠等人,大多文士皆是如此。如依附于贾谧之下的“二十四友”。在纵欲享乐的世风之下,文士集团共享奢华、饮酒寻欢,在酒宴之间赋诗叙怀、称赞羡艳成为了一种常态,如金谷宴会就是这类活动的一个代表,这一宴会正是文士集于石崇的别庐,参与者有石崇、潘岳、陆机、陆云、欧阳建、贾谧等人,士人于其间“昼夜游宴”,各自赋诗,不成诗者,罚酒为乐。士人在金谷这一私人田园胜地中饮酒赏景、垂钓赋诗,一场文学盛宴,好不快活。这一宴会活动对后世也产生了影响,如东晋时期的兰亭集会正是这一时期盛会的效仿之宴。饮酒成为了士人的享乐常态,是他们尽现才华、享富贵淫逸生活的一个重要的活动,也是他们得以称羡权贵的一个手段。

东晋时期,随着偏安一隅的实现,社会得以暂时的安定,在秀美的江南山水之地,士人们的心态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物质的汲汲转为了对内心精神世界的追求。世族庄园经济的安稳,门阀制度的优渥,皇室政权对世族权势的倚重,玄佛思想的盛行以及政治经济地位的稳固,士人们不再沉沦于世俗奢靡之中,不再桎梏于名利之间,转而追求高蹈飘逸的闲适人生,饮酒成为了士人追求这一人生态度和精神世界的重要途径。在当时的士人看来,饮酒是养生的一重要方式,如《世说新语》之中,孔群与王导辩论,更是以酒糟腌制后的肉食更易保存为例表达了这一思想观念,孔群更是嗜酒如命,以致对友人抱怨七百斛高粱都不够酿酒饮用,可见其爱酒之深。恒温、温峤、周顗等名士都是爱酒之人,饮酒之后更是行为逍遥、放浪形骸,如王濛、刘惔同饮,醉后王濛竟手舞足蹈,还得刘惔夸赞其风姿不弱于向秀。刘惔与恒温、王濛共饮醉后,刘惔竟然将脚放到恒温的脖颈上。

士人还乐于在山水之中品酒论玄,得享悠闲,寻求超脱。饮酒宴会不再是单纯地耽于

物质享乐、依附于贵族权臣的活动，而是士族之间陶冶情性、谈玄赋诗与品赏山水的盛会。以兰亭集会为代表的文人聚会，王羲之、谢安、许询等名士于永和九年三月初三上巳节这一日，在兰亭进行禊事活动。上巳节为全民性的节日，该节日以曲水流觞为主要活动，主要就是人们集于环曲状的水侧，水上置酒杯，酒杯随水而动、顺水而流，酒杯停在何人之处，就由此处的人饮尽此酒，以此为娱乐。饮酒给了士人们极大快乐，给了士人自由的生命体验，饮酒赋诗、玄赏自然也成为士人生活的重要内容。如陶渊明即使家道清贫依然爱酒如命，他的“五柳先生”也是“性嗜酒，饮必醉”的人物形象，萧统《陶渊明传》记载了陶渊明于九月九日坐于菊丛，饮酒醉归的事迹。

饮酒对于其时的士人来说更是一种重要的寄托，如王荟云：“酒自引人著胜地。”^①可见东晋时期，名士们对于饮酒的热爱。饮酒可更深入地达到自己所向往的精神世界，酒是超脱俗世、抵逍遥之境的重要媒介。

第三节 南北朝时期士人饮酒情况

南朝时期，历代政权的建立以武将夺位为主，这使得世族对于政权的追求更加淡漠，多求自保，以家族个体为重。经历了前代的发展，江南地区的经济更盛从前，世族经济地位进一步巩固，人民生活富足，士人们在这片秀美的江南之地大畅山水之趣，修建园林供己赏玩。在这样的氛围背景之下，宴饮集会成为了士人交游的常态。萧绎《全德志论》曰：“物我俱忘，无贬廊庙之器；动寂同遣，何累经纶之才。……酌斗酒而歌南山，烹羔豚而击西缶……”^②从中可以看出此时的士族阶层对于朝政的无感以及对于优渥生活的享受。富裕的经济基础，处高位却无心于政，江南优越的自然环境，使得此时的士人纵心于享乐，饮酒、赋诗等娱乐活动成为了他们的生活常态。

此时期，文学、玄学、儒学、史学并列为官学，统治阶级集团对于文学的重视，使得由君主组织的宴饮集会极为盛行，郡王喜集文人集团，如宋临川王刘义庆、梁昭明太子萧统、简文帝萧纲都集聚文人集团，臣子之间也互结为文学团体，如“山泽四友”。大量的士族都参与其中，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文士集团的庞大，饮酒宴会自然成为了他们的创作中心。

与南朝几处同一时期的北朝，随着东晋时期世家大族的南渡，文化重心由此转移到了南方。北方地区经历了剧烈的混战，少数民族建立了政权，但是北方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发展都不如南方。由此北朝的社会饮酒娱乐的氛围条件自然略于南朝。但是北方地区具有深远的酿酒历史，且地缘辽阔，因此种植农业发展迅速。北方游牧民族的饮食习惯也对北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少数民族豪饮嗜酒的传统。如《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孝明帝时期，历任中散的杨元慎，“读老、庄，善言玄理。性嗜酒，饮至一石，

^①（南朝宋）刘义庆，（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6:838.

^②（南朝梁）萧绎，萧绎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1000.

神不乱。”^①由此可以看出其时部分士人热爱豪饮，饮酒量十分大。北朝时期的统治者也多嗜酒如命，以北齐的君主最为典型。由开国君王齐宣帝起，北齐的帝王近乎都是饮酒成狂。《北齐书》记载齐宣帝“饮酒致毙”，紧随其后的武成帝亦是如此，后主高纬更是嗜酒非常。“由于北齐统治者多纵酒，这导致他们寿命大多不长。”^②过半统治者的早亡与纵酒过度密不可分。其他朝代也是如此，如北魏孝文帝喜集酒宴，宣武帝好酒引得大臣进谏。可见北朝时期统治阶级的酷饮之风，上层阶层如此，自然社会的饮酒之风也是十分普遍的。

^①（北魏）杨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20.

^②王萌.北朝时期酿酒、饮酒及对社会的影响研究[D].吉林大学,2012:94.

第四章 士人的饮酒诗创作概况

魏晋时期士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开启了张扬个人个性的时代,士人开始转向内心世界,转向自我精神世界的探寻,礼法不再成为士人的道德枷锁。此时的士人所展现出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颇富“任诞”性,士人用这样一种方式超越虚伪礼法的外在束缚,反抗黑暗的世界,诠释自己内心的自由与自然,由此回归自我、回归本我。

个性自觉随之而来的是文学的自觉,在文学创作中,士人得以用文学释放自我的内心,彰显自我的个性。文学不再是政治的附庸、道德教化的工具,而是融入创作者的审美情感成为具有了审美性的对象。但是在魏晋时期名士难有全者的时代之下,阮籍得人评价“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可见其时的士人也难以尽情地释放内心的情感。“魏晋乃罕有之乱世,哲人们一方面立言玄远,希冀在形而上的思辨王国中逃避现实之苦难,以精神之自由弥补行动之不自由甚且难以全其身之困苦。另一方面,他们又难以逃避铁与血的现实关系之网,因而对何为自足或至足之人格不能不有深切之思考。”^①在这种情况下,酒乡就成了一个绝佳的避难所。酒有致醉之效,醉酒之后的“胡言乱语”当做笑谈而过,不会作为论处依据,若是说话作诗出现了失误,也可以用饮酒既醉作为一个十分合适的理由。正如陶诗《饮酒诗二十首》(二十)所述“君当恕醉人”。

因此不少诗人在饮酒的诗歌中抒发自己的情感,对自己的心声和心绪多有诠释,一方面酒给了他们一个释放的安全空间,另一方面,也是酒使人醉,酒充斥了身体,人的情绪随着酒精的属性,释放到了一个高点,这时饮酒之人的心绪得以在酒中抒发,在饮酒诗歌的创作中自然可以窥见其时创作者的情感。这也是酒在中国文学史上成为一个特殊存在的原因,杯中之物既是饮酒之人释放情绪的工具,也是寄托情绪的工具。

承袭秦汉的饮酒诗风貌,魏晋南北朝的饮酒诗创作数量大大增加。这个时期宴饮活动的举行,各类贵族士人聚集于园林、山水之间,畅饮玄赏、纵乐赋诗,以及士人在苦闷的政治环境中,需要借酒来缓解痛苦,借酒助醉将自己带入虚幻的仙境。

据统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饮酒诗共 857 首。曹魏建安时期,以曹氏父子为代表的邺下文人群体为创作主体,主要以宴会饮酒类的诗歌居多,到了正始时期,嵇康、阮籍作为玄学理论的主力军和饮酒风流的领袖也有饮酒诗歌的创作,但是数量不多。西晋时期士人喜奢享乐,士人之间相互交游,饮酒自然也是他们娱乐的一部分。到了东晋时期,饮酒诗歌创作更加频繁,迁居南方、偏安一隅的环境给了士族文人们优渥的生活环境,江南的秀美山水更是与士人体悟玄思哲理的人生旨趣相互应和,士人喜好于山水之间饮酒品玄、赋诗行文以陶冶性情、展现风度,且东晋孕育了陶渊明这一位诗中似皆酒的诗人。到了南北朝时期,文人依附于贵族集团,在繁华中饮酒赋诗,用以愉情,因此饮酒诗的数量也极大地增加。曹魏时期,共有饮酒诗 61 首,晋代时期有饮酒诗 187 首,南北朝时期共有 609

^①汤一介.魏晋玄学论稿·导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51.

首饮酒诗。

在饮酒诗的创作中，诗人往往有着多重身份，在诗歌写作中玄学的思潮自然也宣泄其中，正始及西晋、东晋时期是玄学理论大力发展的时期，此时玄学的思想对士人的影响更为深刻，因此在饮酒诗歌中的体悟也更为深厚，而到了南北朝时期，玄学的理论已经完成了自我的闭合，此时佛学的发展渐渐取代了玄学，但是玄学的余韵依然影响着此时的士人的思维、行为和创作。

第一节 建安时期

曹魏时期，士人们历经汉末以来政治动荡，又亲眼目睹了灾荒无常、疫情横行的社会现状，正如王粲《七哀诗》所描述的野外白骨满地的惨状一般，整个社会笼罩在一片悲惨的氛围之中。在天灾人祸的冲击之下，士人们转向对自我的生命审视，对死亡的认识和思考更为确切。以及汉末以来礼崩乐坏、经学衰退，士人们跳脱了经学的桎梏，在死亡逼仄的环境下，士人们有了生命短暂、及时行乐的自觉，文学也走向了“自觉的时代”。

建安时期，邺下文人群体是诗歌创作的主力军。曹操既是一个政治领导者，也是一个好文学之人，其子曹丕、曹植相随乃父，在文学创作领域颇有建树。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曹氏团体佐以相关的政治制度，为以曹氏文人为核心的邺下文人群体的创作辅予以制度化的基础，这对于建安风骨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刘勰《文心雕龙》所述：“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①这一时期的诗歌具有极强的审美性，曹丕在其文学著作《典论·论文》中主张“诗赋欲丽”，可见其时对于诗歌的文采标准。要求诗文语言的华美，这也是建安时期文士们的普遍追求。文人集团的饮酒宴会活动也很频繁，邺下文人群体的创作热情高涨，诗歌创作良多，其中饮酒类诗歌创作就有四十五首，其中有大量的创作是为领导者组织的饮酒宴会而作，全员共参、切磋交流，由此这一时期的饮酒诗歌也保持了较高的创作水准。

表 4.1 建安时期饮酒诗数量表

朝代	诗人（作者）	诗歌名称	数量	合计
魏	曹操	《气出倡》（其二）	2	45
		《短歌行》（对酒当歌）		
	王粲	《公讌诗》	3	
		《诗》（探怀授所欢）		
		《诗》（哀笑动梁尘）		
	陈琳	《诗》（高会时不娱）	2	
		《宴会诗》		
	刘桢	《公讌诗》	2	
		《赠五官中郎将四首》（其一）		
徐幹	《情诗》	1		

^①（南朝梁）刘勰，（清）黄叔琳注，（清）纪昀评.文心雕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252-253.

阮瑀	《七哀诗》	3
	《公宴诗》	
	《诗》（置酒高堂上）	
应玚	《公宴诗》	2
	《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	
曹丕	《善哉行》（朝日乐相乐）	8
	《善哉行》（朝游高台观）	
	《秋胡行》	
	《大墙蒿上行》	
	《艳歌何尝行》	
	《于谯作诗》	
	《孟津行》	
	《诗》（酒人献三清，丝中列南厢）	
曹植	《野田黄雀行》	16
	《大魏篇》	
	《孟冬篇》	
	《明都篇》	
	《仙人篇》	
	《妾薄命行》	
	《当来日大难》	
	《当车已驾行》	
	《乐府》（交觞接杯。以致殷懃）	
	《乐府》（金樽玉杯不能使薄酒更厚）	
	《歌》	
	《正会诗》	
	《公宴诗》	
	《侍太子坐诗》	
	《赠丁翼诗》	
	《送应氏诗二首》（其二）	
应璩	《百一诗》（其一）	5
	《百一诗》（其二）	
	《百一诗》（其六）	
	《百一诗》（十八）	
	《诗》	
韦诞	《诗》	1

邙下文人的饮酒诗几乎都为宴会所做,但是此类饮酒宴会诗歌不再是仅着眼于宴会本身,囿于描写宴会的礼器、摆陈,饮酒诗加入了对自然的描写。如曹丕《于谯作诗》、《孟津诗》,从题目可观饮酒与作诗的场所以转向了室外自然景观之中。且景物描写不再是止于起兴之用,而是在饮酒诗歌中占据了一席之地,甚至景物可以作为主要的体味对象。如“月出照园中,珍木郁苍苍。清川过石渠,流波为鱼防。芙蓉散其华,菡萏溢金塘。灵鸟宿水裔,仁兽游飞梁。”(刘桢《公宴诗》)诗歌描写了西园畅饮的欢乐,全诗描绘了夜色之下,西园的灵动美景、绮丽隽永。

伴随着士人对固化经学束缚的解脱,士人转向了自我、转向了内心。士人的内心逐渐脱离了以往经学的桎梏,走向了情感的追求。在诗歌方面,文士们也一扫以往的功利述志,转而注重情感的抒发,饮酒诗中注入了诗人浓郁的抒情。

建安时代的士人,面对天下割据、民生多艰的艰难世间,诗人的内心情感投射于诗中则散发出了—种慷慨悲凉的韵调。命运无常,及时行乐,饮酒宴集带来的放纵和愉悦使得士人得享远离尘世的欢乐,但是建安文人慷慨悲凉的基调已是深入骨髓,欢与悲的复杂情感交织中始终有着悲凉的底色。这种悲凉之感在饮酒享乐的诗歌中也得以淋漓展现,更是显示出了建安诗歌独特审美情感。如王粲“管弦发徽音,曲度清且悲。合坐同所乐,但诉杯行迟。常闻诗人语,不醉且无归。”(《公宴诗》)最为经典的当属曹操一句,“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短歌行》)在这战乱纷然的时代,人如沧海—粟,于天地海浪的滔天中湮灭,无常的生命于日夜交错、时光荏苒之中却难以实现自我得以建功立业的愿望,诗人只有在饮酒微醺中跌入自己的内心,于诗中吐露内心深处的情感,感叹须臾,以酒慰忧。又如阮瑀《七哀诗》,命运无常,机遇转瞬即逝,人生数十载,转眼就到暮年,诗人难以留住富贵时日,只能饮酒叹息,饮酒诗中流露出其时士人对生死无常、时光短暂的自觉意识。

在饮酒之中的诗歌交织着诗人的情绪罗网,难解繁杂,宴会的欢乐、羁旅的苦思、内心的混沌,使得“乐极哀情来”,慷慨之音如江上风起云卷,浩瀚而来,久久难消。连带着诗歌中自然景色的描绘也镀上—抹悲凉之色。饮酒诗歌中呈现大量的自然类意象,如:水、云、风、鱼、鸟、兰等。景物意象不再是单一的描写存在,而成为了诗人的情感载体,诗人由自然景物而牵起内心情感的波动,在诗歌中流露。这一手法与西晋提出的“感物”说实属同脉。如徐幹的《情诗》中写“微风”、“落日”、“燕雀”等。高楼凄凄,风起云落之间,酒不知味,诗人饮酒时停时续,空寂内心,眼前所见之物也全都染上了诗人的心绪。

建安诗风在曹氏家族的组织之下,风格慷慨劲健。曹丕对其时文人的风格点评,也推动了慷慨劲健风格的发展。如曹丕对应场“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的诗文风格品评,乃至主张“文以气为主”的创作观念,都应和了建安诗人创作“遒劲健壮”、“梗概多气”等特点。—诗风带有士人于世所感的忧患意识,士人皆“雅好慷慨”,体现在诗歌中就是情感的激荡和语言的劲健、有力。“文采缤纷,而不离闾里歌谣之质。故其称物则不尚雕镂,叙胸情则唯求诚恳,而又缘以雅词,振其美响。”^①这种带有士人自身的颠沛痛苦生活情感体验的劲健、生动和流畅的诗风正是“建安风骨”的重要内涵。如曹操的《短歌行》,诗歌运用了《诗经》中《郑风》与《小雅》的典故,使得诗歌语言更加醇厚,情感隽永。应场《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诗人以鸿雁作比,述己羁旅之悲,语言整饬、生动。

建安时代的到来,诗歌正是历经了“言志”到“缘情”的转变,诗歌由两汉入魏晋。

^①王瑶.中古文学史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244.

以曹操、曹丕、曹植三父子为诗文中流砥柱，以邺下为基地，士人聚集于曹氏父子周围，这一文学群体以诗酒唱和为重要的交流方式，他们的饮酒诗创作主要以宴饮集会为主。时代的悲歌为他们的人生镂上了深刻的印记，死亡阴影下生命难握、四季交替、人生无常，士人在追寻建功立业的宏图之中也不免镌刻上慷慨苍凉的底色。“文质附乎性情”，饮酒之下，士人的情感更是倾注于诗笔之下，士人注重抒情，“以情纬文”。邺下文人的饮酒诗不再是执着于四壁之中，而是来到了园林自然之间，自然景色也成为了饮酒诗中重要的意象存在，士人感于天地之间的山水草木、虫鱼鸟兽，这些意象也带上了诗人在饮酒其间的情感。在曹氏父子的引导之下，建安时期的诗歌也有了其独特的“梗慨多气”、“遒劲健壮”的风格。

第二节 正始时期

曹魏末年，司马氏的夺权加剧了社会的飘摇与动荡，名士成为了禅让政权的牺牲品，“名士去半”的恐惧更是加重了士人生存处境的悲凉。名教成为了统治者虚伪的粉饰，其时的士人在礼不为礼、朝不保夕的社会强压之下，内心极度的痛苦，只得借酒隐蔽世事，在酒中忘却世事、纵情享乐，在酒醉中企羡逍遥自由、追求自由的精神天地，由此纵情背理、放诞不羁。

正始时期以竹林七贤为放诞饮酒的代表人物，他们于竹林自然之中酣畅饮酒，诠释着他们“越名任心”的玄学主张，以此求得自然，这是生命、身体、生活的本真追求，求得纯粹的本来，用酒追求玄学中万物与我同鸣、自然与我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

正始时期士人群体的饮酒放达甚至成为其后名士的效仿对象，但是七贤留下的作品却不算太多，除阮籍、嵇康之外，其余五位的士人诗文作品存世甚少，此时期的饮酒诗共十六首。而关于饮酒诗文赋，也仅有刘伶《酒德颂》一篇与嵇康的《酒赋》残文。正始时期的饮酒创作并不丰富，但是也足以窥见文士的风貌华采。

表 4.2 正始时期饮酒诗数量表

朝代	诗人（作者）	诗歌名称	数量	合计
	嵇康	《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十五）	10	16
		《四言诗》（其一）		
		《四言诗》（其二）		
		《四言诗》（其三）		
		《四言诗》（其四）		
		《四言诗》（其五）		
		《四言诗》（其六）		
		《四言诗》（十一）		
		《酒会诗》		
		《遊仙诗》		
	阮籍	《咏怀诗十三首》（其三）	4	
		《咏怀诗八十二首》（三十四）		

		《咏怀诗八十二首》（五十九）		
		《咏怀诗八十二首》（六十七）		
	刘伶	《北芒客舍诗》	2	
		《咒辞》		

因逯钦立本注嵇康《四言诗》“广文选、诗记均以前六篇并酒会诗乐哉苑中遊一篇，题为酒会诗七首”，故将此六首纳入饮酒诗歌之中。

在正始时期的饮酒诗创作中，自然之景也在诗歌中有了极致的描绘，如嵇康《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闲夜肃清，朗月照轩。”^①诗人饮酒于自然之间，将景物尽收笔下。阮籍《咏怀诗十三首》（其三）：“清风肃肃，修夜漫漫。啸歌伤怀，独寐寤言。”^②玄夜之下，清风拂动，诗人于自然天地之间独饮。景物成为了饮酒之中的一部分，诗人的心底之情点染了景物意象，使之也拥有了不同的色彩。

饮酒之中，诗人的情绪从心底蔓延而开，诗句的字里行间无不是饮酒之人的真情。这正是诗人在时代桎梏之下的真情流露。如阮籍的四首诗歌无不浸润着浓浓的愁苦情感。如阮籍《咏怀诗八十二首》（三十四）诗人饮酒怀人，心中酸楚，“对酒不能言”。尽管年岁渐长，但是诗人的心里却倍感痛苦和迷茫。时光穿梭不歇，内心的痛苦并没有因为时光的流逝而有所淡化，诗人希冀用饮酒忘却、脱离这痛苦的深海，却仍然是心怀酸辛，无法解脱这沉重的孤独与痛苦。《咏怀诗》（其三）亦是诗人孤独苦闷情感的抒发。长夜漫漫，可是诗人却辗转难寐。“临觞拊膺”，却难浇胸中块垒，欺身的孤独之感在黑夜之中越发浓郁，如此的凄怆苦闷跃然纸上，不绝如缕。如刘伶《北芒客舍诗》亦是抒发自我内心苦闷忧思，难以消除，只能在饮酒其中，付之于琴笛，于音乐中暂得安慰。

嵇康之于饮酒，更多是为了借饮酒去追寻微醺之后内心的玄虚之境。嵇康并不沉醉于世俗酒色享乐之中，这也是他超脱于俗世的一种重要表现。如嵇康《答难养生论》中云：“以恬澹为至味，则酒色不足钦也。”^③可见嵇康对于世俗荣华的傲视以及对玄理、自然的追求。正如《游仙诗》中诗人借酒以脱俗世，觅一游心太虚之境从而远离尘世、以平内心。在其饮酒诗歌中，诗人借自然景物以寄托玄思，如多首《四言诗》中所描写的“微风”、“云气”、“亮月”、“流水”、“百卉”等意象都营造了一个玄虚的氛围，选用的自然意象皆为十分淡雅之景，而非常用的饮宴华美之物。再如《酒会诗》中的“崇台”、“林木”、“玄池”，这些蕴含缥缈的景观都是为诗人在饮酒之中徜徉玄思之境而塑造的寄托之景。而在饮酒之后，饮于自然中的欢欣随之而来的却是淡淡的忧伤，从而诗歌整体也笼罩在了一片思悟之味之中。在《四言诗》（其一）中，诗人更是远离俗世，泛舟于江渚之上。诗人垂钓舟中，悠然容与，更体玄境。

在此时期的饮酒诗歌中，诗人用了极大的笔墨去点染自然意象，但是这些意象的描摹

^①逯钦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483.

^②逯钦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494.

^③（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1327.

并不具体,意象整体呈现出一种玄虚空渺之感,诗人处于此境,却又颇有距离,整体诗歌构造出了一个高阔仿若无边的时空之界,而在独具模糊感意象的构造中,诗人传达出自我的情感旨趣,诗中更多地塑造出了诗人自我超俗逍遥的形象,以及在自然之景之间去感叹自我心绪,表达自我的玄虚之求。因此诗歌中极少使用典故,意象也是点染而成,仿如山水画的写意,非精工细描,语言有一种象征的意味在其间。诗歌的语言指向更具有一种辽远幽微的不确定性,用词玄远、哲理深远。因此在诗歌语言方面,刘勰评价“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最是中肯。这正是正始诗风的体现。此时期的诗歌正是意超于象、用词平和、诗意遥深,哲理意味十足。

第三节 西晋时期

西晋时期,随着司马政权的确立,政权道德感的缺失,不正而立的政治基础,使得司马氏意图用礼教持政成为妄谈。为了维持朝政,司马氏只能采以高压和财富用以维稳社会,加之此时的玄理理论顺应时代,消解了士人于名教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士人早已褪去自我的节操之守,淡薄了自我的道德取向,竟为追名逐利之辈。士人之间相依相交,依权附贵,整体耽于放纵、奢靡享乐,因此这一时期,士人集会宴饮、以诗相乐,宴会饮酒以及相互赠答而作的饮酒诗是此时期饮酒诗的主要部分。此时期有饮酒诗共六十九首。

表 4.3 西晋时期饮酒诗数量表

朝代	诗人（作者）	诗歌名称	数量	合计
西晋	晋宣帝司马懿	《歌》	1	69
	江伟	《答贺蜡诗》	1	
	傅玄	《前有一樽酒》	5	
		《历九秋篇》		
		《杂诗三首》（其二）		
		《宴会诗》		
		《诗》（鸾鸟晞凤皇）		
		程晓		
	应贞	《晋武帝华林园集诗》	1	
	应亨	《赠四王冠诗》	1	
	裴秀	《大蜡诗》	1	
	荀勗	《从武帝华林园宴诗》	1	
	王济	《平吴后三月三日华林园诗》	1	
	孙楚	《之冯翊祖道诗》	2	
		《征西官属送于陟阳候作诗》		
	傅咸	《与尚书同僚诗》	1	
	张华	《轻薄篇》	5	
		《遊猎篇》		
		《太康三月三日后园会诗》		

		《诗》	
		《上巳篇》	
	潘岳	《金谷集作诗》	2
		《金谷会诗》	
	石崇	《思归引》	2
		《赠棗腆诗》	
	欧阳建	《答石崇诗》	1
	何劭	《洛水祖王公应诏诗》	2
		《赠张华诗》	
	陆机	《短歌行》	11
		《挽歌诗三首》（其一）	
		《驾言出北阙行》	
		《顺东西门行》	
		《诗》	
		《赠弟士龙诗》	
		《为周夫人赠车骑诗》	
		《皇太子宴玄圃猷堂有令赋诗》	
		《皇太子赐讌诗》	
		《拟今日良宴会》	
		《拟青青陵上柏诗》	
	陆云	《太尉王公以九錫命大将军让公将还京邑祖饯赠此诗》	5
		《大安二年夏四月大将军出祖王羊公於城南堂皇被命作此诗》	
		《从事中郎张彦明为中护军奚世都为汲郡太守客》	
		《答兄平原诗》	
		《大将军宴会被命作诗》	
	嵇紹	《赠石季伦诗》	1
	嵇含	《台中宴会诗》	1
	牵秀	《宴会曜武堂诗》	1
	阮脩	《上巳会诗》	1
	左思	《咏史诗八首》（其六）	2
		《娇女诗》	
	张载	《诗》	2
		《霖雨诗》	
	闾丘冲	《三月三日应诏诗二首》（其一）	2
		《三月三日应诏诗二首》（其二）	
	曹摅	《赠石崇诗》	3
		《感旧诗》	
		《赠石崇诗》	
	杜育	《赠摯仲洽诗》	2
		《金谷诗》	
	王讚	《三月三日诗》	2

		《侍皇太子宴始平王诗》		
	潘尼	《献长安君安仁诗》（其八）	6	
		《献长安君安仁诗》（其九）		
		《赠陆机出为吴王郎中令诗》		
		《七月七日侍奉皇太子宴玄圃园诗》		
		《皇太子集应令诗》		
		《三月三日洛水作诗》		
	王浚	《从幸洛水饯王公归国诗》	1	
	孙机	《为刘曜进酒作》	1	

在西晋太康年间奢靡成风的环境之下，不少士族大修园林，依附于权贵的士人聚集其中，饮酒做诗，如权臣石崇所举金谷集会；如晋武帝，也多次在华林组织诗酒集会，于三月三日上巳佳节共享盛宴。这一类饮酒诗歌几乎都是为统治阶层所做，更有不少是应制、应诏而作，由诗歌题目便可观之。如应贞《晋武帝华林园集诗》、荀勗《从武帝华林园宴诗》、潘尼《七月七日侍奉皇太子宴玄圃园诗》、陆云《大将军宴会被命作诗》等，这类诗歌多为歌功颂德之作，又是以统治者为核心，自然政治功利性是其主要特点。诗歌多篇幅宏大，极尽铺陈。如应贞《晋武帝华林园集诗》，诗歌先起浩瀚时空，由天地初开之时起述，之后再歌晋武帝的丰功伟绩，对其称羨至极，最后言及宴会，略以警醒。再如陆机《皇太子宴玄圃猷堂有令赋诗》、陆云《大安二年夏四月大将军出祖王羊公於城南堂皇被命作此诗》等。这类饮酒诗歌无不是以偌大时空为起笔，浩浩汤汤，恢弘之笔于宏大时空中极富气势，所描写的自然意象也极为宏大。在此时空之下对歌颂对象称美之甚，文辞极尽排比铺陈之力，用词华丽、美词叠加，且文字繁多以致略显冗长，又加之以无限溢美之词，略显浮夸。赞美直露，略带谄媚之态，因此这类应制宴会饮酒诗的文学审美性是较差的。且有过于程式化之态，并未有太多真情流于其中。文人之间的赠答诗歌也是此种落笔，如石崇《赠棗腆诗》，皆是阔大的时空先行，其后述对相赠之人所赞。

但是也有部分饮酒诗擅写自然之景，即便仍是以称美颂德为中心，但是文学性有了极大的提升。“回溪萦曲阻，峻阪路威夷。绿池泛淡淡，青柳何依依。滥泉龙鳞澜，激波连珠挥。前庭树沙棠，后园植乌桕。灵囿繁石榴，茂林列芳梨。”（潘岳《金谷集作诗》）此诗是潘岳在石崇所组织的金谷宴会上所做，金谷宴会本就是石崇携好友于自家园林里游览赏玩的集会活动，是富贵生活中的娱乐游戏，极尽欢愉。诗歌描写了饮酒宴会上的场景，美景在诗人笔下极尽动人姿态，使人享受其中，且令人感叹，诗歌响应了石崇《金谷集序》中的叹咏生命、时光的主题，颇有人生短暂，享乐能有几何之感。再如张华《太康三月三日后园会诗》，这类在节日中作诗，诗歌自然之景描写细致，增强了诗歌的审美性，诗歌抒发了饮酒欢愉之情，情景交融，冲淡了类似于应贞《晋武帝华林园集诗》这一类诗歌强烈的歌功颂德之感。再如“举爵茂阴下，携手共踟躇。奚用遗形骸，忘筌在得鱼。”（何劭《赠张华诗》）这一赠答诗歌其中可窥见一点玄学旨趣。诗歌于自然景色之间感发四时更替，诗人以自然意象之变诉自我之感，同时对友人表以心意。

总体而言,此时期的饮酒诗歌较之前期,辞藻走向华美巧丽,自然意象以引诗人之情,展现诗人当下之感,但是比起前期诗歌自然造境,体味情感,此时期的饮酒诗歌更少真情实感充斥于诗歌之中。再如陆机《驾言出北阙行》,诗歌中描绘了“长松”、“丘墓”等自然意象,并由自然意象而感人生短促,有如朝露。但是诗人并未继而感慨于此,甚至表述此乃必然,无事可补,遊仙也难临太虚之境,转而继饮美酒享佳会。“仁智亦何补,迁化有明徵。”诗人早已明了生命无常短暂的必然性,不困其中、不溺期间,方得超脱。

此时期诗歌创作的主力军以潘岳、陆机为主要代表。元康之期,“潘、陆特秀”。作为西晋文学代表的潘、陆二人,在文士生活方面也是典型,两人皆依附于权贵集团,潘岳属贾谧集团,以至有“安仁拜尘”之说,陆机事成都王颖,其时西晋文士几近如此。故此二人乃西晋文士代表人物。文士终为时代旋涡中的一支落花,绚烂无比,夹缝于宗室争夺之间,随时代的洪流而逝。其时著名的文士还有张华、陆云、左思、傅玄等。

西晋时期,太康中兴的繁华有别于建安、正始时期的流离与灰暗,文士又寄身于宗室权贵的近侧,心境也早已不可与前代文士同日而语。因此,这一时期文风绮丽,诗歌风格倾向繁缛。文士们于行诗著文之中,极力于辞采的华茂,力求“浅而绮”,即讲究辞采且追求用字平易。钟嵘对张华评价“情多气少”,可见张华的创作之风与陆机同是一向。其时文人皆是如此,如潘岳得评“摘藻清艳”,只不过是语言辞采方面技巧讲究的深浅之别而已。其时也有与这一巧丽诗风不同的文士,如左思,但是左思就其社会所处环境而言,本就不是与潘、陆同一阶层的,生活际遇不同、创作圈子不同,自然诗风文风有所不同。但是西晋时期所推崇的诗风仍然是以轻绮繁缛为主。如陆机《拟今日良宴会》、《拟青青陵上柏诗》,诗歌用词巧丽、纤雅,意象描绘雕琢细巧,都可看出其诗风的“绮练”。再如张华《轻薄篇》也是如此。与这一诗歌语言风格相应,诗坛领军陆机于《文赋》中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之论,这一主张正是西晋诗歌轻绮繁缛的风格的一项说明,也是西晋文学自觉性的一个重要体现,显示出了西晋与前代诗歌以情为本的差别。而诗人创作要达到这一审美目标首先就是“感物”。《文赋》开篇即言四时之变,由外物而引己感,由物而起情,最终得以援笔著文。“缘情”实则是基于“感物”之上,其实“感物”这一传统于汉代时期就已有所发端,建安以来亦是在创作之中有所发展,由他物所感而兴文。“诗歌所表现的情感内容是由感物而兴的,从这一点来讲,我们甚至可以说诗歌是源于感物的,这是从魏晋诗歌中所普遍体现出来的本源观。”^①而陆机正式提出这一文学主张,并在当世、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晋之中,感物与情感相联系,而以物起情,最终欲达到的目的正是诗歌的绮靡风格。“从陆氏起,‘体物’和‘缘情’渐渐在诗里通力合作,他有意用‘体物’来帮助‘缘情’的‘绮靡’。”^②因此西晋时期,诗文繁缛绮靡的风格正是由感物而起,再引出情,最终达到绮靡这一艺术审美效果。

西晋时期,因为文人依附于权贵集团的特殊性,此时期的饮酒诗会大多由统治阶层者

^①蔡彦峰.玄学与陆机《文赋》“感物缘情论”的内涵及其诗学意义[J].福州大学学报.2012,26(03):84.

^②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223.

组织，文士大多参与，在饮酒宴会上，诗歌的创作更多歌功颂德，以表对于庇护者的感恩、称赞之意，因此用语华美精巧、真情实感较少。这也是这一时期饮酒诗歌乃至西晋诗歌的总体特征。西晋时期园林众多，自然之景在诗人创作中亦占有重要位置。陆机、潘岳为此时的文坛代表，他们的诗风依然是以轻绮繁缛为征，只不过两者程度深浅不同，此时的文士诗风近乎如此。陆机所提出的“感物”说也是配合这一诗风、文风的理论，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影响显著的文学理论，“感物”说上承前代而来，在西晋时代大肆发展，由外物而起情，情于诗中却染入意象与字句之间，由此得绮靡风格。

第四节 东晋时期

东晋时期的政局态势与前代有着极大的差异。东晋偏安一隅的处境，皇权对于世族的倚靠，此时的士人较之前代更无功利之心，西晋时期对于声名这些世俗外物的汲汲，在东晋之时早已不为士人所重，此时的士人饮酒聚宴，与西晋时期依附权贵、文士共颂有了本质的区别，而在这类宴会饮酒中创作的诗歌也远离了政治功利之心，更多是士人谈玄论道、玄赏山水的纯审美性娱乐活动。这与东晋时期的政局相关，也与士人的思潮有巨大的关联。此时期的群饮宴会较为著名的就是由东晋著名名士王羲之于文人传统雅集的特定节日三月三日组织的兰亭集会，王隐《晋书》也有所记载，此会有多位名士参与，在江南会稽这一秀水名山之地饮酒赋诗。这一饮酒集会与西晋石崇所举的金谷宴会形式类似，都是于场上现作，以罚酒为惩。

兰亭集会诗作较之金谷集会留存更多，其时参会者网罗了东晋时期的大部分著名名士，故其饮酒诗歌风格有极强的代表性。

东晋时期关于饮酒的诗歌，当属陶渊明为最，陶渊明好饮，而他的饮酒诗创作也是东晋时期数量最多的，乃至在整个魏晋南北朝都为数量之首，诗歌几近有酒，酒中有他的思想、心绪，诗中有他所难舍的山水、田园，笔下所感、目中所观，发而为诗，以酒为迹，寄之深远。而陶渊明的诗歌中也无不在表露着他对于酒的喜爱，酒成为了他生活和生命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严首昇《濂园诗话》记载：“‘六籍无一亲’、‘若复不快饮’等语，谓人须读书；不读书，便须饮酒；不读书，不饮酒，枉过此生矣。”^①陶渊明的饮酒诗在整个魏晋南北朝乃至诗歌史上都是璀璨无法避开的存在。

表 4.4 东晋时期饮酒诗数量表

朝代	诗人（作者）	诗歌名称	数量	合计
东晋	刘琨	《答卢谿诗》	1	118
	王廙	《春可乐》	1	
	郭璞	《游仙诗十九首》（十二）	2	
		《诗》		

^①张寅彭编纂,杨焘点校.清诗话全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1000.

庾阐	《三月三日临曲水诗》	2
	《三月三日诗》	
王羲之	《兰亭诗二首》	2
孙绰	《兰亭诗二首》	2
谢安	《与王胡之诗》	3
	《兰亭诗二首》	
谢万	《兰亭诗二首》	2
孙统	《兰亭诗二首》	2
孙嗣	《兰亭诗》	1
郗昙	《兰亭诗》	1
庾友	《兰亭诗》	1
庾蕴	《兰亭诗》	1
曹茂之	《兰亭诗》	1
华茂	《兰亭诗》	1
桓伟	《兰亭诗》	1
袁峤之	《兰亭诗二首》	2
王玄之	《兰亭诗》	1
王凝之	《兰亭诗二首》	2
王肃之	《兰亭诗二首》	2
王徽之	《兰亭诗二首》	2
王涣之	《兰亭诗二首》	2
王彬之	《兰亭诗二首》	2
王蕴之	《兰亭诗》	1
王丰之	《兰亭诗》	1
魏滂	《兰亭诗》	1
谢绎	《兰亭诗》	1
徐丰之	《兰亭诗二首》	2
曹华	《兰亭诗》	1
袁宏	《咏史诗二首》（其一）	1
刘毅	《西池应诏赋诗》	1
卞裕	《送桓竟陵诗》	1
殷仲文	《南州桓公九井作诗》	1
谢混	《送二王在领军府集诗》	1
辛萧	《元正诗》	1
无名氏	《诗》	1
陶渊明	《停云诗》（其一）	63
	《停云诗》（其二）	
	《时运诗》（其二）	
	《时运诗》（其四）	
	《酬丁柴桑诗》	
	《答庞参军诗》（其三）	
	《答庞参军诗》（其四）	
	《遊斜川诗》	
	《答庞参军诗》	

		《和刘柴桑诗》		
		《和郭主簿诗二首》		
		《岁暮和张常侍诗》		
		《詠二疏诗》		
		《詠荆轲诗》		
		《归去来兮辞》		
		《形赠影》		
		《影答形》		
		《九日闲居》		
		《归园田居诗五首》（其二）		
		《归园田居诗五首》（其五）		
		《乞食诗》		
		《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		
		《连雨独饮诗》		
		《移居诗二首》（其二）		
		《还旧居诗》		
		《己酉岁九月九日》		
		《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饮酒诗二十首》		
		《止酒》		
		《述酒》		
		《责子诗》		
		《蜡日》		
		《拟古诗九首》（其一）		
		《拟古诗九首》（其七）		
		《杂诗十二首》（其一）		
		《杂诗十二首》（其二）		
		《杂诗十二首》（其四）		
		《杂诗十二首》（其八）		
		《詠贫士七首》（其二）		
		《读山海经诗十三首》（其一）		
		《读山海经诗十三首》（其二）		
		《读山海经诗十三首》（其五）		
		《拟挽歌辞三首》（其一）		
		《拟挽歌辞三首》（其二）		
	支遁	《述怀诗二首》（其一）		1
	杨羲	《云林与众真吟诗十首》（其六）		3
		《云林与众真吟诗十首》（其八）		
		《云林与众真吟诗十首》（其十）		

兰亭雅集虽是对金谷集会的效仿，但是诗歌中的审美态势与金谷诗歌已大不相同。在兰亭宴会中所作的饮酒诗歌，皆以自然山水和玄言玄思为主要描写对象。诗歌所绘自然之景，正映其时士人所追的高雅心境。诗中所寄予的正是诗人体悟玄理、欣赏山水的雅致。

这一玄赏山水的诗歌写作方式其实是承嵇康《酒会诗》而来,其中的自然意象甚有一致之处。如嵇康所写“泛泛柏舟,载浮载滞”,这一关于流水、泛舟的景物在王彬之、华茂的《兰亭诗》中都有所仿照。但是此时士人们处江南偏安之地,时局稳定且风景绝好,世族的经济、政治地位的优渥更是给了士人们心灵上的平静,比之正始时期的士人如履薄冰、苦闷忧郁的生活、心理状态又是不一样的。

在集会主导人王羲之所作的《兰亭集序》中便有对于此地景致的描摹,“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急湍”,这些景象正是这一诗歌盛会所观赏描写的对象。其中有不少诗歌整个篇幅几乎都是对于景物的描写。如孙绰《兰亭诗二首》(其一)、孙统《兰亭诗二首》(其二)、谢万《兰亭诗二首》(其一)等诗歌也是景物描写颇多。整体而言,虽然诗人之间的诗歌风格不尽相同,但是诗人在诗歌中所写的自然景物都呈现出了清朗萧然之态。

在山水品悟的赋诗之中,诗人多在诗中融注了自我的玄思玄想,或通过自然意象以托玄理,或在诗中直发玄理。属前者的这一类诗歌,自然景象在诗歌中也不仅仅是作为意象而存在,如谢安《兰亭诗二首》(其二)“微风”、郗昙《兰亭诗》“温风”、孙统《兰亭诗二首》(其二)“冷风”等,风这一意象在各位诗人的笔下都具有不同的特征,但是这些描摹清丽的意象并非是诗歌所表达的重点部分,自然意象主要是为了玄理的抒发,是作为玄理表达的媒介而存在。再如王彬之《兰亭诗二首》(其二):“临川欣投钓,得意岂在鱼。”^①诗歌化用了《庄子·外物》中“得鱼忘筌”的玄学典故,这正是东晋时期名士清谈的一项重要的玄学议题的本源。诗歌正是借此玄理表达了投身于山水自然之间,垂钓不为鱼,而为自身处于此间之境。再如谢绎“纵觞任所适,回波萦游鳞。千载同一朝,沐浴陶清尘。”(《兰亭诗》)诗歌模糊了时空之限,身处自然之景仿若远离了尘世,在这一清冽脱俗之境,万物与我齐一。

直抒玄理的后者如孙统《兰亭诗二首》(其一),王羲之《兰亭诗二首》(其二),这一类诗歌虽于兰亭集会所做,但是却并未着眼于自然之景,而是直接抒发玄理、玄思。也有运用玄理符号寄托自己的玄思,如曹华《兰亭诗》,王凝之《兰亭诗二首》(其一),诗歌都引用了“濠梁”这一意象,“濠梁”出自于《庄子·秋水》,此处庄子与惠子见鱼于水中悠游,故而探讨鱼之乐也。以上几首诗歌,对于这一意象的使用更多是作为一种符号性的把握,即由《庄子》而发引申为指代逍遥之地,而诗人引用该意象,也正是寄托了自己对于逍遥的向往和追寻,并未加诸自我的情感指向。而东晋玄学领军人物谢安,其《兰亭诗二首》(其二)“安复觉彭殇”。“彭殇”一词出于《庄子·齐物论》,在王羲之为兰亭诗歌所作序中也有提到“齐彭殇为妄作”,该词与“濠梁”这一意象的使用也是一致的,“彭殇”在《庄子》中所指的意义是寿夭,这里的运用也是直接引用,并未有诗人的情感投射。

饮酒诗歌中对自然景象的描绘和玄学意象的引用,抒发玄理,运用玄语刻画诗人的思

^①逯钦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914.

想情感,主要是为了传达出诗人追求情感超世脱俗、逍遥自得的心境。这也是此时期士人们的普遍精神追求。如王蕴之“散豁情志畅,尘缨忽已捐。”(《兰亭诗》)从诗歌中可以看出诗人于山水之间,追求自然之境,所寻求的正是远离世俗喧嚣的逍遥自然的心境,游荡于超脱、闲适的生活佳境之中,远离了一切的俗世羁绊。

因此这类饮酒诗歌整体呈现的都是一幅清丽之态,山水遊于笔下,意象描绘出士人飘逸闲散之情,随着玄理的加入,诗歌凝聚了极强的哲理性,而且比之西晋,东晋的饮酒诗歌不趋于华丽繁绘,而是语言淡雅简明,对于语言偏向天成而非雕琢,更显得清新自然,自然的描写上语言清省明朗,景物清丽洁净。景物也是没有过度细致的描绘,而是整体呈现出一个纯净、空旷的境界。诗人在俯仰之间,自然之景尽收眼底,空旷渺远的境界投射出来的是诗人于自然间高逸缥缈的人生境界。诗人用简洁的语言以承载广阔的无限,力图将自己的玄思感悟与文学审美相融合。心境的浩瀚用简约的玄理和意象用以承载,总体呈现出一片辽远的境界。

东晋饮酒诗歌创作中,陶渊明是饮酒诗创作最多的一位诗人,甚至于是整个魏晋南北朝创作饮酒诗最多的士人。陶渊明其人好酒、嗜酒,在其理想人格的表达名篇《五柳先生传》中就有所描述,从陶渊明的创作和他自身的事迹都可以看出酒在陶渊明生活和心目中的重要意义。作为田园诗歌创作的巅峰,陶渊明所创作的诗歌也大多离不开酒。“现存诗文一百四十二篇作过一次统计,凡说到酒的共五十六篇,约占全部作品的百分四十四。”^①在陶渊明的诗歌中,酒与菊一样,成为了象征陶渊明自身符号的一种存在。唐代白居易有诗《效陶潜体十六首》其中就写到了陶渊明“爱酒不爱名”,且之后白居易还以《五柳先生传》为例,仿作《醉吟先生传》,可见酒这一物象于陶渊明其人而言的符号形象性已是深入人心。

在陶渊明的饮酒诗中,几乎每首诗歌都有自然山水的描摹。对于自然山水而言,陶渊明对比西晋时期的理论认识,他不再处于一个观赏者的位置,而是身于山水自然之中,山水自然于陶渊明而言不是具体的对象,而是他的生活。因此山水自然也就成为了陶渊明行走站立、情绪起伏的一部分,与他无法分隔开来,山水自然是他思想的一部分,他笔下的山水田园也都染上了他的心尘。他所追求的正是齐万物的精神境界、物我一体的追求和与道同体的心境。因此在饮酒诗中的自然也是由他真心而绘且毫无距离的描写。正如《人间词话》评《饮酒》(其五)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景乃绘无人之境。“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己酉岁九月九日》)诗中观秋日之景,心下所思,于酒中惑释。再如《蜡日》,诗歌描写了冬日美景、风雪之际,梅柳映门,自己在酒中抒发心境之感。

诗人与山水田园融为一体,因此也可以看到诗人在饮酒诗自然景物的描绘中融入了自我的投射,山水自然之景亦是自我的风神映照。如《饮酒》(其七):“秋菊有佳色,裛

^①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328.

露掇其英。”^①《饮酒》（十七）：“兰生前庭，含薰待清风。”^②诗中描写了秋菊、兰花，在饮酒之中品自然之美，借自然美物以观自我之性。

诗人也在饮酒诗中写了他于自然之中的真实日常，当然饮酒更是陶渊明的日常生活之事。生活中的琐事烦恼皆成为了陶渊明的下酒之物。陶渊明将自己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体验都贯入了饮酒之中，因此在饮酒诗中也多是关于他真实日常以及日常感受的描写。如《责子诗》，整首诗流露出满满的慈父之感，全篇都是陶渊明对子女的关爱，感情亲切、真挚。以及《杂诗》（其八）《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移居诗二首》（其二）等，这些诗歌都是描绘诗人在躬耕、吃饭、游山、搬家等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农耕田间、劳作辛苦，或是与友人相聚等生活常事，诗歌环绕着简洁、日常、悠闲的生活氛围，简单的浊酒薄食便足以让人倍感舒适、温馨。

陶渊明的饮酒诗中最为显著一个情感特征就是“真”，这与陶渊明的性情相关，陶渊明的性情在萧统著的《陶渊明传》就有“任真自得”的评价，陶渊明自述性格“质性自然”。后期陶渊明脱离官场尘网的羁绊，退隐山林、回归自然的选择也正是他这一自然任真性格的体现。这一切也正是陶渊明诗歌“真”的来源。如方东树《昭昧詹言》所言：“读陶公诗，专取其真事，真景，真情，真理，不烦绳削而自合。”^③

陶渊明饮酒诗中多处体现了他这一“任真”的人生态度。如：“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连夜独饮》）诗中即表明自我秉任真之心，与天地同化。再如《饮酒》（其三），都可以从诗中看到陶渊明随性自然的人生态度，诗人远离了世俗名利的争夺，《饮酒》（十一）更是以“颜回”、“荣公”作为标榜，抒发自我追求隐逸闲适、委任运化的逍遥心境。

这一“任真”的心境融入诗歌之中，表达得也正是诗人陶然于山水田园之中，对远离俗世、甘于隐逸选择的欢欣，以及不悔坚守着自己的高洁信念的情感。如《饮酒诗》（十二），诗人在诗歌中反复抒发了自己对于隐逸选择的执着，以及对于隐于自然的欢欣和笃定。再如诗歌《读〈山海经〉》，诗歌描绘了诗人陶然于田园自然之间，于自然之中尽得悠闲舒适之态，内心的愉悦更是无以复加。《杂诗十二首》（其八），诗人于寒瑟秋日、田园不足之际，内心亦有孤寂之感，但是诗人始终坚守自我追求，不悔其间。

陶渊明的饮酒诗述真事、抒真情，田园自然中的点滴、诗人内心情感的细腻皆诉于诗间，字字句句皆是由诗人肺腑所发，乃诗人“任真”之性的诉语。陶渊明的委任自然使得诗歌不事雕琢、自然天成，呈现一种平淡的语言风格。诗歌所描写诗人身居田园自然的日常点滴，抒发隐逸醉于山水的自然之情，都融注在了质朴的语言之中。如《乞食诗》《归园田居》（其五）《移居诗》（其二），这些诗歌都记录了作者的日常生活，诗歌读起来平易通俗，犹如日常口语一般流畅。

^①逯钦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998.

^②逯钦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1000.

^③方东树.昭昧詹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98.

而诗歌中的自然景物的描绘，也多不用巧丽之语，而是运用白描的手法，犹如水墨画一般勾勒出了自然景物的淡远幽静之美。如《饮酒诗二十首》（其四）所写“失群鸟”“日暮”、“孤松”、“劲风”，诗人寥寥几笔就将一副孤鸟悲鸣、劲风穷树的画面描写得十分空远，而于诗句品味之间，简短数语却又回味无穷。再如《和郭主簿诗二首》（其二），其中风景描绘并不华丽，读来淡然，却又难以言表。诗歌中的情感表达也是风格淡然。如《饮酒诗二十首》（其五），诗歌语言晓畅，直抒胸臆，将自己的心中所思所感率直剖出，无太大的情感波澜起伏之态，却让人倍感率真，有如娓娓而来。

东晋时期，饮酒诗的创作增多，更是出现了近乎“篇篇有诗”的大诗人陶渊明。这个时期的诗歌较之前代，随着士人们生存环境的改善、社会思潮的变化，此时期的诗人在江南秀美之地，向内发现了自我，向外发现了山水自然，诗人在饮酒之中品玄山水，于饮酒诗中寄玄托意，追求一种玄虚超俗的境界。体现在饮酒诗当中，就是饮酒诗歌减少了纷华喧闹，更多是一种语言淡雅、清新自然的风格，诗人与山水一体，在诗中展现出的是万物齐一、与物冥化的姿态。陶渊明的饮酒诗歌风格亦是东晋诗人的总体风格，陶渊明所描绘的自然景物加入了田园之景，以及自己在自然之中的日常，但是陶渊明依然在诗歌中表达出了自己享受隐逸、追求玄远的情感，他的风格也是语言非琢、自然流露，由此诗歌也是平淡空净之态。

第五节 南北朝时期

南朝时期，随着东晋偏安的心态逐渐巩固，皇权的更新换代，原本的世家大族离政治权利中心越来越远，因此坐拥优越经济地位的世家大族居于经过前代的发展越发富庶的江南之地，大兴修建自家园林以供饮酒聚会等娱乐。这一时期，儒学的地位与玄学、文学、史学并列，儒学对于士人的约束更加无力。而历经建安、正始、晋代的文学思想发展，南朝时人们对于文学的创作更为自觉和重视，连统治者也积极参与到了文学活动之中。加之文学甚至被抬到了官学的位置，因此整个时代的文学创作氛围更是无前，这一情况为文人集团提供了积极的创作环境，而富裕悠闲的士人们组织的饮酒宴会正是创作诗文的大好平台。此时期的饮酒类诗歌较之前代也呈数倍增长。

这一时期迎来了文学史上的唯美时代，文学的自觉性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此时期，士人对于文学自身的把握以及对于文学本身的艺术形式、技巧等方面的探讨也更进一步。文士在创作过程中贯彻了诗文艺术至上的原则，去追寻诗歌等文学形式极致的美感。南朝时期饮酒诗歌创作气氛极好，且参与诗人众多。

表 4.5 南朝时期饮酒诗数量表

朝代	诗人（作者）	诗歌（名称）	数量	合计	总计
南朝宋	谢瞻	《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	2		513
		《王抚军庾西阳集别时为豫章太守庾被徵还东			

		诗》			
	孔欣	《置酒高堂上》	1		
	谢灵运	《善哉行》	16		
		《君子有所思行》			
		《顺东西门行》			
		《从遊京口北固应诏诗》			
		《三月三日侍宴西池诗》			
		《答中书诗》（八章）（其二）			
		《赠从弟弘元时为中军功曹住京诗》			
		《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			
		《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茂林修竹诗》			
		《石门岩上宿诗》			
		《魏太子》			
		《陈琳》			
		《徐幹》			
		《应玚》			
		《阮瑀》			
		《平原侯植（曹植）》			
	谢惠连	《顺东西门行》	7		
		《三月三日曲水集诗》			
		《西陵遇风献康乐》			
		《秋怀诗》			
		《代古诗》			
		《与孔曲阿别诗》			
		《夜集作离合诗》			
	王微	《四气诗》	1		
	荀雍	《临川亭诗》	1		
	何承天	《将进酒》	2		
		《远期篇》			
	袁淑	《效曹子建白马篇》	1		
	南平王 刘铄	《拟行行重行行》	1		
	宋孝武帝 刘骏	《幸中兴堂餞江夏王诗》	2		
		《四时诗》			
	颜延之	《应诏燕曲水作诗》	7		
		《皇太子释奠会作》			
		《三月三日诏宴西池诗》			
		《为皇太子侍宴餞衡阳南平二王应诏诗》			
		《北使洛诗》			
		《阮步兵》			
		《刘参军》			
	王僧达	《答颜延年诗》	1		
	颜测	《九日坐北湖联句诗》	1		
	汤惠休	《赠鲍侍郎》	1		

	谢庄	《北宅秘园》	2		
		《山夜忧》			
	鲍照	《采桑》	46		
		《代蒿里行》			
		《代挽歌》			
		《代陆平原君子有所思行》			
		《松柏篇》			
		《代朗月行》			
		《代堂上歌行》			
		《代结客少年场行》			
		《代少年时至衰老行》			
		《代陽春登荆山行》			
		《代白紵舞歌词四首》（其二）			
		《代白紵曲二首》			
		《拟行路难十八首》（其一）			
		《拟行路难十八首》（其四）			
		《拟行路难十八首》（十一）			
		《拟行路难十八首》（十五）			
		《拟行路难十八首》（十八）			
		《代雉朝飞》			
		《代春日行》			
		《侍宴覆舟山二首》（其一）			
		《蒜山被始兴王命作》			
		《三日遊南苑诗》			
		《赠故人马子乔诗》（其五）			
		《答客诗》			
		《和王丞诗》			
		《吴兴黄浦亭庾中郎别诗》			
		《送别王宣城诗》			
		《送从弟道秀别诗》			
		《送盛侍郎饯候亭诗》			
		《与荀中书别诗》			
		《拟古诗八首》（其五）			
		《拟古诗八首》（其八）			
		《紹古辞七首》（其四）			
		《拟阮公夜中不能寐诗》			
		《学陶彭泽体诗》			
		《岁暮悲诗》			
		《夜听妓诗二首》（其一）			
		《玩月城西门廨中》			
		《苦雨诗》			
		《三日诗》			
		《秋夜诗二首》（其一）			
		《秋夜诗二首》（其二）			

南朝齐		《和王护军秋夕诗》		69	
		《望孤石诗》			
		《酒后诗》			
		《月下登楼连句》			
	吴迈远	《临终诗》	1		
	贺道庆	《离合诗》	1		
	王延	《别萧咨议诗》	1		
	王俭	《侍太子九日宴玄圃诗》	3		
		《侍皇太子释奠宴诗》			
		《后园餞从兄豫章诗》			
	竟陵王萧子良	《九日侍宴诗》	2		
		《侍皇太子释奠宴诗》			
	王融	《淶水曲》	10		
		《长歌引》			
		《王孙遊》			
		《寒晚敬和何徵君点诗》			
		《侍遊方山应诏诗》			
		《游仙诗五首》（其二）			
		《游仙诗五首》（其三）			
		《餞谢文学离夜诗》			
		《咏幔诗》			
		《奉和代徐诗二首》（其一）			
	丘巨源	《听邻妓诗》	1		
	孔稚珪	《旦发青林诗》	1		
	谢朓	《元会曲》	41		
		《鈞天曲》			
		《送远曲》			
		《同谢咨议咏铜爵台》			
		《金谷聚》			
		《侍宴华光殿曲水奉勅为皇太子作诗》（其五）			
		《侍宴华光殿曲水奉勅为皇太子作诗》（其六）			
		《侍宴华光殿曲水奉勅为皇太子作诗》（其八）			
		《三日侍华光殿曲水宴代人应诏诗》（其八）			
		《三日侍华光殿曲水宴代人应诏诗》（其九）			
		《三日侍宴曲水代人应诏诗》（其八）			
		《遊東田诗》			
		《答王世子诗》			
		《郡内高斋闲望答吕法曹诗》			
		《在郡卧病呈沈尚书诗》			
		《同羈夜集诗》			
		《怀故人诗》			
		《休沐重还丹阳道中诗》			
		《始出尚书省诗》			
		《赛敬亭山庙喜雨诗》			

南朝梁		《赋贫民田诗》			
		《咏落梅诗》			
		《和宋记室省中诗》			
		《和伏武昌登孙权故城诗》			
		《和王长史卧病诗》			
		《奉和随王殿下诗十六首》（其四）			
		《奉和随王殿下诗十六首》（其五）			
		《奉和随王殿下诗十六首》（其十）			
		《奉和随王殿下诗十六首》（十四）			
		《和纪参军服散得益诗》			
		《和别沈右率诸君诗》			
		《离夜诗》			
		《与江水曹至干滨戏诗》			
		《落日同何仪曹煦诗》			
		《夜听妓诗（其一）》			
		《琴》			
		《同咏坐上玩器 乌皮隐几》			
		《席》			
		《阻雪连句遥赠和》			
		《纪功曹中园》			
		《侍筵西堂落日望乡》			
	虞炎	《饯谢文学离夜诗》	1		
	王寂	《第五兄揖到太傅竟陵王属奉诗》	1		
	阮彦	《皇太子释奠会诗》（惟帝御宇）	3		
		《皇太子释奠会诗》（伊昔上德）			
		《皇太子释奠会诗》（三象既区）			
	陆厥	《京兆歌》	3		
		《中山王孺子妾歌》（其二）			
		《奉答内兄希叔诗》（其五）			
	刘绘	《有所思》	1		
	袁象	《游仙诗》	1		
	梁武帝萧衍	《长安有狭邪行》	12	270	
		《冬歌四首》（其一）			
		《子夜四时歌》（《夏歌》其三）			
		《宴诗》			
		《咏烛诗》			
		《咏笔诗》			
		《戏题刘孺手板诗》			
		《碧玉歌》			
		《赠逸民诗》（其六）			
		《答任殿中宗记室王中书别诗》			
		《七夕诗》			
		《五字叠韵诗》			
	高爽	《咏酌酒人》	1		

	范云	《当对酒》	7		
		《饯谢文学离夜诗》			
		《贻何秀才诗》			
		《治西湖诗》			
		《建除诗》			
		《送别诗》			
		《别萧咨议诗》			
	江淹	《望荆山诗》	17		
		《刘仆射东山集诗》			
		《无锡县历山集诗》			
		《灯夜和殷长史诗》			
		《惜晚春应刘秘书诗》			
		《采石上菖蒲诗》			
		《无锡舅相送衔涕别诗》			
		《杂体诗三十首》（《李都尉陵从军》）			
		《魏文帝游宴》			
		《王侍中粲怀德》			
		《陶征君潜田居》			
		《袁太尉淑从驾》			
		《悼室人诗十首》（其一）			
		《应谢主簿骚体》			
		《为王嫡子侍皇太子释尊宴》			
		《九日侍宴乐游苑诗》			
		《答何徵君诗》			
	丘迟	《九日侍宴乐遊苑诗》	3		
		《侍宴乐游苑送张徐州应诏诗》			
		《赠何郎诗》			
	虞羲	《詠秋月诗》	1		
	虞骞	《游潮山悲古冢诗》	1		
	沈约	《长歌行》（连连舟壑改）	46		
		《长歌行》（春隰萸绿柳）			
		《豫章行》			
		《拟青青河畔草》			
		《前缓声歌》			
		《侍皇太子释奠宴诗》			
		《赠沈录事江水曹二大使诗》			
		《赠刘南郡季连诗》			
		《为南郡王侍皇太子释奠宴诗》（其一）			
		《为南郡王侍皇太子释奠宴诗》（其二）			
		《三日侍风光殿曲水宴应制》			
		《为临川王九日侍太子宴诗》			
		《九日侍宴乐游苑诗》			
		《从齐武帝琅琊城讲武应诏诗》			
		《三日侍林光殿曲水宴应制诗》			

		《侍宴乐游苑饯吕僧珍应诏诗》				
		《正阳堂宴劳凯旋诗》				
		《登高望春诗》				
		《酬谢宣城朏诗》				
		《送别友人诗》				
		《和竟陵王遊仙诗二首》（其二）				
		《赤松涧诗》				
		《休沐寄怀诗》				
		《和竟陵王抄书诗》				
		《奉和竟陵王郡县名诗》				
		《三月三日率尔成章诗》				
		《奉和竟陵王经刘瓛墓诗》				
		《侍遊方山应诏诗》				
		《乐将殫恩未已应诏诗》				
		《饯谢文学离夜诗》				
		《别范安成诗》				
		《初春诗》				
		《咏竹槟榔盘诗》				
		《怀旧诗九首》（《伤王湛》）				
		《伤虞炎》				
		《詠蝉鸣应诏诗》				
		《詠新荷花应诏诗》				
		《詠笙诗》				
		《詠梨应诏诗》				
		《西地梨诗》				
		《侍宴谢朓宅饯东归应诏诗》				
		《侍宴咏反舌诗》				
		《出重阁和傅昭诗》				
		《侍宴乐游苑饯徐州刺史应诏诗》				
		《上巳华光殿诗》				
		《八詠诗》（《解佩去朝市》）				
	刘苞				《九日侍宴乐游苑正阳堂诗》	2
					《望夕雨诗》	
	柳恽				《长门怨》	3
		《詠薔薇诗》				
		《詠席诗》				
何逊		《铜雀妓》	14			
		《擬轻薄篇》				
		《九日侍宴乐游苑诗》				
		《伤徐主簿诗》				
		《增新曲相对联句》				
		《日夕望江山赠鱼司马诗》				
		《寄江州褚咨议诗》				
		《秋夕仰赠从兄寘南诗》				

		《与苏九德别诗》		
		《赠韦记室黯别诗》		
		《哭吴兴柳恽诗》		
		《答高博士诗》		
		《从镇江州与游故别诗》		
		《至大雷联句》		
	江革	《又赠何记室诗》	1	
	王训	《独不见》	1	
	吴均	《战城南》	24	
		《三妇艳诗》		
		《行路难五首》（其五）		
		《登钟山讌集望西静坛诗》		
		《赠柳真阳诗》（其一）		
		《赠柳真阳诗》（其二）		
		《答萧新浦诗》		
		《酬别江主簿屯骑诗》		
		《江上酬鲍几诗》		
		《酬周参军诗》		
		《赠王桂陽别诗三首》（其一）		
		《酬别诗》		
		《赠别新林诗》		
		《同柳吴兴何山集送刘余杭》		
		《寿阳还与亲故别诗》（其一）		
		《秋念诗》		
		《采药大布山诗》		
		《赠周散骑兴嗣二首》（其一）		
		《周承未还重赠诗》		
		《酬郭临丞诗》		
		《别王谦诗》		
		《春詠诗》		
		《征客诗》		
		《杂绝句诗四首》（其四）		
	周兴嗣	《答吴均诗三首》（其一）	2	
		《答吴均诗三首》（其三）		
	王僧孺	《侍宴景阳楼诗》	2	
		《在王晋安酒席数韵诗》		
	周捨	《上云乐》	1	
	张率	《对酒》	3	
		《相逢行》		
		《白紵歌九首》（其七）		
	梁昭明太子萧统	《将进酒》	4	
		《示徐州弟诗》		
		《林下作妓诗》		
		《钱庾仲容诗》		

	何胤	《皇太子释奠诗》	1		
	徐勉	《送客曲》	2		
		《夏诗》			
	萧子显	《从军行》	4		
		《乌栖曲应令三首》（其一）			
		《乌栖曲应令三首》（其二）			
		《侍宴餞陆倕应令》			
	刘孝绰	《侍宴诗》（清宴延多士）	18		
		《侍宴诗》（兹堂乃峭峤）			
		《三日侍华光殿曲水宴诗》			
		《侍宴集贤堂应令诗》			
		《三日侍安成王曲水宴诗》			
		《侍宴餞庾于陵应诏诗》			
		《侍宴餞张惠绍应诏诗》			
		《餞张惠绍应令诗》			
		《侍宴离亭应令诗》			
		《陪徐仆射晚宴诗》			
		《栢口守风》			
		《江津寄刘之遴诗》			
		《归沐呈任中丞昉诗》			
		《忆虞弟诗》			
		《报王永兴观田诗》			
		《侍宴同刘公幹应令诗》			
		《于座应令咏梨花诗》			
		《酬陆长史倕诗》			
	刘缓	《在县中庭看月诗》	1		
	刘孺	《侍宴餞新安太守萧几应令诗》	1		
	朱异	《田饮引》	1		
	张纘	《侍宴餞东阳太守萧子云应令诗》	1		
	刘孝威	《怨诗》	8		
		《结客少年场行》			
		《行行且遊猎篇》			
		《行幸甘泉宫歌》			
		《重光诗》			
		《三日侍皇太子曲水宴诗》			
		《苦暑诗》			
		《九日酌菊酒诗》			
	刘孝仪	《和昭明太子钟山解讲诗》	1		
	简梁文帝 萧纲	《乐府三首》（《蜀国弦歌篇十韵》）	35		
		《艳歌篇十八韵》			
		《长安有狭斜行》			
		《京洛篇》			
		《美女篇》			
		《苦热行》			

		《行幸甘泉宫》	17		
		《当置酒》			
		《霹雳引》			
		《赋得当垆》			
		《上留田行》			
		《三日侍皇太子曲水宴诗》			
		《九日侍皇太子乐游苑诗》			
		《钱庐陵内史王修应令诗》			
		《钱临海太守刘孝仪蜀郡太守刘孝胜诗 》			
		《仙客诗》			
		《执笔戏书》			
		《戏作谢惠连体十三韵》			
		《汉高庙赛神》			
		《大同八年秋九月诗 》			
		《玄圃寒夕诗》			
		《卦名诗》			
		《钱别诗》			
		《送别诗》			
		《和林下妓应令诗》			
		《望月诗》			
		《遊韦黄门园诗》			
		《咏武陵王左右诗》			
		《伤离新体诗》			
		《曲水联句诗》			
		《歌》			
		《上巳侍宴林光殿曲水诗》			
		《和武帝宴诗二首》			
		《侍游新亭应令诗			
	庾肩吾	《侍宴宣猷堂应令诗》			
		《九日侍宴乐游苑应令诗》			
		《奉和泛舟汉水往万山应教诗》			
		《從駕喜雨诗》			
		《奉和春夜应令诗》			
		《侍宴诗》			
		《侍宴钱湘东王应令诗》			
		《侍宴钱湘州刺史张续诗》			
		《侍宴钱张孝总应令诗》			
		《奉和药名诗》			
		《和望月诗》			
		《岁尽应令诗》			
		《三日侍兰亭曲水宴诗》			
		《从皇太子出玄园应令诗》			
		《石崇金谷妓诗》			
		《三日侍宴咏曲水中烛影》			

		《八关斋夜赋四城门更作四首》			
	王筠	《侍宴饯临川王北伐应诏诗》	4		
		《遊望二首》（其一）			
		《东南射山诗》			
		《摘园菊赠谢仆射举诗》			
	梁元帝萧绎	《长歌行》	15		
		《刘生》			
		《乌栖曲四首》（其二）			
		《藩难未静述怀诗》			
		《夕出通波阁下观妓诗》			
		《县名诗》			
		《屋名诗》			
		《相名诗》			
		《咏池中烛影诗》			
		《春日宴晋熙王诗》			
		《登江州百花亭怀荆楚》			
		《和林下作妓应令诗》			
		《和刘尚书兼明堂斋宫诗》			
		《宴清言殿作柏梁体诗》			
		《古意诗》			
	刘孝胜	《詠益智诗》	1		
	徐君蒨	《初春携内人行戏诗》	2		
		《共内人夜坐守岁》			
	徐朏	《夏诗》	1		
	荀济	《赠阴梁州诗》	1		
	江洪	《咏蔷薇诗》	1		
	孔焘	《往虎窟山寺诗》	1		
	何子朗	《和虞记室騫古意诗》	1		
	费昶	《赠徐郎诗》	1		
	王台卿	《和简文帝赛汉高祖庙诗》	3		
		《神仙篇》			
		《车马行》			
	庾丹	《秋闺有望诗》	1		
	沈君攸	《羽觞飞上苑》	2		
		《桂楫泛河中》			
	王金珠	《子夜歌四首》（《夏歌二首》）	1		
南朝陈	沈炯	《独酌谣》	3	80	
		《离合诗赠江藻》			
		《同庾中庶肩吾周处士弘让游明庆寺诗》			
	周弘让	《春夜醺五岳图文诗》	1		
	周弘直	《赋得荆轲诗》	1		
	顾野王	《饯友之绥安诗》	1		
	张正見	《艳歌行》	15		
		《置酒高殿上》			

		《前有一樽酒行》		
		《征虏亭送新安王应令诗》		
		《赋得白云临酒诗》		
		《门有车马行》		
		《隴头水二首》（其二）		
		《刘生》		
		《对酒》		
		《神仙篇》		
		《御幸乐游苑侍宴诗》		
		《游龙首城诗》		
		《和衡阳王秋夜诗》		
		《初春赋得池应教诗》		
		《秋晚还彭泽诗》		
	陈后主叔宝	《三妇艳词十一首》（其八）	23	
		《临高台》		
		《前有一樽酒行》		
		《独酌谣四首》		
		《献岁立春光风具美汎舟玄圃各赋六韵诗》		
		《春色褰辰尽当曲宴各赋十韵诗》		
		《上巳宴丽晖殿各赋一字十韵诗》		
		《上巳玄圃宣猷堂褰饮同共八韵诗》		
		《褰褰泛舟春日玄圃各赋七韵诗》		
		《上巳玄圃宣猷嘉辰褰酌各赋六韵以次成篇诗》		
		《七夕宴宣猷堂各赋一韵詠五物自足为十并牛女一首五韵物次第用得帐屏风案睡壶履》		
		《七夕宴重咏牛女各为五韵诗》		
		《七夕宴乐修殿各赋六韵》		
		《七夕宴玄圃各赋五韵诗》		
		《初伏七夕已觉微凉既引应徐且命燕赵清风朗月以望七襄之驾置酒陈乐各赋四韵之篇》		
		《晚宴文思殿诗》		
		《宴光璧殿詠遥山灯诗》		
		《入隋侍宴应诏诗》		
		《幸玄武湖餞吴兴太守任惠诗》		
		《宴詹事陆缮省诗》		
	徐陵	《春情诗》	6	
		《和简文帝赛汉高帝庙诗》		
		《奉和詠舞诗》		
		《征虏亭送新安王应令诗》		
		《詠柑诗》		
		《内园逐凉》		
陆琼		《还台乐》	1	
陆瑜		《独酌谣》	1	
刘删		《赋得马诗》	1	

	岑之敬	《对酒》	2		
		《方諸曲》			
	陽慎	《从驾祀麓山庙诗》	1		
	潘徽	《赠北使诗》	1		
	江总	《病妇行》	20		
		《置酒高殿上》			
		《今日乐相乐》			
		《杂曲三首》（其三）			
		《梅花落》			
		《婉转歌》			
		《释奠诗应令》			
		《秋日侍宴娄苑湖》			
		《宴乐修堂应令诗》			
		《三日侍宴宣猷堂曲水诗》			
		《赠贺左丞萧舍人诗》			
		《赋得一日成三赋应令诗》			
		《在陈旦解醒共哭顾舍人诗》			
		《侍宴临芳殿诗》			
		《侍宴瑶泉殿诗》			
		《岁暮还宅诗》			
		《春夜山庭诗》			
		《夏日还山庭诗》			
		《应诏诗》			
		《侍宴宣武观诗》			
	苏子卿	《南征诗》	1		
	江晖	《刘生》	1		
	萧淳	《羈谣》	1		

南朝时期，饮酒诗在内容方面较之前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自然景物方面，随着建安时期饮酒诗对自然的描写加入，加之西晋时期的“感物”说，以及魏晋时期玄学思潮的影响，其时“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自然山水成为了南朝时期诗人笔下不可缺失的意象。江南地区自然景致的丰富以及园林产业的大兴也给了饮酒诗中自然景物描绘的客观环境。此时的诗歌之中，几乎都有关于景物的描绘。如谢灵运《石门岩上宿诗》、鲍照《玩月城西门廨中》、谢朓《同羈夜集诗》。诗歌中都出现了大量的自然意象，如月、水、林等，这些物象成为诗人在饮酒之中的审美观照对象，融合于诗歌之中，体现了诗人对自然之景的赞赏。这一时期，以山水为题材的诗歌颇多，其中以谢灵运、谢朓最负盛名。

更有诗人在饮酒诗歌中对事物进行吟咏，将自然景观等物象作为诗歌的主题。不仅限于植物、动物、天色、天象等自然景象，还有乐器等的器物也属于吟咏范畴，大大丰富了饮酒诗的内容形式。如谢朓《詠落梅诗》、沈约《侍宴詠反舌诗》、虞羲《詠秋月诗》、吴均《春詠诗》、沈约《詠笙诗》、梁元帝萧绎《詠池中烛影诗》等，詠物类诗歌是饮酒

时以助酒兴的一个重要游戏方式,这类诗歌也拓宽了饮酒诗的题材,体现了这一时期的诗歌文学性的发展。

同时,这一时期饮酒诗歌也出现了以女性为描写对象的诗歌,时称为“宫体”。在饮酒类作品中以女性为描写对象的写作题材在“楚辞”中就已少量存在,如屈原《招魂》,汉赋中也有对于饮酒席间舞女的描述,但是自建安至东晋,在饮酒诗歌中极少出现以女性为创作主题的饮酒诗歌,至南朝又大兴此类创作。如庾肩吾《石崇金谷妓诗》、梁简文帝萧纲《和林下妓应令诗》、梁昭明太子萧统《和林下作妓诗》、鲍照《夜听妓诗二首》(其一)、丘巨源《听邻妓诗》、谢朓《夜听妓诗》(其一)、何逊《铜雀妓》等。宫体的诗歌极尽饮酒筵席之间女性体态、舞姿等形态的描写。这类诗歌的产生有着新乐府民歌的影响,但是在南朝时期,文学创作的氛围浓烈,以及上到君主,下至臣士都沉溺于奢靡淫艳、饮酒作乐、耽于声色的酒色环境,这一条件为“宫体”类饮酒诗歌的创作提供了极好的温床。

此时期饮酒诗歌题材中咏物和宫体形式的兴起,很大程度是源于这一时期饮酒筵席的游乐性、娱乐性。士人悠游闲裕的生活环境,对政治的无心追求,加之儒学的衰退,士人对文学的追求更为自由,因此在这一类文士聚集的宴饮诗会上创作氛围也极为自由。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也进一步推动了这类饮酒诗歌创作的游戏性。如徐陵《玉台新咏》记载陈后主携妃妾、女学士等共赋诗的宴饮事迹,《南史·陈后主纪》亦有后主沉溺酒色的记载,再如《梁书》对梁武帝的描述:“每所御幸,辄命群臣赋诗,其文善者,赐以金帛,诣阙庭而献赋颂者,或引见焉。”^①可见统治者对于这类宴会饮酒文学创作的积极参与以及这类集会的频繁盛况。

这类以娱乐游戏为基的创作宴会,自然在文学创作上有了更多的方式,除了山水、咏物、宫体的题材拓展,在文学创作形式上也有了其他的新颖形式。如戏笔类诗歌。这类诗歌就是纯粹为游戏而作,题目中明白表明为游戏、谑乐所作。如萧衍《戏题刘孺手板诗》、萧纲《执笔戏书》、谢朓《与江水曹至干滨戏诗》、徐君蒨《初春携内人行戏诗》。这类诗歌在其时宴饮之中为欢乐氛围而作,如萧衍《戏题刘孺手板诗》,这一诗歌创作就是一时兴起,在饮酒赋诗的宴会活动中,刘孺醉而未能作诗,由此萧衍执刘手板起做。可见此类戏作诗歌只是宴会上的及时信手产物,为宴会气氛活跃而成。还有以前人口吻的拟作,如江淹《魏文帝游宴》《陶征君潜田居》,谢灵运《魏太子》《陈琳》等这一类对前代宴会饮酒诗的拟作。

南朝时期,饮酒诗歌题材的拓展,以及吟咏、宫体、戏作类饮酒诗歌的发展,一方面是因为这时期宴会饮酒的游乐性乃此类宴饮集会的根本属性。另一方面即是文学发展在南朝时期的自觉性。

^① (唐)姚思廉撰,管曙光等校点.梁书·陈书[M].长沙:岳麓书社,1998:394.

南朝时期,文学的自觉性使得抒情也成为了其时文士创作的一个重要追求。梁代裴子野《雕虫论》中说道:“自是间阎年少,贵游总角,罔不摛落六艺,吟咏情性。”^①积极参与创作的萧统,其《文选》序中亦有云:“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②可见其时诗歌中对于情感的重视。而在饮酒诗歌中抒情,其实在建安时期就已有这一传统,西晋也有“诗缘情”这一理论,这一传统在南朝的饮酒诗创作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即使在这类众人共饮、与人同乐的饮酒宴会之上,诗歌不只是歌功颂德、游戏纵乐的场上之作,也有不少诗歌在饮酒之中映照了诗人自身的情感世界。如梁元帝萧统《春日宴晋熙王诗》,此诗于侯景乱梁之后作。诗人在这一宴会之中,正是抒发了面对乱世,在诸王争夺的纷乱中的痛苦与悲伤。

情感在诗歌中也体现为情感与景物相互融合,诗人在宴会席上的景物之观不只是作为诗句的景物意象,也触发了诗人的情感,更是情与景相融,从景中观情,“情以物迁”,由此达到情景一体的境界,由情书辞。如江淹《夜灯和殷长史诗》,整首诗描绘了冬季之景,彩叶、冰鳞、水鸟,但是景物无一不是萧瑟惨淡,这正是诗人自身愁眉难展的投射,举杯饮酒也难以消解自身的忧愁之情。再如宋时王延的《别萧咨议诗》,诗人借霏云、飞鸟等意象抒发了自我的离别悲伤之情,读来忧从中来,不能断绝。

但是这一时期的饮酒诗歌中情感抒发与前代又有所不同,这一时期的情感比之前代更为纤弱,此时虽仍处于王权易位的纷乱之中,但是士人对于政治的疏离,以及江南地区的富庶优渥的环境,这一时期的士人显然也没有了豪壮、慷慨之志,玄学对士人的影响也不如前代,自然玄思、玄感之情的抒发也更为淡化,且对于此时的诗歌创作而言,诗人更执着于辞藻、音律的种种苦求和追新。此时的诗人情感更多在于风月之间的慨叹和囿于自身的感怀,因此较之前代,文学性增强,可是在风力和境界方面却是大大的减弱了。

南朝之际,文学成为了官方四学中独立的一员,士人在文学方面关于文学的观念也越发的清楚。关于文、笔之分,正是南朝时期正式明确的。士人开展了对于纯文学的追求。因此在文学的创作、体制、情采各方面都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探寻。“在这两百年浓厚的文学空气中,君主臣僚的提倡和效法,竞艳争奇,图名夺宠,文学的发展,是必然要离开社会人生的基础,而走到唯美的路子上去的。”^③魏晋以来,对音律的探究逐渐发展,但是到了南朝宋齐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使得转读成为了当时的一项重要活动,读经所需要传达的音韵需要借助梵语拼音的协助,在这过程中对汉语的音律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二字反切之法也得以生发。在反切之法的推动下,四声说由此在此时确立。而在四声的成立和发展过程中,作用于文学,得以成四声八病之说。表现在诗文创作方面,诗文的创作形式越发精细,对声韵和平仄越发讲究和重视。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成为了其时士人为诗为文的追求。在对文学创作声韵、音律的极致追求下,诗

^①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166.

^②(南朝梁)萧统.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

^③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268.

人笔下的诗歌也走向了形式的审美,诗人对诗歌的对仗、整饬、音韵的协调都进行了极尽的探索。因此这一时期音律和谐以及对仗工整在饮酒诗歌的形式上也有所体现。“玉绳隐高树,斜汉耿层台。离堂华烛尽,别幌清琴哀。翻潮尚知恨,客思眇难裁。山川不可尽,况乃故人杯。”(谢朓《离夜诗》)从诗歌中,可以看到其时诗人对于诗歌声韵美、形式美的追求。

而且这一时期在饮酒宴会上兴起了赋作讲究韵类的诗歌,这一类诗歌是永明诗振起之后,在饮酒宴会之上的游戏之行。主要规则就是限时限韵,极大丰富了饮酒场上的游戏性。这类诗歌就是大家同题共作。如陈后主叔宝《七夕宴重咏牛女各为五韵诗》,类似的限韵类游戏诗歌还有如萧衍《五字叠韵诗》、王僧孺《在王晋安酒席数韵诗》、萧纲《戏作谢惠连体十三韵》。除了限韵,类似的在酒宴上的游戏活动还有联句。联句诗的创作形式是承汉代柏梁体而来。这是由多人共同串联参与讲究句式、音韵的饮酒宴会上的文学活动。在饮酒中进行联句的创作便是南朝而起的,这类诗歌如何逊《增新曲相对联句》、《至大雷联句》、萧纲《曲水联句诗》。这类诗歌的形式也是多人参与,众人依照规则共作一诗。这一类诗歌仍然是酒宴中的助兴游戏之作。

声韵的讲求,四声八病的提出,文士对于音律的追求,都进一步推动了南朝时期唯美文学的发展。在这个文学风潮的追求中,诗人无一不着眼于辞藻和音韵,对诗歌的形式美进行了极大的探求,乃至达到了争奇斗艳,“乃争一句之奇”,力求诗歌字句、形式、立意的新奇。这是南朝时期文士文学创作的整体追求。以二谢诗歌描写自然山水意象为例,对于山水的刻画,谢灵运尤其画貌极工,如“芳尘凝瑶席,清醕满金罍。洞庭空波澜,桂枝徒攀翻。结念属霄汉,孤景莫与援。俯濯石下潭,俯看条上猿。早闻夕飏急,晚见朝日暎。崖倾光难留,林深响易奔。感往虑有复,理来情无存。庶持乘日车,得以慰营魂。匪为众人说,冀与智者论。”(《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茂林修竹诗》)景物刻画细腻,犹如一副精美的工笔画,且语言优美,对仗工整,极为美观。

再如谢朓“戚戚苦无惊,携手共行乐。寻云陟累榭,随山望菌阁。远树暖阡阡,生烟纷漠漠。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不对芳春酒,还望青山郭。”(《游东田诗》)

这类的诗歌对于景物的刻画与陶渊明又有了极大的不同,景物不是像陶渊明对自然景物的描绘做白描寥寥几笔,而是精工的刻画,对景物极尽细密多样的写法,对景物进行了极致的欣赏,诗句仿若镶珠嵌玉其间。

因此南朝时期的饮酒诗总体风格就是对形式美的讲求,辞藻的优美、整丽,形式的整饬、对仗,加之音韵的讲究都体现了这一时期文学自觉性的发展,其时士人对于文学唯美性的追求,使得这一时期的诗歌形式绝美。但是在饮酒诗歌的题材内容方面,比之前代的豪壮、浩瀚、玄远,就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一时期自上而下的饮酒宴会创作形式,饮酒诗歌创作的戏谑性极大增强,以致在山水描写之外,还出现了咏物、咏女性的诗歌内容,内容旖旎、情色,使得诗歌也充满了声色之气。诗人的情感融注诗歌之中,借景抒情、情景交融,但是情感也略显卑弱、纤细,缺乏了前代的风骨。

不过这时期有一个典型例外,就是鲍照。鲍照作为一个寒门出身的士人,在创作方式上,与其时的士族创作有很大的不同。鲍照的诗歌中有大量的饮酒诗作,而鲍照之好酒不为游戏、娱乐,更多是承魏晋风气而来。自竹林七贤之后,饮酒放达就成为了众多士人的生活方式。而鲍照也是如此,“藏名琴酒间”,在南朝这个“上品无寒士”的朝代,身出无门的鲍照只得将自己的难酬壮志融于酒与诗中,由此他的饮酒诗中多抒其梗概不平之气,以及多发其豪壮之语。“明远长句,慷慨任气,磊落使才,在当时不可无一,不能有二。”^①鲍照多发其苦闷之音。如《拟行路难》(其四):“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②整首诗歌充满了悲伤的曲调,人各有命,怀才不遇,只能是无奈叹息。再如《送盛侍郎饯候亭诗》、《秋夜诗二首》(其二),这类诗歌无论身处何种际遇,无不是发苦闷、伤感之情,连带着诗歌中的景物也随着诗人的愁绪而暗自凋零。

但是诗人的饮酒诗歌不仅是对人生际遇的感怀、喟叹,也有在坎坷人生中发豪壮之语,行及时行乐之志。这一思想情感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任情风气的一个重要体现。饮酒正是任情纵欲的一个重要方式。如《拟行路难十八首》(其十一),诗歌抒发了人生短促、韶华难觅,因此不如及时纵意,纵酒消忧,这也是在时光流逝的无奈中的选择。而鲍照对于自己胸臆之气的抒发,也正造就了诗歌语言的豪壮,比起精雕细琢的工巧之语,鲍照的诗歌更多一种豪情酣畅之感。如其名篇《拟行路难》(其四),诗歌虽发苦闷、忧郁之情,可诗歌语言如江河波涌,豪气十足,全无羸弱之感。再如《代结客少年场行》,诗歌不事雕琢,酣畅淋漓,一片飒爽之气贯注其间。

鲍照的饮酒诗歌中少筵席游乐的描写,比起同时代诗人的饮酒诗歌风格也相差甚远。钟嵘在《诗品》中评其诗歌“不避危仄”。鲍照的诗歌风格以“险俗”为征。鲍照诗歌风格的“险”主要就在于其悲愤情感的抒发都是由肺腑直发,他的梗概不平之气正是造成他诗歌“险”的内因。《齐书·文学传论》谓其“发唱惊挺”,调急辞丽。“独处重冥下,忆昔登高台。傲岸平生中,不为物所裁。埏门只复闭,白蚁相将来。生时芳兰体,小虫今为灾。玄鬓无复根,枯髅依青苔。忆昔好饮酒,素盘进青梅。彭韩及廉蔺,畴昔已成灰。壮士皆死尽,余人安在哉。”(《代挽歌》)诗歌起句汹涌,语词令人发惊,奇崛怪异,且所写对象乃是死后想象之状,颇有新奇怪异之感。这也与其时诗歌文学形式的追求风潮相关。同时鲍照诗歌语言在节奏上也多急促之感。如《结客少年场行》,诗歌前四句就塑造了一个少年侠客,其后描写了游侠负剑远游,多年归来所见,最后感叹自身,悲从中来。由此鲍照得王千秋曰:“起突出奇语:虽微持鞅。而气自壮。”^③诗歌语言的追求奇崛、急促正是鲍照诗歌以“险”著称的外因。

^① (清)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56.

^② 逯钦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1275.

^③ (南朝宋)鲍照,钱仲联校.鲍参军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95.

而诗歌“俗”的风格产生更多是因为诗歌的描写内容，这与鲍照的所处环境、经历相关。鲍照饮酒诗中多描写中下层人物，如游子、寒士等。他自己又何尝不是一位羁旅之人，在借饮酒发已羁旅之忧。以及鲍照在饮酒诗中常抒发于世间的自我所感之情，而他自己亦是下层文士的代表人物，出身寒门、壮志难酬，由此而心怀苦闷，忧心难绝。这也正是鲍照诗歌称“俗”的缘由。

北朝时期的饮酒诗创作数量相较于南朝少了很多，集中在北魏、北齐、北周三个时期。主要因为北朝所处地区的文化发展水平总体不如南朝。但是随后南北互通，促进了两地文化的交融，也使得北朝的创作风气有所发展。其时南朝的不少文士都曾入北方交流，如徐陵、庾信、王褒等著名诗人都曾入北，并且庾信还滞留北方，这一南北交流的行为为北朝时期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北魏时期的饮酒诗歌比起北齐、北周时期的饮酒诗歌，因为接受了南方文风的影响从而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

这一时期的饮酒诗歌以北周时期占比最多，而北周时期的饮酒诗创作以庾信的诗歌创作为主。

表 4.6 《北朝时期饮酒诗数量表》

朝代（北朝）	诗人（作者）	诗歌名称	数量	总计	共计
北魏	李諧	《释奠诗》	1	5	96
	北魏孝文帝元宏	《悬瓠方丈竹堂飧侍臣联句诗》	1		
	北魏孝明帝元翊	《幸华林园宴群臣于都亭曲水赋七言诗》	1		
	北魏节闵帝元恭	《联句诗》	1		
	常景	《赞四君诗四首》（其四）	1		
北齐	斛律丰乐	《歌》	1	19	
	高昂	《征行诗》	2		
		《赠弟季氏诗》			
	裴让之	《公馆讌酬南使徐陵诗》	1		
	裴讷之	《邺馆公讌诗》	1		
	邢邵	《三日华林园公宴诗》	4		
		《冬日伤志篇》			
		《冬日酬魏少傅直史馆诗》			
		《齐韦道逊晚春宴诗》			
	杨训	《群公高宴诗》	1		
	魏收	《永世乐》	6		
		《后园宴乐诗》			
		《晦日泛舟应诏诗》			
		《月下秋宴诗》			
		《蜡节诗》			

北周		《论叙裴伯茂诗》		72	
	萧慤	《临高台》	2		
		《奉和元日诗》			
	阳休之	《正月七日登高侍宴诗》	1		
	宇文毓	《过旧宫诗》	1		
	高琳	《宴歌》	1		
	王褒	《长安有狭邪行》	4		
		《高句丽》			
		《弹碁诗》			
		《奉和赵王隐士诗》			
	杨文佑	《为周宣帝歌》	1		
	庾信	《对酒歌》	65		
		《结客少年场行》			
		《舞媚娘》			
		《燕歌行》			
		《杨柳歌》			
		《陪驾幸终南山和宇文内史诗》			
		《和宇文京兆游田诗》			
		《谨赠司寇淮南公诗》			
		《将命至邺诗》			
		《同州还诗》			
		《拟咏怀二十七首》（其一）			
		《拟咏怀二十七首》（十一）			
		《拟咏怀二十七首》（二十五）			
		《和张侍中述怀诗》			
		《奉和示内人诗》			
		《夜听捣衣诗》			
		《忝在司水看治渭桥诗》			
		《同会河阳公新造山池聊得寓目诗》			
		《岁晚出横门诗》			
		《北园射堂新成诗》			
		《园庭诗》			
		《和詠舞诗》			
		《蒙赐酒诗》			
		《奉报赵王惠酒诗》			
		《有喜致醉诗》			
		《奉和赵王喜雨诗》			
		《和乐仪同苦热诗》			
		《和赵王看妓诗》			
		《西门豹庙诗》			
		《和人日晚景宴昆明池诗》			
		《北园新齐成应赵王教诗》			
		《对宴齐使诗》			
		《聘齐秋晚馆中饮酒诗》			

		《和灵法师游昆明池诗》（其一）			
		《和灵法师游昆明池诗》（其二）			
		《见遊春人诗》			
		《奉和永丰殿下言志诗十首》（其九）			
		《奉和永丰殿下言志诗十首》（其十）			
		《奉答赐酒诗》			
		《奉答赐酒鹅诗》			
		《正旦蒙赵王赉酒诗》			
		《卫王赠桑落酒奉答诗》			
		《就蒲州使君乞酒诗》			
		《蒲州刺史中山公许乞酒一车未送诗》			
		《答王司空饷酒诗》			
		《咏春近余雪应诏诗》			
		《詠画屏风诗二十五首》（其一）			
		《詠画屏风诗二十五首》（其二）			
		《詠画屏风诗二十五首》（其四）			
		《詠画屏风诗二十五首》（其六）			
		《詠画屏风诗二十五首》（其九）			
		《詠画屏风诗二十五首》（十二）			
		《詠画屏风诗二十五首》（十六）			
		《詠画屏风诗二十五首》（十八）			
		《詠画屏风诗二十五首》（二十一）			
		《詠画屏风诗二十五首》（二十三）			
		《詠画屏风诗二十五首》（二十五）			
		《奉和赵王诗》			
		《山斋诗》			
		《野步诗》			
		《暮秋野兴赋得倾壶酒诗》			
		《对酒诗》			
		《春日极饮诗》			
		《新月诗》			
		《春日离合诗》（其二）			

北魏时期的诗歌数量较少，主要还是以在饮酒宴会场上所作为主，但是诗歌的语言较为质朴。“既逢尧舜君，愿上万年寿。（孝通）平生好玄默，惭为万国首。（帝）圣主临万机，享世永无穷。（元翮）岂唯被丰草，方亦及昆虫。（孝通）朝贤既济济，野苗又芄芃（元翌）。君臣体鱼水，书轨一华戎。（帝）微臣信庆渥，何以答华嵩。（孝通）”（北魏节闵帝元恭《联句诗》）以及孝文帝元宏《悬瓠方丈竹堂飧侍臣联句诗》等，这类诗歌的语言显然是较为粗略的，辞藻平实，而且内容主要是在歌颂君主，少见其他内容、题材的描绘。情感也较为空泛，较少景物或者其他意象的描写。可见北朝初期北魏的饮酒诗歌的文学成就就是较低的。

随着南风北渐,北周、北齐时期的诗歌受到了南朝诗风的影响,在文学面貌上自然也发展了转变,语言方面渐趋华丽,诗歌中的自然意象描写也大大增加。如“新萍已冒沼,馀花尚满枝。草滋径芜没,林长山蔽亏。”(邢绍《三日华林园公宴诗》)这类诗歌也是在宴会之上所做,但是诗歌中景物的描写精细,华美之感呼之欲出。再如魏收《临高台》,诗歌对绮靡的饮酒环境进行了渲染,且描绘了场上女性身姿的曼妙美好,与南朝的诗歌描述内容类似。

这一时期的饮酒诗对情感的抒发也不止于对统治者的歌功颂德,而是对身处饮酒宴会之中自身的情感进行表露,“玉烛调秋气,金由历旧宫。还如过白水,更似入新丰。几潭渍晚菊,寒井落疏桐。举杯延故老,今闻歌大风。”(宇文毓《过旧宫诗》)在饮宴之中,宇文毓有所感思,思及刘邦《大风歌》,由此举杯,希望时间仍足,表达自己能够有所作为的志向。还有诗人在酒宴之中乐于其中,从而抒发在饮酒之中的欢愉纵乐之情。再如杨训《群公高宴诗》,诗歌描绘筵席间的饮酒盛况,可见场面的热闹繁华以及参与众人享受其间的快乐。

在诗歌内容上的香艳绮靡、声色满溢,同南朝风尚一致,在饮酒诗歌风格方面,北朝亦是向南朝靠近,注重诗歌的形式美,对诗歌的对仗、声韵有所讲究,诗歌多为五言。如魏收《晦日泛舟应诏诗》《后园宴乐诗》等。“帝宫通夕燎,天门拂曙开。瑞云生宝鼎,荣光上露台。华山不凋叶,宜城万寿杯。遥见飞鳧下,悬知叶县来。”(《奉和元日诗》)可见诗歌对形式整饬和对仗的讲求。

庾信作为北朝时期创作饮酒诗歌最多的诗人,也是士人由南入北的典型代表。庾信本出身于世家大族,自身家族优渥、地位较高,自然也是浸润于南朝时期士人的生活环境中的一员。在南朝之际,庾氏父子与徐氏父子共侍东宫,两者诗风其时并称“徐、庾体”,庾信的诗风也是南朝其时的主流代表,与南朝诗风相一致,自然也是绮靡雕琢为主。庾信的饮酒诗歌创作集中于北朝时期。故他的诗风是在南朝诗风的基础之中,又受到了北朝诗风的影响,两地诗风相融的结果。

庾信的饮酒诗歌内容与南朝时期士人们所写的内容大致相同,都是流连风月、赞赏美景,还有对女性的描绘以及咏物这一类题材,但是庾信的笔下,这些意象和描绘内容比起南朝的诗人之作还是有了略微的区别。地理环境的改变,南方与北方的景致差异,体现在了饮酒诗歌之中,山水对象变化,自然意象的描绘也就有了改变。“赤岸绕新村,青城临绮门。范睢新入相,穰侯始出蕃。上林催猎响,河桥争渡喧。窜雉飞横涧,藏狐入断原。将军高宴晚,来过青竹园。”(《同州还诗》)这类诗歌的景物意象较之南朝时期,笔墨更加粗犷苍劲。庾信饮酒诗歌与其父庾肩吾的饮酒诗相比更为明显。“春牖对芳洲,珠帘新上钩。烧香知夜漏,刻烛验更筹。天禽下北阁,织女入西楼。月皎疑非夜,林疏似更秋。水光悬荡壁,山翠下添流。诮假西园讌,无劳飞盖游。”(庾肩吾《奉和春夜应令诗》)庾信与庾肩吾的饮酒诗景物描写有着明显的不同。庾信笔下的“赤岸”、“河桥”、“暗石”、“菊花”比之庾肩吾的“水光”、“皎月”更显遒劲有力,而其父的笔下景致则更

巧丽婉约。这也正是南北方的地域景物区别。庾信的咏物、咏女的内容在饮酒诗歌中数量不多。咏物如《詠屏风诗二十五首》（其一）对比庾肩吾《三日侍宴咏曲水中烛影》，饮酒宫体诗歌如“眉心浓黛直点，额角轻黄细安。只疑落花谩去，复道春风不还。”（《舞媚娘》）对比庾信在南朝时期所做诗歌“洞房花烛明，燕余双舞轻。顿履随疎节，低鬟逐上声。”（《和詠舞诗》）可见庾信诗歌的绮靡和艳丽之气在北朝时期都是大大较少了。

在情感方面，虽然庾信由南入北，但在北方极受礼遇，与他在南朝时期的富裕生活条件无差，因此庾信在宴会之上，虽然也有如南朝一般的纵乐之情，如《答王司空饷酒诗》，诗歌中洋溢着诗人在饮酒宴会中的欢乐气氛以及诗人的文雅之风，可见诗人的愉悦之情。同样抒发饮酒宴会欢乐之情的诗歌还有《有喜致醉诗》、《蒙赐酒诗》等。但是庾信到底是客处他乡，他的诗歌比起同时在南方时期的同类士人，自然情感有了差异，庾信不时在饮酒诗歌中流露出羁旅的苦思。如《拟咏怀诗七十二首》（十一）：“摇落秋为气，凄凉多怨情。啼枯湘水竹，哭坏杞梁城。天亡遭愤战，日蹙值愁兵。直虹朝映垒，长星夜落营。楚歌饶恨曲，南风多死声。眼前一杯酒，谁论身后名。”^①诗人笔下的景物倍显凄凉，诗人心酸哀楚，身居异乡的孤寂，内心对于故国的思念以及身仕北魏的矛盾一齐涌上了心头，化作了饮酒之中的一席绝唱。庾信也在饮酒诗中表达了他对神仙修道生活的憧憬、倾心以及对于长生的追求，如《燕歌行》。以及诗人也常在饮酒中泛起对隐逸生活的神往，在饮酒诗歌中抒发隐逸情感，如《山斋诗》。

庾信的诗歌风格正如他的内容一般，也是受到了北朝诗风的影响。南朝对于诗歌唯美的追求、对音律平仄的讲究、对诗歌对仗形式的注重也体现在了庾信的诗歌之中，诗人在诗歌中注意对仗的工整以及对用典的使用。但是庾信对自然意象等内容的描绘，较之南朝更少精雕工巧，反而多了一份写实之风。情感也不似南朝时期的纤细卑弱。庾信羁旅和思乡的孤独和痛苦是他所难以抑制的内心真情，发泄于诗歌之上，这一情感充斥其间，语言更显得有力，故而更添一分健气。

^①逯钦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2368.

第五章 魏晋玄学对饮酒诗的影响

玄学作为魏晋时代的哲学思潮,对士人的文学活动影响巨大,其时士人有着多重身份,既是玄学思潮的创造者、参与者,也是饮酒诗歌的创作者。以“三玄”为基的玄学思潮启于正始,玄学思潮在经过了正始前的酝酿之后,由正始而开,经过两晋的发展,玄学理论建设完备,经过南北朝,渐次走向消沉,结束了它的使命。这一思潮作为这一时期的特殊产物,于其时的士人密不可分。古来诗人好酒,而作为饮酒极盛的时代更是如此,饮酒诗歌正是士人抒发心曲的重要途径。玄学影响了士人思想、生活方式、创作等多个方面,士人创作的饮酒诗歌自然也深受玄学影响,以诗人为桥,玄学影响诗人,又影响了诗人笔下的诗。由建安时起,士人的心态就在老庄的风行之下有所变化,对于饮酒诗歌的创作就有了不同于前代的色彩,到了玄学理论由何晏、王弼确立的正始时期,以及其后阮籍、嵇康对于玄学理论的发展,玄学更为深入地融入了饮酒诗歌之中。而由阮籍、嵇康等正始士人所兴起的饮酒放纵之风,也在后世被士人所效仿,最终在两晋时期,玄学理论与饮酒诗歌创作的结合达到了高潮。而南北朝时期,玄学的余韵仍然留存于士人之中,并且在士人的思想、行为中得到了延伸,玄学对饮酒诗的影响颇深,并且以更为迂回的方式影响着饮酒诗的创作。

第一节 玄学对不同时代饮酒诗的影响

一、建安时期

玄学思潮的奠定是在魏齐王曹芳时期,王弼等人提出了相关的学说理论,玄学的产生是以“三玄”为基础,且基本内涵涵盖范围颇广。而在建安时期,玄学的理论是尚未成型的,可以看做是玄学生发的准备阶段,但是玄学的重要基础思想道家思想,早已在士人的思想中根深蒂固,这也为了玄学的理论产生和玄学在士人中的风行做了铺垫。

在玄学的理论奠定过程中,老庄的思想是重于《易》的。宋代程颐云:“王弼注《易》,元不见道,但却以老、庄之意解说而已。”^①由此可见玄学家们对于道家学说的重视。玄学的理论对道家有很大程度的继承,是对老庄道学的引申和发展。魏晋时期,玄学家自身也多受道家思想的影响。道家思想对玄学家的影响深刻,而玄学家在接受道家尤其是黄老道家的思想后,对他们的玄学理论乃至精神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见老庄学说的重要性。除了玄学家在理论方面对道家思想的吸收和传递,在其时人们也普遍受到了老庄思想的影响,并对他们的思想和创作乃至审美等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老庄玄学影响了这一时期的美学思潮,促进了人们自我的觉醒,并且在这一基础上推动了士人对于自然的亲近、关注和观赏,这也是玄学所能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时代背景的推动下,早在汉

^① (宋)程颐,程颐撰.四库家藏·二程语录集[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6.

末曹魏时期道学就有了流行的迹象，士人由此发现了自我，老庄多寓玄理于景色之中，由此士人也发现了自然，这使得自然意象开始频繁地出现在他们的诗文创作中，自然山水逐渐成为了独立的审美对象。

在曹氏父子时期，饮酒集会就处于自然景物之间，饮酒诗歌中景物意象的描写占据了一席之地。士人身处自然之中，对自然山水的陶然悉于诗行。在老庄思想的指导下，士人们开启了与山水共情的审美体验过程。在曹丕、曹植、王粲等邺下诗人的酒宴诗里出现了大量的风景描绘。如“风”、“水”、“树”、“花”、“鹤”等等。这些意象在以往的饮酒宴会诗歌里是较少存在的。此时士人已经将目光移至山水之中，并将其作为饮酒诗歌中的重要部分，可见曹魏时期士人对于自然之景的关注和喜爱。

除了饮酒诗歌中自然意象的出现，在曹魏时期的饮酒诗歌之中，也看见士人受老庄的影响所产生的情感态度。如曹丕的《善哉行》，其中就引用了《老子》里的片段，“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下之道。”（《道德经》九章）表达了曹丕希望能够“持满如不盈”，抒发了自己渴望冲静、自然、无为的人生态度。

二、正始时期

玄学兴起的正始时期起于明帝曹叡时代，曹叡作为当时的君主，与曹操时期在文学方面的统治相似。曹叡自身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自然对于文学的创作是极为提倡的。此时，何晏等人已经开始了清谈行为，谈玄活动开始在文人名士中有了一定的风行。正始之中，在何晏、王弼的带领下，谈玄活动盛行，这个社会都笼罩下玄学氛围之中，老庄学说为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做了内容的铺垫，但是作为玄学家，何晏、王弼并没有什么传世的诗歌创作，因此，玄学与诗歌在正始初期结合得并不紧密，在诗歌中较少窥见玄学的影响。但是随着玄学的风行，正始诗歌的后续创作在玄学的影响下和文学自身的发展基础上有了极大的发展。

这一时期的玄学理论主要的提出者和践行者以阮籍、嵇康为中心的竹林七贤为主，以嵇康为代表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主张。他们也是这一时期饮酒诗歌的主要创作者。阮籍、嵇康相较于王弼，他们将自己的思维感知与情感体验相互交织，将自我融入了时代洪流之中，用自我诠释时代，因此他们不仅是优秀的玄学家，更是出色的文学家。阮、嵇的诗歌创作乃至为人风神之中都晕染了极浓的玄学色彩。

在时代背景的浪潮之中。嵇康、阮籍反抗名教，希望挣脱名教的束缚，走向无为自然，超越生死，实现生命的情化，从而达到“情之所钟”。士人由此希冀寻觅到一个自我精神世界，用以派遣、消解现实所带来的种种痛苦和压抑，而这个时候，酒就成为士人到达玄意心境的一道重要途径。于酒之天地感悟玄虚之境，酒中入诗，结合诗人的玄心一片，就此得以成为诗人传达生命真谛的载体。

在玄学的影响下，士人将目光转向了自我和自然，自然成为了移情的对象，“晋人向

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①士人将情感境界投射于山水之间，对山水之景极其爱好，如其时七贤畅游竹林之间，正是这一态度的重要体现。同时士人将自我投射于山水之上，如其时人物品评盛行，士人极好将自我风神与自然相联，如对嵇康“如松下风”的评价。自然也得以引发士人的玄思，在自然之象中窥见宇宙之境，得享大化之旨。

在正始的士人创作中，自然意象正是诗人寄托玄意的重要对象，对自然的追求与士人自身的玄思心境互勾，由此有无相连、虚实相生，从有限中超越，自然之境也就带上了玄思之意。这一点，在正始诗人为数不多的饮酒诗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嵇康饮酒诗对于自然山水意象的描绘并不细腻，自然意象不仅是作为欣赏的对象，更是诗人于山水自然之中得享玄理之意的对象，由此诗人获得内心的满足，游于玄虚之间。饮酒诗中所表现的审美取向与嵇康的玄学追求相一致，这些方外之物、自然之景亦是诗人自身的投射，可见诗人的风神，以及在这一高雅、逍遥的环境之地得悟玄理。如嵇康《四言诗》其三，诗中直抒对于老庄所述玄境的追求，“游心大象”，寻求《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所说的“游心于寂寞”，贵“无为”。诗人于自然无人之境，远离尘世喧嚣，享玄学之旨，体老庄得至玄虚寂寞之境，曲高和寡，追求内心的太虚之地。诗人笔下的“流水”、“清风”、“微云”、“秋草”等自然之物，正是诗人用以寄托玄理之象的媒介，自然之物在诗中也成为诗人自身情感的组成部分，由自然之物所塑的自然之境得引诗人玄理之悟。如《四言诗》（其五），诗人借方外之物、自然之境，体悟玄理。

在玄学思潮之下的诗人还将玄学与自身的现实体验和思索相合，其时玄学顺应了情感需求，因此玄理也成为诗人在诗歌创作中借以抒发情感的重要内容。如嵇康《游仙诗》，诗人遥想天地，自己幻游于世，得黄老之学，行养生之事，饮酒奏曲，追求超尘脱俗、自然逍遥的人生境界。

刘宋时期，檀道鸾在其《续晋阳秋》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玄学的出现导致了诗风的变化。“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之谈，而世遂贵焉。至过江李充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和道家之言而韵之，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体之，至义熙中，谢混始改。”^②玄学促使两汉以来以诗、骚为诗风的诗歌走向了老庄、道家和玄佛的创作传统。这一论点奠定了后世文学家们对诗歌受玄学影响的看法。

之后的理论批评家刘勰也有相关的论述。刘勰的观点和檀道鸾类似，都是认为玄学在正始时期就对诗歌产生了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说道“诗心杂仙”，正始时期的诗歌语言风格正是与玄学有紧密的关系，以嵇康、阮籍的诗歌为代表的正始诗歌，“境玄思澹”，诗歌境界指向幽微玄远，整体诗歌呈现出平和轻澹的审美状态，整体诗歌折射着淡淡隐逸之趣，超越了世俗。诗歌意象的描绘不是具体的，而是有着距离之感的无边境界。

^①宗白华.艺境[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157.

^②（南朝宋）刘义庆，（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6:288.

此时的玄学思潮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在诗歌中，诗人追求自然之境，追求太虚寂寞之境。

诗歌中的意象只是营造了诗人自我形象所处的高雅之境，而在自然意象之后的“意”才是诗人所抒发的重心所在。这一创作方法与其时的玄学主张“言不尽意”有密切关联。

“言不尽意”一直是谈玄活动的一项重要主题，正始时期，“言不尽意”是士人所主张的主流观点，从荀粲到王弼，都在坚持这一观点。因此，其时的士人都普遍追寻“得象忘言、得意忘象”且“由象尽意”。而在以七贤为主要创作者的正始饮酒诗歌中，粗略化甚至抽象化的自然意象，更重要是引发和遥托诗人所思之玄理，体悟诗人所欲追寻的玄虚之境。由此而看，诗歌中的景物不是实体，而是诗人风神的展露，在自然山水意象的背后，士人所想要引发的玄思才是诗人的旨趣所在。

因此，这一时期的饮酒诗歌风格较之前代也有了极大的差别，无论是秦汉时期的饮酒诗歌以言志叙事为目的，还是建安时期的慷慨之音，渴望建功立业的遒劲梗概，正始时期的诗人诗歌转向了一个非英雄式的自我。《文心雕龙》评价嵇康“师心遣论”、阮籍“使气命诗”，士人远离了政治，饮酒诗歌中主要是抒发着自我的情感和心境。既感受着内心的苦闷与悲凉，同时企望超越俗世，得任自然。这也正是正始时期以“无”为本、“越名任心”的玄学观念的映照，正如嵇康《养生论》所说：“清虚静泰，少私寡欲。”^①这一思想成为了士人立身处事的方法，由此诗歌语言也走向了恬淡自然、清峻幽深。正如刘勰所评价的“思澹境玄”，借助自然意象而得以观诗人之玄思心境的饮酒诗歌创作，构成了诗歌的清隽遥深的语言风格。诗人用自然意象烘托出了一个玄虚逍遥之境，并在这个意境之中托以自身的逍遥之情，由此诗歌的风格也走向玄远幽深，极具象征性。

同时在这一语言风格的产生也与清谈有关。清谈促使了文学创作风气由汉代时期的迂腐走向了恣肆。在玄学背景之下，清谈作为一种变相的文学创作活动，折射在诗歌创作中，也带有了玄学的理论风格以及口头创作的语言特点，语言的简约，使得诗人的诗歌创作言近旨远，在有限的简洁字句背后蕴含着巨大的情感心境。钟嵘《诗品》论述阮籍诗歌风格“言在耳目之外，情寄八荒之表”。阮籍得此评价，正可以得见其时诗歌语言之下情感的遥深，简约明朗的语言用以去求文外之意，由此带来的还有语言的平淡。在正始背景之下，玄学理论主张“以无为本”，以“自然”为本体，这一思维浸润于诗歌之中，就带有了玄学意味上的自然之味。“得意忘言”的主流观点，需要“象”用于表意，而这一方法的运用，就使得诗歌需要借助象以出意，由象观意，故此饮酒诗歌也呈现出了一种言简却遥深之感。《文心雕龙·明诗》中评述“偏体轻澹”，这个时期的诗歌给人的就是平和淡然的总体风格。

三、西晋时期

西晋时期为了解决士人与政权之间的矛盾，此时玄学顺应时代发展，裴頠、郭象主张

^①（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1324.

“崇有论”、“独化论”，这两个理论的提出，为士人称情奠定了理论支持，“称情即自然”、“名教即自然”，调和了名教与自然的矛盾，因此这一时期的士人不再是脱俗超尘，而是坠入世俗的深网，并且耽于其中，纵情肆意。此时思潮主流认为一切的情欲都是合乎自然的，玄学理论扩大了嵇康所认为的与自然相合的不拘礼法、超脱世俗的情感范围，这样一来使得所有的世俗情感都具有了存在的合理性。此后郭象也进一步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更为细密地论述，万物自生、独化，事物都自须任其自然，因此一切的世俗情感也就是自然的。

这一时期玄学家与诗人少有合一，如裴頠、郭象等有名的玄学家于文学建树较少，在饮酒诗的创作方面更是几无诗歌传世。二者的分离，加之此时士风奢靡、纵欲享乐，因此对比正始时期，乃至建安时期，此时士人已不同前代，诗人已经深深入世，对物质极尽享受，饮酒为乐，诗人不再是向内寻求思想、精神世界的支撑，而是转为外在价值的追寻，遨游于外物的沉迷。因此即使玄学思潮弥漫于士人之中，清谈甚至关乎士人之声名，这一时期玄学的发展主要在于理论的构建，玄学理论的发展势头充劲，但是与玄学相关的创作较为低迷。与正始时期相比，西晋时期，诗人创作氛围已然有别。正始时期，诗人在社会环境的压抑之下依赖玄学得以脱离现实，由此实现自我的自由。因此诗歌中所发玄学与诗人的现实感受是相互联系的。玄风盛行，西晋时期士人的诗歌仍然有玄理入诗，但是较之正始时期士人以自身的现实之感与玄理相融，西晋时期士人是没有将玄学注入生命体验的，因此这一时期的诗歌与玄学是有一定距离的。饮酒诗歌加入玄理，诗中的玄理没有更深的身体实践，更多的是诗人对玄理的遥想和标榜。且饮酒诗歌中带有玄理的这一类诗歌数量不是很多，但还是有诗人创作了这类诗歌。如张华的《游猎诗》，前段大幅描写游猎、饮酒的宏大场面，诗篇末尾才论及人生之死生、荣辱的问题。再如傅玄的《杂诗三首》（其二）。这类饮酒诗作品在诗歌部分述说玄理，但是也只是就仅仅于此，诗人并未在饮酒诗歌中抒发玄境，也未有玄虚之境、旷远之意的托出，这一类饮酒诗歌中的玄理抒发就止于抒发，未与诗人产生情感共鸣。

在语言方面，依然可以窥见玄学对诗歌的影响。“因为受了清谈的影响，文中的风流隽语，逐渐加多；又因为追求绮丽，隶事用典也逐渐加富，这都是西晋文学的特点。”^①当然这一特征在西晋文章中体现得更为显著，但是作为一个文学风格，在诗歌方面也是同一的。刘勰《文心雕龙·通变》中说到其时诗风“浅而绮”，从这一时期诗歌语言既追求绮，亦走向浅的走向就可看出，西晋时期，这一语言风格是极其明显的。绮丽的文风即指其时士人多爱用典、崇尚轻绮的风气，这也是其时陆机等人的代表风格，而浅专指言语选择使用的质朴平实。正如《文心雕龙》所言：“自晋来用字，率从简易，时并习易，人谁取难。”^②

西晋郭象继续发展王弼的言意理论，提出了“寄言出意”，与王弼的思想一致，郭象

^①王瑶.中古文学史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265.

^②（南朝梁）刘勰，（清）黄叔琳注，（清）纪昀评.文心雕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226.

同样认为言、象最终是为了明意。西晋欧阳建则提出了“言尽意”的理论。言意理论作为清谈中谈论的一个重要主题,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都是在论述言语的功能意义,言达意,都需要语言高度的精进和凝练,而非过于繁杂和冗余,才能起到达意的效果。因此在清谈过程中,士人的语言都讲究简约明朗,还有语韵格调也在不断地靠向审美。

西晋时期太康诗坛以繁缛为风,这一诗风,接邺下诗风而来,且玄学“崇有”的观念也推动了这一文风的盛行。但是在这一风格的大行之下,简约之风也是有所前进。清谈的简约之风是两晋时期四言诗大量兴起、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陆机主张绮靡诗风,但是对于简约却没有否定,且持有行文应“辞达而理举,无取乎冗长”的观念。陆机在《文赋》中提到:“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①如陆机《短歌行》一诗,诗歌简洁,诗风清逸。诗人临酒而歌,感叹时光流逝,不舍昼夜。陆云主要持“清省”的文学理念,以简约为著文的标准,对整个太康文坛的诗风都进行了反驳,对兄长陆机的诗风多有批评,认为太多繁冗,未达“清省”的审美意味。他的诗作也是更为简约。从陆云的《答兄平原诗》可以看出陆云的诗歌风格,陆云极少写作五言诗,该首五言诗也是言辞平易,情感真切,于临酒之际情感在言语间平缓流动。

由陆机所提出的“感物”手法源来已久,在这一创作传统的生发过程中,由于汉代时期儒家思想对于情感表达的压制,因此感物起情的审美范畴仍然囿于儒家思想的范畴。随着汉末儒学的衰退以及玄学的振起,对于情感的抒发有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在以玄学为主要思潮的魏晋时期,“感物”论更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对诗歌产生了更为宽泛的影响。

“感”在《周易》中就有所记录,阴阳感应说作为用以诠释万物之生的理念,是《周易》的核心。在老庄著作中,也有这类说法的论述。如庄子在《渔父》中所提倡的“同类相从,同声相应”的说法。而在玄学发展中,“感物”说也有体现。如王弼论述“圣人有情无情”时,所秉持的圣人有情,“应物而无累于物”,“应物”就是于物起情。作为“感物说”的主要发展者,陆机与其弟太康十年入晋,在玄学思想盛行的西晋之中,玄学对他们的思维也产生了极大的转变。“魏晋人以玄虚取代汉人的解经之体,即可以看出魏晋时期思想的玄学化潮流,玄学使魏晋表现出与汉代明显有别的学术气质,所以从‘本无玄学’到‘谈老殊进’,明确表明了陆机入洛后思想上的玄学化转变。”^②因此,陆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维都是覆盖在了玄学思潮的影响之下。由感物得以兴情,情感又投射于自然物体意象之中,感物得以在诗歌中有所展现。而对于西晋的诗文创作而言,感物生情,最终的目的都是走向诗风的绮靡,这正是应和了玄学的思维,缘情更多是作为诗歌的一种表现形式,而非诗歌的本质,为“用”而非“体”,现实生活中的情感只是诗歌特征,最终所要的仍然是“无累于物”的理,因此诗歌中的现实情感只能是用于实现诗歌绮靡之美的作用。“西晋人崇尚玄冲和文藻,避免在诗歌中表现现实和抒发实际生活中的感情,尤其是

^①刘运好.陆士衡文集校注[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30.

^②蔡彦峰.从神学到玄学的建构——试论陆机天道思想对诗歌创作的影响[J].中国诗歌研究,2008(12):205.

避免揭示现实的积弊，抒发个人的政治遭遇，所以转移到天道的玩味上了。”^①因此钟嵘《诗品》亦论陆机诗歌“气少”，说到底还是诗歌内无充沛的情感，虽然陆机与建安时期的士人们曾具类似的生活背景，即亡国和离家之苦，但是随着思想背景的转变，与建安诗歌用情感成诗的表现方式已大不相同。西晋士人的矛盾人格正是印合了玄学思想在文学上的投射。“感物”说正是士人在创作中企图融合外物与自我，达到自然与情感的交融，但是最终情感的落点却是空洞的，走向了诗风的绮靡，这也正是这一时期士人在思想环境之下业已变化的心态，思想与精神是萎靡的，由此玄冲这一思潮得以与文藻这一形式相联合，两者的矛盾其实就是士人借以玄学的理论追求从而粉饰思想与情感的矛盾与空虚，因此这时的诗歌总体而言都是徒见外表，而内里却是十分空洞。

四、东晋时期

东晋南渡，士人在偏安的江南延续了玄谈的风气，且这一风气较之西晋更为浓烈，乃至重臣皇室都沉溺其中。《世说新语》记载晋元帝、晋明帝二人皆“游心玄虚”，可见东晋时期玄风的广泛。这既是前代以来的风习传递，也是当时的偏安政局里门阀经济所推动的。

这一时期玄佛合流，为玄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佛教在东晋时期的发展主要还是依托于玄学，这使得其时的玄学发展在郭象建构的基本成熟的玄学理论之上作了一些改造，由此东晋士人们意识到西晋时期玄学追求的“弊病”，转而追本求旨。此时的玄学主流思潮仍是任性情、求自然，东晋其时稳定的政局、江南富裕的环境乃至统治阶层自身对于玄学的喜好，都使得这一时期的玄学发展更适应了士人们的精神追求，士人将玄学与自己的生活相结合，从日常生活和生命体验中去感悟和践行玄理。士人们普遍追求精神的愉悦和超脱。加上佛学对玄学的影响，关于逍遥自由精神境界的寻觅更好地契合了这一时期士人对“心游”的追求，因此在东晋时期，玄学与文学之间不再是如西晋一般隔着遥远距离，而是将士人自身的人格和实践都结合了起来。这一时期士人既是玄学家又是文学家，因此玄学与文学也多融合。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所言“中朝贵玄”，沈约在《宋书》中有也此时期“玄风独扇”的表述。

这一时期，饮酒、清谈、服药等都是作为名士生活的重要内容，在饮酒诗歌当中，可见大量山水审美的倾注，在山水景物之上流动的是士人纯真的审美之情。对山水审美的热衷与这一时期士人的玄学思想背景以及士人的自我觉醒相关，也有来自所处的优美、安定的环境以及这一时期庄园经济的影响。其实，对山水观赏审美的自觉性的提升，近乎与玄学的发展是同步的。即使在西晋时期，也有玄学家羊祜赏山水、饮酒的言论。《晋书·羊祜传》记载：“乐山水，美风景，必造岷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②东晋时期，江南环境的合宜，玄赏山水自然的传统经过了正始和西晋的发展，士人将自己的生命体验直接

^①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78.

^②(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020.

倾注于山水自然之中，于山水除了观赏审美以及感物寄托之外，更是有了情感的交通。外在自然与内在生命完全合而为一，由此在东晋的士人饮酒诗中，可以看到士人身处于山水之间，诗中多处传递出自己“散怀山水”、“寄散山林”的取向，沉醉于山水之中，与自然相合，达到了齐一、泯然的状态。诗人在山水之中感悟生命，山水之中无穷的生机与生命力激发了诗人对于生命的体悟，自然无穷、宇宙浩瀚，但是人的生命却是短暂而又飞逝的。这一点在兰亭集会的诗歌创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兰亭集会作为一次文士们在佳节之时、山林之中聚集的饮酒雅宴，更是深受玄风影响下士人们的一次交流创作。在王羲之所做的《兰亭集序》中有“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殁为妄作”的论述，士人见山水欣然、山川繁茂，更感时间流失，美日难留，自然由此议论。而在此次宴集由孙绰所做的《三月三日兰亭诗序》，同样抒发了此类“新故相换”的感怀。可见其时士人与山水之间的情感融合，自觉意识的觉醒，外是自然，内是自我，演变为饮酒诗歌之中，就是关于生命体悟的玄想。

其时士人玄赏山水，因此在饮酒诗歌中山水往往与玄理融合，士人通过山水意象，在畅游山水中进行玄理的体悟。这也是诗人的思想情感在饮酒诗中的重要体现，即在自然之中畅想宇宙，于山水之中陶然忘却身外，将自我与山水自然、宇宙万物泯然同化、万物齐一。例如谢安的《兰亭诗二首》（其二）、谢灵运《兰亭诗》，这一类诗歌即是诗人借助山水审美将自己的玄思得以酣畅表达，以山水自然之姿以观自我，由此得以遨游寰宇、品味万物，方知一切均是一瞬，永恒和一瞬皆是万物之理，故此一切的得失不过都是无意义的。士人以此表明自己的内心玄境，得以抒发自我的高蹈飘逸的精神世界。除了玄理与山水自然在饮酒诗中相合而发之外，还有诗人在饮酒诗歌是直接抒发玄理的，如孙统《兰亭诗二首》（其一）、王羲之《兰亭诗二首》（其二）等，这一类的诗人都是积极参与谈玄论道的名士，因此他们对于玄理是极其热衷和熟络的，这也是东晋时期的饮酒诗歌的独有特色，即整个诗歌篇幅以玄理论述，用玄理的铺陈抒发自己的诗歌情感。可见其时玄学对士人的影响至深。

这一时期的饮酒诗歌风格总体与士人的人格呈现出同向同构，皆有一种淡雅高蹈之感。东晋的玄学已深深影响了士人多个方面，玄学演化为士人的人格，乃至士人的心态情感、行为生活以及人生追求都与玄学密切相关。而且玄学的相关活动，如清谈、饮宴、诗会以及赏山乐水，都呈现出一种玄学意味。而在这样的气氛之中，所创作的饮酒诗歌自然也带有了玄学笼罩下的士人色彩，诗歌的主流风格是以清淡、闲远为主。

这时的饮酒诗歌语言简约、恬淡。“魏晋清谈以简要为尚。”^①这既是清谈活动的影响，也是诗歌中渗入了玄理的结果。诗人在诗歌中抒发自己对玄理的体悟，自己的玄思旨趣，且诗歌中引用玄学词汇、言语，因此诗歌必然呈现出一种玄远之感。

饮酒诗歌也正是诗人倾心于玄学的心境投射，东晋士人深受玄学影响，即使入世也非汲于名利、外物之人，更无物欲纵横之心，因此他们的情感、心境本身就是清虚的、平和

^①陈寅恪.今明馆丛稿初编[M].北京:三联书店,2011:120.

的,是“齐生死”、“同悲乐”的,所以展示他们自身的所感所悟的饮酒诗歌也是淡然的、清雅的。总体来说,饮酒诗歌散发着一种逍遥玄远之情,这也是因为士人本身所追求的情感就是将自身践行于玄理之中,得以与世俗外物分离,不为俗务所累,不困究于生死、祸福,由此得以追求逍遥自由的人生境界。

饮酒诗歌的简约风格也与玄学清谈有关,其时由清谈而影响的简约之风也深深浸润在了士人的思维行为以及生活之中,表现在清谈方面,士人的清谈讲究语调清朗、言辞简约,士人的行为和人格特征也带上了玄远的特质。如《世说新语》记载王黄门三兄弟拜访谢公,谢安作为东晋的风流人物的领袖,他以言辞的多寡来对三人进行品评,可见其时对于人格简约特性的推尚。关于清谈,《世说新语》中记载殷中军、孙安国论“易象妙于见形”,其间刘惔二百许语就总结了问题,可见其言辞的简约和高强的概括度。由以上例子可以观见士人在谈玄之时对于语言乃至人格简约的讲求。其时玄学家多善赋诗文,因此他们这一清谈行为也对诗歌的简约、简明风格有所影响。

东晋时期,陶渊明作为饮酒诗的集大成者,虽然陶渊明与深受玄学影响、身处玄风之下的王羲之之类的东晋名士看似并未行进于一致的人生之路,但是他的生活方式、人生旨趣、诗歌创作,仍然与玄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陶渊明“质性自然”的性格特征,与其时玄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老子》云“道法自然”,《庄子》亦载“圣人法天贵真”,玄学的思想与陶渊明自身的思想体系是吻合的,自然是为陶渊明所承,而身处东晋时代,玄学思想正是其时的大势,因此陶渊明裹挟在玄风之下,自然也是浸润了玄学之风。东晋时期,玄学盛行给文人带来的追求内心宁静的偏向,在山水自然之间去追求与万物齐一的超俗心境,东晋士人的任情、适意、自然、虚静的人生态度在陶渊明的身上得以极致的体现。“其委运乘化的基本人生态度,贱物贵身,返朴(璞)归真的人生观,回归玄学自然本体的终极追求,对文学中语言、意象、意义三者关系的理解等,都主要渊源于老庄玄学。”^①因此陶渊明所践行的正是玄学所带来的思想追求,即“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没有过多的悲欢喜乐,淡化了生死,委任自然。这也是陶渊明诗歌“真”的重要体现,陶渊明将自己委运自然的人生态度尽致述于其饮酒诗歌中,于诗中所抒真情、真事、真景。

陶渊明所追求的玄学中与自然合一、与道同冥的人生境界,是真实践行了的。于自然,东晋时期,士人玄赏山水,山水自然俨然是他们生命体验的重要部分,在山水之中体悟玄理,抒发玄境和情感,完成自己的审美愉悦。然而自然于陶渊明而言,就是他每日所立之处、所行之事,陶渊明之于山水自然不再是有所距离的欣赏,而是与它合为一体。“在中国文化史上,他是第一位心境与物境冥一的人。”^②山水自然与他随影而行,只因他就其中,因此他的行迹也就身处于山水其间,难以分离。

^①李剑锋.陶渊明及其诗文渊源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133.

^②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的心态[M].北京:中华书局,2019:375.

这正是玄学给予陶渊明的精神世界，这方面在陶渊明对自然的追求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对于自然山水而言，陶渊明对比西晋时期的认知，他不再处于一个观赏者的位置，而是就身于山水自然之中，山水自然于陶渊明而言不是具体的对象，而是他的生活，因此也就成为了陶渊明行走站立、情绪起伏的一部分，与他无法分隔开来，山水自然是他思想的一部分，他笔下的山水田园也都染上了他的心尘。所以在陶渊明的身上，可以看到玄学士人所追求的齐万物的精神境界、物我一体的追求和与道同体的心境。

因此，在陶渊明的饮酒诗中，山水田园几乎篇篇皆有，陶渊明并没有借助山水去进行玄理的体悟，而是模糊了物我的分界，酒与诗、酒与自然、自然与情都融会在了一片诗心之中。这样一种自我与天地寰宇同冥、心境与自然万物统一的境界，正是玄学所追求的终极目标。而诗人这种心境在饮酒诗歌中体现得十分全尽，饮酒诗中的任真之感呈现，就是因为陶渊明所追求的这种物我一体的心境，而且他确实实践了这一无为、自由、逍遥的委运任化的玄学人生观。由此诗人的语言风格也是淡然、闲远的。诗歌纯粹真情自然流露，语言不事雕琢，给人一种质朴、恬淡之感。陶渊明的诗歌得宋代苏轼《评韩柳诗》评价“外枯中膏，似淡实美”，平静外表下所潜藏的是浓烈的情感，平淡的诗句间蕴含着无限的生机，“质而实绮”的评价于陶诗是十分契合的。陶诗所绝便在于“真”，抒真挚之情、发真实之意。陶渊明本人的性情之真都悉数融入了诗句之中，因此诗歌也是散发着“真”的美质。陈铎曾在《诗谱》中评陶渊明“情真景真，事真意真”。明代谢榛也有类似评价，认为陶渊明诗有“真趣”。陶渊明“癯而实腴”的诗歌风格，正是在有限的诗歌语言中可以瞥见诗人的无限心境。

东晋以来的简约语言之风，在陶渊明的诗歌中有所呈现。“陶渊明诗‘清腴简远，别成一格’。其原因正在于魏晋文学作品在言词‘精约’的基础上，达到了言简意赅，言近旨远，含蓄隽永，余味无穷得到艺术境界。”^①诗人在诗歌中善用意象，具象的意象背后象征了诗人的广阔心境和遥深的精神世界。陶渊明善用“酒”，在酒中，诗人得以跨越时空的隔阂，在现实和幻想之中得以交叉，通过酒忘却现实，达到他所追求和企及的理想境界。

玄学对于陶渊明的影响不仅止于思想方面，陶渊明委运任化的人生态度，寻求天人之际的冥化，都融入在了饮酒诗之中。并且在诗歌中，陶渊明还引入了玄理，不少典故出自“三玄”。如《饮酒》（其五）“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誉毁”，取自《老子》二章：“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②《述酒》“重离”一句出自《易·说卦》。诗人在酒中品味自己的精神世界，内心中与“三玄”所共的精神境界在诗中浅浅导出。

^①高华平.玄学清谈与魏晋四言诗的复兴[J].中国社会科学,1993(02):5.

^②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M].北京:中华书局,2009:60.

五、南北朝时期

玄学的理论虽然在东晋末期停止了前进,但是玄学对于士人的影响却依然存在,首先是“以玄援佛”,佛学最初借助玄学走进了士人的视野,佛学在南北朝成为思想主流,但是其间依然有着玄学的影响。且玄学在刘宋时期甚至受到了统治者的推重。其时儒学思想衰退,佛教思想盛行,佛教的传入本就是借玄学之壤引进,之后得以发展,因此佛学思想的流行,玄学思想自然与之相辅相成。在这种思潮氛围之下,儒学的再发展自然举步维艰。如刘宋时期,宋文帝将玄学、史学、文学与儒学并举。再如梁武帝于天监四年设五馆,其目的肯定是想发展儒学,但是梁武帝自身也是一位受佛学影响至深之帝王,且极好玄学清谈,因此谈经这一过程也必不可免地沾上清谈玄佛之风气。最高统治者尚且如此,可见其时时风大观。“唐人谓南人简约得其英华,不过名言霏屑,骋挥麈之清谈,属词尚腴,侈雕虫之余技,如皇侃之论语义疏,名物制度,略而勿讲,多以老庄之旨,发为骈俪之文,与汉人说经,相去悬绝。”^①当时大兴佛教庙宇,连佛徒也极尽奢侈,整体的世风也由此走向虚浮,整体呈现奢靡之气,其时不少士人是集诗人、玄学家、佛学者、乃至僧人的身份于一身的。士风投射入文学之中,文学之风自然也走向了纤丽绮靡。儒学的束缚减退,文坛上的自由氛围更加推动了这一唯美文学现象的追求。继而推动了文学的自觉性和纯文学的追求。

玄学的理论虽然没有了发展,但是于士人而言,玄学依然对他们的思维、行为等方面有着深远的影响。以著名诗人谢灵运为典型例子,谢灵运作为谢氏家族的又一位极负盛名的名士,他的家族本身就是一个极重玄学素养的家族,有名的玄学家谢安,以及谢玄、谢郎、谢举都是家族中“能清言、善名理”之辈,在这样的家族之中,谢灵运玄学素养极高也就不足为奇了。谢灵运极致推崇道家著作,且深受《老》、《庄》的影响,《老子》、《庄子》皆是他细心专研、悉心潜读的著作,谢灵运还极其推崇郭象所言说的“圣人”人格,而谢灵运更是将“无为”作为他毕生的追求,贯穿了自己的一生。谢灵运向往隐逸,在为官不得尽志的情况下,干脆纵情于山水之间,行隐逸、求超越。《宋书》记载谢灵运“遂肆意游遨,变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所至辄为歌咏,以致其意焉。”^②因此,在谢灵运的饮酒宴集诗歌中可以看到大量吟咏、刻画山水的内容,诗歌在山水描写之后言理也多有玄理。例如谢灵运的《从游京口北固应诏诗》,诗歌描写的景物细致,在一片美景之中列席饮酒,最后又似落入了一个玄虚的境界。诗歌虽然为应诏之作,但是在景物描写和不可免的称赞之意后,诗歌末尾依然透露出诗人在失意之后的归隐之意,“终所反林巢”,诗歌结尾依然带有玄风之思的抒发。在这类诗歌的山水刻画中景物是没有完全逃离老庄的影子的。谢灵运并没有脱离玄学,他的诗歌创作显然受到了“言尽意”观念的影响。谢灵运的饮酒诗歌中对于山水景物意象的刻画,运用意象传达诗人的审美,而且

^① (清)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8:176.

^② (南朝梁)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753-1754.

谢语言尚巧，对语言的自觉追求即是以言达意的重要表现。以及诗歌中也并未完全褪去玄风的印记，乃至自然山水与玄学玄理参半，拖一个玄学的尾巴。

深受玄学道家思想影响的诗人还有鲍照，鲍照的饮酒诗诗风虽不同于其时诗歌的主流风尚，但是他的饮酒诗歌创作也是承魏晋玄风而来，他本人也是深受道家思潮的影响。鲍照饮酒为放达，作为寒族出身却又抱负满怀的士人，鲍照在南朝的政治环境中自然倍感痛苦，但是道家思想给了鲍照以超脱，在他的饮酒诗歌中很多都有在面对困境时及时行乐、任情而行的思想，如《拟行路难十八首》（其十一），诗人感怀于短暂的人生中时光飞逝，与其惆怅不得，不如及时饮酒消忧。

鲍照的“奇崛”风格也有来自道家的影响。钟嵘《诗品》评鲍照诗歌“詵诡靡曼”，这一评价的由来即是鲍照的诗歌风格，鲍照的诗歌语言以“险”著称，语词发人惊挺、操调险急，饮酒诗歌中所描写的景象也有不少怪异之象，如《代挽歌》中对于壮士死亡之后景物想象描述。而他的情感也是酣畅淋漓，诗歌起句汹涌，多不平之气。这也是鲍照得评奇崛诗风的缘由。而鲍照诗歌得钟嵘“詵诡”之语，这一词的意思即是奇诡怪谲之意，可谓是对鲍照诗风的总概，而“詵诡”一词的由来就是《庄子》：“彼且以薪以詵诡幻怪之名闻，不知至人之以是为己之桎梏邪？”^①而《庄子》行文的语言也有诡谲落拓之感，可见鲍照对于《庄子》的把握。

南朝时期，谈玄之风最为鼎盛的是梁朝。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中说道：“洎于梁世，兹风复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②但是这一时期的谈玄并不就只“三玄”而发，其时谈玄过程中加入了佛学，是谓“双玄”并进，玄佛相互交织得以适应士人们的追求和风尚。这一时期饮酒诗创作大畅，一方面是环境的优越和士人集团的提倡，另一方面也源于其时士人对于纯文学的追求。但是这一时期的饮酒诗玄学意味已经有所褪淡，诗人在饮酒诗中抒发玄理、感悟玄境的旨趣已经少见，虽然其时士人的思维中仍有着玄学所带来的余韵影响，如《世说新语》记载简文帝于华林园作“濠濮间想”。但是在饮酒诗的创作中，更多是对酒宴本身固有的书写，情感方面也是以娱情尽兴为主，但是其时的饮酒诗仍然带有玄学的影响。

这一影响来自文学批评理论，玄学影响了文学批评进而影响了饮酒诗歌的创作。本存在于清谈之中的术语在谈玄过程中移入了文学批评，从而使得文学批评更新了理念，如“言意之辩”、“风骨”、“神似”、“形似”等语汇，在清谈过程中本是士人用于人物品评或者玄理论析的，用在了文学批评中，从而使得文学这一形式得到了发展，转向了自身，诗歌也在这样的文学批评的程式中，转向了纯粹的审美关注，由此得以解离了经学对于诗歌的桎梏。而且随着清谈的发展，东晋过渡到南朝宋时期，渐渐从谈玄论理的清谈加入了以文学为主题的讨论，到了齐梁时期，这一现象更是到达了巅峰。如钟嵘《诗品》记载：“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澠并泛，朱紫

^①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169.

^②（北齐）颜之推，（宋）赵敬夫注，颜敏翔校点.颜氏家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79-80.

相夺，喧哗竞起，准的无依。”^①可见其时士人群体对于诗歌的谈论和琢磨，这一活动的盛行无疑推动了诗歌的创作。故此才有刘勰《文心雕龙》中“争价一句之奇”的评价。由此当时的饮酒诗歌也渐渐走向唯美，对形式乃至声韵的讲究成为了时代的创作主流。

作为北朝饮酒诗歌创作主力军的庾信，他的思想其实也没有脱离玄学，庾信来自谈玄风气再次蓬勃而发的南朝，其父庾肩吾也是好清谈的一位士人，其诗《赋得嵇叔夜诗》中“谈玄止谷神”，正是南朝齐梁时期以老庄为论的玄谈之风。

庾信的家族本就有着好道家学说传统，庾信家族中皆有长辈行隐逸事迹，其父也得此风韵，虽未不仕，但颇有逍遥、飘逸的风神，在这样的家族之中，庾信自然也会深受道家的影响，加之其时玄风盛行，尤其是齐梁时期，玄风的发展又盛，更是促进了道家思想对庾信的影响。

在玄风之下，士人追求着一种潇洒、逍遥、超越的人生态度，而在由南入北、羁旅北方之际，庾信的饮酒诗中也传达着他这一人生态度，故国之悲、羁旅之伤，一系列的悲感席卷庾信心头之时，身世浮沉之痛必然裹挟着诗人，但是在庾信的饮酒诗歌中，还是呈现出诗人超脱于世俗、忘却尘世的逍遥之感，而在饮酒诗歌中表现为隐逸之思的渗透，“今朝一壶酒，实在胜千金。负恩无以谢，惟知就竹林。”（《奉答赠酒鹅诗》）“刘伶正捉酒，中散欲弹琴。但使逢秋菊，何须就竹林。”（《暮秋野兴赋得倾壶酒诗》）以及《山斋诗》、《野步诗》，诗中的竹林、山野都透露出了庾信对于这类山林之地的向往和心仪。

第二节 玄学浸润下的饮酒诗的艺术风貌

一、简约恬淡的语言

正始曹叡时期，玄学理论兴起。随着玄学的发展，笼罩在玄风之下的士人将玄学也融入自己的饮酒诗歌创作中，一方面是诗人在饮酒诗中所想传达的意境使得诗歌语言也受其影响，以及玄学的主题“言意之辩”，这一论题对士人的创作影响也很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玄学的重要活动——清谈。作为一个士人谈玄论道的口头创作活动，清谈自然对士人的文学语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作为身处于正始时期的玄学人士，阮籍、嵇康所提倡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正是他们所践行的目标，而在饮酒诗歌中，他们所想表露得即是自己对于自然、任情的追求，希望超越现实，寻觅到一个玄虚、逍遥的精神境界。得评“诗心杂仙”，正是这一思想旨趣追求的反映。因此在玄学的映照下，他们的饮酒诗歌呈现出的是一种平和的诗歌风格，诗人在饮酒之中遥企玄远之境，想要脱离现实的苦闷，他们的饮酒诗歌是面向自我的，而且是一个真实的平凡自我，远离了政治，诗歌中洋溢着他们自身虚静、少欲的处世立身态度。因此诗歌的语言是平和的、自然的。如嵇康《酒会诗》，诗歌呈现出一种平静之感。再如嵇康《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诗歌洋溢着轻澹的语言风格。

^①（南朝梁）钟嵘，杨焄辑校.诗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3.

这一时期，士人们在关于“言意之辩”这一玄学论题的探讨中，主流观点为“言不尽意”。言、象都是作为表述意的中介，言、象之后的意才是中心所在，此时士人提倡“得意忘象”、“得象忘言”，通过言、象得以表意。这使得诗歌的语言表述更偏向抽象化、模糊化，而非具体，因为饮酒诗歌中所表述的言语并非是诗人所想表达的中心，而是通过言、象去感受其意。诗歌中所展现的场景、意象等都是为了传达诗人心中玄思、所追求的心境以及自我的人生追求。加之清谈在士人中的盛行，清谈的语言偏向于自由却又简洁，因此体现在饮酒诗中，诗歌的语言也走向了蕴少含多、简洁遥深的倾向。故代表诗人阮籍得评钟嵘《诗品》评价：“言在耳目之外，情寄八荒之表”。这一评价，这正是透过语言去观诗歌其后的巨大蕴意。因此饮酒诗歌的语言风格也随之而走向了清峻、遥深的淡然。

西晋时期，随着政治环境带来的士人心态的改变，此时的士人一扫正始时期士人的苦闷与压抑，由此导致了这一时期士人的追求改变。玄学在西晋时期迎来了进一步的发展，裴頠、郭象作为西晋时期玄学理论建设的重要人物，为玄学理论的进步作出了理论上的重要贡献。士人也都参与到了谈玄论道的活动中，整个社会风潮沉浸于玄风之中，但是士人的玄思、玄意却少入饮酒诗歌之中，诗歌的内容创作与士人的玄学思潮追求在西晋时期结合得并不紧密。陆机《失题》中所写的“玄冲慕懿文”正是一个典型的写照，饮酒诗歌中关于玄理的表达就只是作为一个玄理本身而存在，并没有与诗人在诗歌中的思考和情怀有所联系，也没有诗人自我的体验融注。由此士人语言风格受玄学思潮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这一时期士人的玄学热情高涨，玄学成为了士人群体的主流中心思想，因此清谈活动也是士人群体的日常交流活动。清谈对士人的语言风格创作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清谈多风流隽语，且清谈的语言本身就有言约旨丰、清辞玄远的特征。因此西晋时期，在诗歌语言方面，有绮、丽，也有清、浅的风格存在。用字简易，这正是清谈语言对诗歌简约风格的影响。如孙兴公评点潘岳文风浅、近，陆机文风深、芜。且简约之风也极大促进了其时四言诗的大力发展，如张华的《太康六年三月三日后园会诗》，诗歌用语平易，对这次饮酒的集会进行了描绘以及对领导者进行了歌颂赞扬。张华诗风也得王夫之在《船山遗书》中评价：“茂先绝技，尤在短章，净而不促，舒而不溢。”^①陆云也表达过“文贵清省”的主张，即文字不应过于冗杂，语言简约、省净，且评价陆机诗风“亟恨其多”，可见陆云对于语言清简的倾好。陆云创作的饮酒诗也以四言为多，整体风格语调明朗。

这一时期，在“言意”方面的讨论以“寄言出意”为主要主张，是郭象基于王弼的主张而继续推进的。借助语言以抒意，这就要求语言的凝练、干净、不拖沓，从而推动了语言的简洁明朗。这一诗歌风格不仅影响了诗歌语言，随着玄学与诗歌的发展，也逐渐影响了诗人的创作审美。如南朝梁刘勰的文学批评中对于“隐秀”的论述。

东晋时期，士人对于玄学的沉溺更较前代，这也是玄学发展的进程。加之南渡之后，士人所处的自然环境和政局环境的转变，由此而产生的时代风气较之西晋大为不同。门阀

^①（清）王夫之·船山遗书·卷八[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4768.

世族经济的富庶，士人偏安一隅的稳定，都为这一时期士人的精神追求而玄风大畅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士人将玄学与自身结合得更为紧密，在玄学任情、自然的思想潮流之下，士人们普遍追求高蹈、飘逸的人生境界，追求宁静、逍遥的精神世界以及保持着潇洒、清雅的风神，品玄悟道、谈玄论道成为了他们日常生活的常态。而玄学家与诗人身份的重合，善玄之人多擅著诗，使得这一时期玄学与饮酒诗的交融更加紧密。

士人在饮酒之中玄赏山水、亲近自然、遥想寰宇，在饮酒诗歌中也大畅玄理，抒发自己的玄思心境，除了运用山水观览天地玄虚之外，更有士人在饮酒诗歌中直抒玄理，这类诗作在永和时期王羲之组织的兰亭集会上皆有得见，这也是东晋士人群体集会赋诗的一大代表，可见其时士人的精神追求，诗人于饮酒山水自然之间体悟、感叹生命，由此到达与物齐一、与道同冥的境界。诗人在饮酒诗中对玄思、玄情的抒发，直接将所思之玄理倾注于诗，得以传达自己的生命体悟。“驰心域表，寥寥远迈。理感则一，冥然玄会。”（庾友的《兰亭诗》）可见诗人在玄思的过程中，将万物都归于一，诗人得以驰骋在虚无之境、玄览天地，获得精神世界的满足，士人的心态也是平和、清虚的。在这样的一种思想指导之下，诗歌的风格也显得恬淡、清雅，呈现出闲远之意。

这一时期的饮酒诗歌风格也颇具简约之风，一方面是因为玄理的抒发，诗人在饮酒诗中倾注了自己“心遊”太玄的体悟，而体玄的特点正是以少观众、以简引繁、以一而万，这一玄悟的心态路程直接投射入诗歌的书写之中，因此诗歌的审美也融注了玄学体悟的特征。另一方面是因为清谈。清谈在东晋时期作为士人的交游活动，更是士人风度等多方面的重要体现。此时的清谈承前期而来也是以简要为主，如《世说新语》引《王濛别传》曰：“濛性和畅，能清言，谈道贵理中，简而有会。商略古贤，显默之际，辞旨劭令，往往有高致。”^①谢安对王濛清谈言语简约多有赞赏，可见其时对于清谈简要的推崇。

这一时期“言尽意”的玄论主题以王导的“言尽意”为代表，可见这一时期与西晋时期的追求有连续性，都是将“言”放在了创作的重要位置，通过“言”得以传达玄意，由此注重“言”的哲学审美意义，将玄理与诗歌相结合，由此饮酒诗在传达诗人玄思之境或者直抒玄理之时，得以展现出玄理以及清谈本身所具有的简约明朗之感。

陶渊明处于东晋之时，其思想也深受玄学的浸润，他对于物我同化的精神追求，对于任情、自然的追求径直体现在了饮酒诗歌之中，他的饮酒诗歌也追求着“真”，因此陶渊明的饮酒诗歌语言也给人一种不事雕琢、浑然天成的平易、恬淡之感。如陶渊明的《乞食诗》《责子诗》，诗歌皆述平常之事，语言平淡真挚。而陶渊明的“委运任化”的玄学人生体验以及物我两忘、自然逍遥的玄学心境投射于饮酒诗中，也使得诗歌的语言“质而实绮，”即在简约、平淡的语言风格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审美内蕴。如陶渊明：“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读〈山海经〉》其一）诗歌语言简淡，但是读来余味无穷。再如陶渊明

^①（南朝宋）刘义庆，（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6：539.

《饮酒二十首》，语言明白晓畅，平和自然。陶渊明的诗歌风格大多“清腴简远”，诗人将自己醉心田园、逍遥于山水自然之间，与万物齐一、与自然泯化的玄学生命体验皆数灌注于饮酒诗歌之间，用简约之语感自然真情。陶渊明饮酒诗质朴、恬淡、闲远的语言风格，既是东晋以来简约诗风的影响，更是陶渊明自身的玄化思想、任真的人生观指导下所形成的风格，更是陶渊明的人格以及自身气质的映照。

南北朝时期，“双玄”并进，玄学理论自身的发展走向闭合，较之前代对于玄学理论的探讨，这一时期玄风大炽的风气较之以往有些不同，但是玄学依然深刻影响着这一时期的士人。

这一时期的诗歌风格走向唯美，诗歌的语言风格较之前代更添形式之讲究。例如同是饮酒诗歌中自然意象的描摹，其时谢灵运、谢朓的诗风描绘较之东晋时期陶渊明的自然意象语言更加精密、细镂。这与其时儒学衰退、玄佛大兴以及士人的文学自觉性极大提升有密切的关系。其时玄学对于士人的影响已不如前代，因此在饮酒诗歌的创作之中，其间玄思、玄意的承托也是不比之前、大为减淡。

清谈的风气依然在士人之中广为盛行，且谈玄的范围也有所拓展，清谈中加入了对诗歌的讨论，同时玄谈对文学批评品评也产生了影响。士人将清谈中用于人物品藻品评的用语转入了文学批评之中，在这一过程中，士人得以更为关注文学形式的本身，士人对文学审美形式的注重，对纯文学的追求，使得士人在诗歌创作中往审美纯化的方向发展。如谢灵运《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茂林修竹诗》，整首诗歌形式优美、语言整饬，极具美感。谢灵运的饮酒诗歌也极具表现力，这也是承东晋而来“言尽意”玄学论题的影响。

东晋以来，士人在清谈之中，就已对辞采有所追求，这也是清谈自身的特质，承西晋时期裴頠、郭象的清谈风格而来。士人在清谈中也有追文辞、才藻之向，玄谈名士多有隽语传世。如《世说新语》记载：“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坐各言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灰心。”^①可见东晋时期清谈家中有对辞采音令、文藻丰蔚的追求，而在南朝时期，这一倾向无疑对文学自觉形式追求是具有推进作用的，饮酒诗歌讲究辞藻的整丽、形式的整饬等语言风格特征，正是在南朝这一时期包括玄学在内的多种思潮共同发展、推进的审美结果。

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诗人在饮酒诗歌中多发玄思、抒玄意，传达虚静之旨，因此诗歌的语言也随着这一心境有所改变。加上玄学清谈活动在士人中的普及，清谈口头语言活动的特点也影响了诗歌的语言，以及玄学主题“言意之辩”在士人中的探讨，这一主题影响了语言的表达形式。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浸润在玄学思潮中的饮酒诗的语言呈现出一种简约明朗、清淡幽深、恬淡清隽之感。与玄学结合得越紧密的饮酒诗，这一语言风格就更

^①（南朝宋）刘义庆，（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6:262.

为浓厚和明显。

二、自然清雅的意象

饮酒诗在秦汉时期就已存在,但是就内容而言,这一时期的饮酒诗歌多以记录事件为主。汉末以来,随着大一统政局的崩塌,社会的转变,以及儒学信仰的崩溃,老庄思想的抬头,士人的思想也随之新变,自曹魏时期,老庄就作为玄学的储备思潮在士人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反映在饮酒诗的创作之上,就是较之前代,这一时期的饮酒诗歌中出现了大量的自然山水意象内容。

建安时期,士人自我的觉醒,以及道家老庄思想的风行,促使了士人怡情于山水之中。这一时期的邨下文人群体是饮酒诗创作的主力,山水自然作为这一群体的饮酒之地,映照于饮酒诗之中,自然成为了诗人所欣赏的审美对象,由此可见其时士人对自然之景的关注已是大大增强,饮酒诗中融入了大量的山水描绘。

这一时期的饮酒诗歌主要的自然描写对象多以宴会举行之地的景物为主,如“清泉”、“绮树”、“芙蓉”、“明月”、“凉风”、玄鹤”等,以花草、树木、鱼鸟、池水为意象。这一类自然意象在诗歌之中主要作为饮酒期间的审美之物,在诗人笔下显得灵动、曼妙。

到了正始时期,何晏、王弼正式确立了玄学的理论,“贵无”这一思潮的兴起,士人对于玄学的热衷与发展,使得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笼罩在玄学的意蕴之下。何晏、王弼的身份主要是玄学家,因此他们的饮酒诗创作乃至诗歌创作都数量极少,正始时期,真正极玄学家与诗人于一身者是其时名声大燥的竹林七贤。而七贤中,以阮籍、嵇康的饮酒诗创作最为突出。而在嵇、阮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主张思潮之中,诗人渴望寻找到一个超脱、任情的世界,去追寻无为与自然,而在饮酒诗之中,诗人在饮酒其间将自己的玄情移入自然之中,这一时期,除了对山水自然的喜爱之外,山水成为了诗人在饮酒诗歌中寄托玄思的对象。诗人从自然之中去追求寰宇,由此得以从超越短暂的有限而抵达广袤的无限。

这一时期自然意象不仅仅是作为审美意象在饮酒诗歌中存在,更是因为诗人在饮酒诗歌中玄思的传达而渡上了玄色。诗人在自然山水之中体悟玄理、遥感玄意。自然正是诗人在饮酒之中所向往的心境承载,并成为诗人自我如水般照临的投射。除了自然景物带有玄意之外,在自然的刻画方面,景物多为粗勾,并非细刻,在饮酒诗歌中描绘出一种模糊感。诗人置身其间,仿佛又离之颇远。如“微风”、“云气”、“清风”、“萧林”、“清波”、“流水”、“冷风”等,这类自然意象给人一种玄远虚渺之感,自然意象于饮酒诗中勾勒出了一片逍遥玄远之境,诗人得以遨游其中脱离现实、追求自由。

西晋时期,以裴頠“崇有”、郭象的“独化”为主要的玄学思潮,这一玄学思潮于其时士人所处之境而言,无疑是顺应了他们的需求和发展。士人在西晋时期已不在处于正始士人“如履薄冰”的处境,心境较之正始士人已不是渴望超越,追求逍遥、自由之境,而是入世求生追名,力求声名俱泰。士人由此依附于权贵之周,在大兴园林的豪奢之下聚会

饮酒、赋诗作乐。因此这一时期的饮酒诗歌创作相较于正始时期，诗歌中的自然意象没有了诗人给予的玄虚之意。这一时期的自然意象与玄学的直接关系不甚大。

陆机的“感物”说的提出，成为了其时一重要的文学批评理论，作为深受玄风影响的士人，陆机的“感物”说的提出也带有玄学主张色彩。情感由“感物”而得，“感物”即“应物”。由四季变迁、万物生长而感怀。从自然景物中去启发自己的情感，情感寓于物中，这正是情感与景物的相融，使得诗人与景物的距离更加拉近了。但是结果却又是“无累于物”，诗歌最终指向的是诗风的绮靡，这也正是其时士人追求玄冲以及文藻的重要体现。加之士人对于世俗的享乐以及对依附者的歌颂，因此这一时期的自然景物并没有如同正始时期一般，托诗人的玄思、玄意之旨趣，而是雕琢得宏大工巧、华丽繁复。如“华池”、“密云”、“茂林”、“昌云”、“万叶”、“祥风”、“翠华”等。且自然景物就仅作为饮酒诗歌中的描绘意象，并未有真情的营造。

到了东晋时期，江南之地给了其时士人一个优裕的生存环境，而士人的追求也从对物质的纵欲转向了对于高蹈心境与生命体验的追求。诗人沉浸于谈玄论道、饮酒赋诗、纯赏山水的审美活动中。这一时期景物在饮酒诗歌中的描绘较之正始时期更近一步，不仅是诗人玄思、玄意的抒发，更是对于玄理的直接品悟传达。山水自然意象中融注了诗人的玄思，自然意象成为了诗人呈现玄意的媒介。诗人在自然山水的描绘中去寻觅自我所追求的天人合一、万物同化、与道同冥的玄学境界。东晋时期，饮酒诗歌中自然景物也成为了诗人高洁品格和高雅心境的化身和象征，诗人所渴望的超脱世俗的玄学追求在自然景物的描摹中得以展现。因此东晋时期的自然景物在饮酒诗歌中总体散发的是一种清雅、玄远、闲淡之感，如“微风”、“薄云”、“清泉”、“修竹”、“谷风”。

作为饮酒诗歌的集大成者陶渊明，在玄学思维的指引下，他的“委任运化”的人生态度，对万物齐一的实践，使得他与自然融为一体，不是遥观欣赏，从而去追求虚静、自然、闲适的人生，自然也成为了陶渊明本人的投射，也是他人生玄学观的折射。陶渊明饮酒诗中的自然景物更偏向山水田园，这也正是他所处的环境所见。如“秋菊”、“青松”、“飞鸟”、“凝霜”、“幽兰”、“枯条”等。这类自然意象也并非雕镂细刻，而是以白描的手法尽现景物的自然幽远之美，自然之景寥寥几笔便烘托出了一幅空远淡然的意境。

玄学的理论在郭象时期已至成熟，随着以玄援佛、玄佛合流，到了东晋末期，玄学的发展逐渐走向了完毕，及至南北朝时期，玄学的理论就迎来了终结，但是玄学的影响却并没有泯灭。

南朝时期，玄学上至帝王，下至士人，还依然秉持着清谈的风习，玄学多以世家大族为单位进行传承，士人的家族本就保持着重道尚玄的传统。因此这一时期，玄学虽不如在东晋时期的发展鼎盛，但是在士人的思想、行为以及创作等各方面均有着深刻的烙印。

这一时期，饮酒诗歌的数量大大增加，且对诗歌的审美形式也有了自觉的意识。山水自然多出现于饮酒诗中，这既是江南之地与山水园林的居地给予诗人的创作环境，也是用山水意象以表达自己的思想追求。以谢灵运为例，谢灵运作为一个玄学世家大族出身的士

人,其思想深受玄学的影响。在其饮酒诗中,谢灵运借山水自然感玄理、表达自己的“无为”的人生追求以及对于隐逸的向往。这一自然山水在饮酒诗歌中的描绘,与正始、东晋时期表现意图是一致的,都是以山水自然之意象去寄托自己的玄意,以山水去传达自我的心境,且在谢灵运的饮酒诗中山水与玄理同夹其中,由此将诗歌引向一个遥深、玄远的意境。而且谢灵运笔下的山水多呈精细之状,描摹得清新精巧,如:“绿柳”、“远岩”、“红桃”、“石上月”。这也是谢灵运对于玄学“言意之辩”的主题在东晋之时发展的“言尽意”范畴的践行。通过“象”链接“言”、“意”,以自己的工巧、富丽之语雕山水景物的审美精细之状貌,再由山水意象传达自我所思的玄意、所求的玄境,以及自我的隐逸追求。

同理还有庾信,作为北朝时期大力创作饮酒诗歌的南朝士人,庾信也是身处崇道尚玄的家族,且梁时好玄之风大畅,庾信滞留北方、羁旅异地以及悲叹亡国之时,道家玄学给了他极大的精神力量,在庾信的饮酒诗歌中,可以看到诗人移情于山水自然之中,以表达自己渴望超脱世俗、企羡逍遥以及希冀归隐的哲思。如在庾信饮酒诗中多次出现的“竹林”,正是对逍遥之态的追寻,还有“山野”、“山云”等的清净意象描绘,可见诗人对于隐居的遥羨和期盼。

从建安时期起,士人受老庄哲学的影响,就将目光转向了山水之中,山水自然之景开始成为了士人饮酒之地,士人乐于处其间,自然也成为了士人的审美独立对象,这意味着山水自然开始在士人的审美中有了它独特的地位,士人开始了自我的觉醒,也开始了对山水的热爱之路。到了正始其时,以《老》、《庄》、《易》为理论基础,融合儒道的玄学正式确立,玄学成为了从正始时期开始的社会主流思潮,这一思潮影响一直存续到了南北朝时期仍然在士人中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正始时期的苦闷与压抑的痛苦,士人在玄学中所体验到的玄远之境,渴望追求生命的超脱,以及寻求的“无为”与逍遥心境,在醉酒的模糊时空中得以借助山水以寄托,由此山水意象也成为了诗人玄思、玄意的承载,山水意象也沾染玄意,带有了玄远、逍遥之感。

西晋时期的玄学顺应了士人的纵乐需求,较之正始时期士人所渴求的超脱,西晋士人的入世使得他们的饮酒诗也不免带上了世俗功利之感,而这时期玄学家与文学创作者的身份分离,加之士人的追求意向,使得西晋时期的山水描绘带有了这一时期独有的绮靡之感,并未带有太多玄学的影响。这一时期提倡以物体情、情景交融,最终走向诗风的轻绮追求。

东晋士人南渡,由此迎来了江南的名山秀水,这一环境给予了士人玄赏山水的外在条件,加之政局变化,其时士人的心态转向自我心境的高雅追求,士人沉醉于谈玄、饮酒、品赏山水,从而求玄远、逍遥、齐一,由此得到高雅、潇洒、优游的玄虚心境。因此在饮酒诗歌中,诗人以自然意象直托玄理,在自然山水之中得以超越,去品得寰宇的无限,由此达到与万物同化的超脱境界,这也是士人所感怀的生命体验以及追求的潇洒风度。因此东晋时期,饮酒诗中所绘的自然之景连玄意、结玄境,更显一副清丽之态,山水意象也随诗人的心境而遥,得观淡雅、高蹈、潇洒之神。

其实,从建安之时起,在玄学的发展过程中,士人就与自然的距离愈发拉近,从建安时期的审美欣赏到正始时期的用自然以托意,以及西晋时期,景物与情感交合,东晋自然山水甚至成为了士人的化身,成为了士人在饮酒诗中得以传达玄意心境的媒介,可见山水自然意象在士人心中的比重以及在饮酒诗中的分量,这与玄学的发展几近是同步的。而到了陶渊明,这一玄学化人生的实践者,陶渊明的饮酒诗中更是处处有自然之景的存在,陶渊明就身处于自然之中,与自然不可分离。陶渊明饮酒诗中的自然田园,更是他的玄虚、宁静、自然的人生投射,更是他“任情”之所在,由此,陶诗中的自然多以白描为状,显得幽远、宁静,这正是陶渊明人生与心境的旨归。而南北朝时期,玄学的理论发展收场,但是玄学对于士人的影响依然深远,对士人的各方面都有所渗透,士人在饮酒诗歌中,常以山水自然之景去映现自我的玄思旨趣,自然意象徜徉在饮酒诗歌中,展现诗人渴望超脱世俗、企盼归隐的心境,以及表达自我的人生玄化追求。因此饮酒诗歌中的自然意象,总体呈现出了一种清丽、雅淡、闲净之感。

三、玄远绵邈的情韵

饮酒诗自《诗经》之起,就有以酒忘忧或者以酒乐情的书写,如《诗经·采芣》既是解忧之作,也有关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抒发,在《诗经·小雅》中有不少的诗篇描绘情人、朋友之情。而这一饮酒诗的情感描写在汉代乐府乃至《古诗十九首》中依然存在,如《西门行》。但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饮酒诗的情感抒发较之前代更有了一种别样的形式。

在儒学衰退、玄学大兴、玄风大畅的魏晋南北朝,士人无一不沉醉于玄学之中。这一时期的士人几近溺于玄风,希冀追求玄虚之境,觅得玄学之旨,达到与万物齐一、与道同冥的追求,追求任情、适意,以实现无为、逍遥的生命体验。而这一老庄玄学旨趣的追求,物我两冥的心境在士人看来是可以借助酒这一特殊的产物实现的。正是因为酒致醉这一特殊性,使得士人在饮酒之中得以更好地抵达与自然冥化的境界,超越现实的有限抵达寰宇之中的无限,超越世俗,实现飘逸宁静的心境,以借此展示自我潇洒高雅的风度,故在《世说新语》中有饮酒可使形神相亲的说法。

因此,诗人在饮酒诗中常抒发自己的玄学心境。在建安时期,玄学理论还未确立之时,就有士人在饮酒诗歌之中抒发老庄中无为、自然的思想。如曹丕的《善哉行》引用《老子》中的典故,用以表达自己无为、自然的人生追求。

正始时期,士人的痛苦以及苦闷无不充斥于心。朝不保夕、生死无常的忧郁笼罩在士人心头,这一时期的士人更是沉湎于饮酒之中,饮酒是对于心灵困苦的擦拭,士人在酒中得以摆脱现实的困顿,挣脱世俗、名教的虚伪束缚,走向自然、超越、自由、逍遥的世界。这一时期,士人在饮酒诗歌中借助自然意象寄托自己的玄思、在饮酒诗中尽予自己的玄意心境,由此传达自身的无为之思,感玄远之境,追太虚之趣。嵇康《四言诗》其四:“敛弦散思,游钓九渊。重流千仞,或饵者悬。猗与庄老,栖迟永年。寔惟龙化,荡志浩然。”

^①以及阮籍《咏怀诗十三首》其三：“清风肃肃，修夜漫漫。啸歌伤怀，独寐寤言。临觞拊膺，对食忘餐。世无萱草，令我哀叹。鸣鸟求友，谷风刺愆。重华登庸，帝命凯元。鲍子倾盖，仲父佐桓。回滨嗟虞，敢不希颜。志存明规，匪慕弹冠。我心伊何，其方若兰。”

^②诗人将自己的玄思映射于自然之景当中，遥想老庄之理，游心太玄之境，远离俗世，得享玄虚，诗歌寄托着诗人在饮酒其间所追的隐逸玄虚之情，这也正契合诗人的现实情感追求，即清虚少欲，“越名任心”，这正是诗人投射于饮酒诗中的玄学所求。

至两晋之时，西晋的玄学理论发展态势高涨，但是环境的改变使得士人心态与追求的走向都靠往物欲，因此在饮酒诗中有大量世俗享乐的情感抒发，对于玄理之情的探索反而较少。这一时期士人自身的人格就充满冲突性，一方面士人热衷玄学清谈、追求风神高邈，另一方面是士人对于物欲的极尽追求，对权贵、名利的追逐谄媚。潇洒之姿与庸俗心态相合于一身，自然是显出矛盾之势的。而在饮酒诗中，也是具有矛盾感的。士人的思想玄冲，身处玄风之中，但是在诗歌中，却并没有将抒发的玄理与自身的体验、情感相融合，而是仅就玄引玄、就理论理，以求诗风之丽，而少情感之真。如傅玄《杂诗三首》（其二）：“间夜微风起，明月照高台。清响呼不应，玄景招不来。厨人进藟茹，有酒不盈杯。安贫福所与，富贵为祸媒。金玉虽高堂，于我贱蒿莱。”^③整首诗歌与玄理并未融合，前段书写自己夜间饮酒，微风月明、酒难满杯，后段转向论及祸福相依、万物相齐，就诗歌整体而言并未有情感的流转与融通，故诗歌缺乏士人的情感体验，也就易流于平庸。此乃其时饮酒诗的一大特征。这也与时代环境与西晋士人的思想追求息息相关。陆机所提出的“缘情”之说，“感物”而生情，情景交合，但是最终还是在于走向诗风的绮靡，而非情感为落脚点，故这一时期的饮酒诗的情感与士人自身的玄学思想是分离的。

东晋承接了西晋的玄风发展，但是士人的身处环境以及心态变化使得士人在饮酒诗歌的情感表达中一改西晋饮酒诗歌之态。客观环境的支撑以及玄佛合流的推动，士人的追求走向非世俗的倾向，关注自身的心境，去寻求自我的超越。这一时期士人将玄学内化为了自己的实际体验，在思想、举止乃至人格、风神方面无一不受玄学的影响，士人自我实践着玄学化的人格和生活。饮酒、赋诗等也成为了士人玄学化的一项日常艺术活动。因此这一时期的饮酒常常与品玄览景、玄谈赋诗相联系，由此在饮酒诗中，诗人多抒发自己的玄虚之旨，书玄境、状玄景，在山林水畔寄怀散心，传达自我与万物齐一的追求。在饮酒之中感悟山水与生命，抒发自己的隐逸高蹈的情怀，遥想宇宙的无边与人生的暂得。更有饮酒诗歌不写饮酒之事，而是整篇抒发自我的玄感，如孙统《兰亭诗二首》（其一），王羲之《兰亭诗二首》（其二），诗人在饮酒山水之间，自我之玄情皆泻入笔间，在天地自然之间，诗人得以探求寰宇的永恒，自我的情感也由此升华，从而实现了对“无”与“有”、实与虚的相通。

^①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484.

^②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494.

^③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570.

陶渊明也是在饮酒诗中抒发自我“委运任化”的玄学人生观，诗歌中洋溢着诗人的“任真”之情，以及在田园自然之中的宁静心态。饮酒诗诠释了诗人的玄学生命实践，即物我齐一的人生境界。如《读〈山海经〉》（其一），诗人融于自然之间，心境泰然，诗歌中所传达的是诗人玄学化的人生情感体验。

南北朝时期，饮酒诗也多为世俗抒情，且文学形式的丰富，加之统治者的提倡以及士族集团创作的风气，这一时期的饮酒诗多抒游戏之乐，多发私人之感。但是在饮酒诗中也有士人对于自我“无为”的人生追求以及隐逸之思的抒发。如谢灵运，作为出身玄学氛围浓厚家族的诗人，谢灵运在他的饮酒诗中，也多传达出其对于纵情山水、隐逸自然的向往。同样情况的还有庾信，作为由南入北的士人，庾信的思想是在南朝时期形成的，庾信的家族也崇尚道家玄学，因此庾信自然也深受影响，在滞留北方之期，庾信也在饮酒诗歌中表露出希望超脱世俗、自我隐逸的追求，可见庾信玄学思想在饮酒诗歌中情感倾向。

因此，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系统中的特殊产物，酒对于士人有着极为特别的意义，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酒不仅是作为俗世生活之中用以抒发个人喜怒悲欢的情感之物，更是士人用以抵达玄学精神世界的重要媒介。酒使人打通了时空的界限，不再是囿于当下，而是如仙般坠入无限的邈远之中，而在这飘然的无限之中，士人得以诠释自我对于逍遥、自由的追求，得以观寰宇的无限以超越世俗，得以任情纵欲，泯灭万物与自我的分界，达到与道合冥的境地。

在玄学风气的笼罩下，士人在饮酒诗歌之中大畅玄理，抒发自我的玄思心曲，遥想自我的玄意境界，饮酒诗中传达出一种玄远、闲逸的情韵，这正是玄学所赋予饮酒诗的绵邈、幽深之感。这一情韵的体现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饮酒诗的独特风姿，也是整个文学史上，玄学对于饮酒诗独特熏染的表现，饮酒诗玄远的情韵正是对玄学这一哲学气质的折射。

结 论

玄学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流哲学思潮，以“三玄”为基，其时的士人几乎都浸润在了玄学之风中，接受着来自玄学理论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的思想、创作乃至生活方式都携带了玄学的烙印。在这一时期的时代环境与思想背景之下，纵酒与清谈一样，成为了这一时期名士的风度行为。对于重合玄学家与诗人身份的士人，其饮酒诗歌自然带有了玄学的色彩晕染，这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饮酒诗与前代审美特质有了极大不同的原因。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历历了五个阶段。建安时期的理论准备阶段；正始时期，何晏、王弼提出了以“无”为本的玄学理论确立阶段；紧随其后竹林时期，以阮籍、嵇康为代表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理论发展阶段；西晋时期，裴頠提倡“崇有”，与郭象的“独化论”进一步推动了玄学理论的成熟阶段；东晋时期，玄佛合流，以张湛为代表的士人提出了“贵虚”论的阶段；以及南北朝时期，玄学理论发展完毕，但是玄学依然在士人之中产生影响的阶段。可以说，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是在玄学的影响之下的，而士人作为接受和推进玄学理论以及创作饮酒诗歌的主体，饮酒诗所浸染的玄学影响与玄学的发展也是几近同步的。

首先在饮酒诗歌内容层面，多写山水自然，山水自然意象成为很重要的书写对象。在建安时期，士人就受到了老庄思想的影响，自然山水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出现在了士人的饮酒诗歌之中，饮酒诗中多见士人饮酒之中对自然的欣赏和观览。而正始时期及之后，随着玄学理论的建立与发展，士人对玄学建设与推动的参与，在饮酒诗歌之中，自然山水与创作者的距离越发拉近，正始时期，在饮酒诗中，诗人借助山水自然得以寄托玄思，用山水自然得以承托玄意。在这一时期饮酒诗中的自然意象也就渡上了一层玄色，显得模糊而又虚渺。西晋时期，自然景物也成为西晋诗歌的主要意象，陆机“感物”说的提出，正是诗人玄冲思想于其时的重要体现，这一文学理论正是显示了其时情景交融的追求，以及诗人在创作中与景物距离拉近的创作走向。但是西晋的政治环境以及玄学理论推导，使得这一时期的士人心态较之正始时期大为不同，景物的描摹也偏向于注重形式的雕琢，而非情感的渗透，显得华丽繁密。东晋时期，士人所追求的宁静、高蹈的心境与人生态度，玄学人生观的内化，使得士人对于自然更加亲近，在饮酒诗歌中就可以看到诗人于其时玄赏山水之态，诗人在饮酒诗歌之中抒发玄学心曲，于自然山水之间得览寰宇，从而超越世俗，以抵玄学之境，自然之景在东晋时期的饮酒诗歌中也多有玄虚、清雅之态。这一自然意象的描摹态势也延续到了南北朝时期，在饮酒诗中，依然有诗人在诗歌之中借自然得以抒发自我的玄学之思，渴望逍遥、无为、隐逸的人生态度。受玄学影响，魏晋南北朝诗人在创作饮酒诗歌时，多引山水自然入诗，山水自然不仅是诗人诗歌创作的内容，更是内化成诗人心灵休憩的道场，在饮酒诗歌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诗人在饮酒之中感玄意之境，将

玄思之感以及自我在玄学关照下的人生体验寄于山水之间,因此这一时期饮酒诗歌中的自然意象总体呈现出一种玄远、闲淡之感。

其次,饮酒诗歌的语言风格也深受玄学影响。因为诗人在饮酒诗歌中多抒玄思、多追玄意,再加之“言意之辩”的玄学论题一直是士人的谈论中心,对士人的诗歌创作有所影响,以及清谈作为士人谈玄论道的主要交流活动,这一口头文学创作形式自然对士人的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正始时期,饮酒诗中多追玄意之趣,使得诗风多有清峻、自然、平和之感,“言不尽意”的玄学主张,使得情于言外、意超出言,由此诗风多显遥深。西晋时期,士人自身的矛盾人格也体现在了饮酒诗歌之中,士人一方面追慕玄虚,另一方面又深深入世,情感的空乏与玄风的盛行交织,在饮酒诗中所呈现的就是诗歌由物生情,却最终落脚在了绮靡诗风之上。东晋时期,玄风更盛,这一时期的饮酒诗歌的玄意更是浓郁,更有饮酒诗歌全篇直抒玄理、不论酒事,由此诗歌独见一番玄远之感,诗人饮酒风采与人生态度也投注其间,故而诗风亦显清雅、恬淡。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的清谈本就以简约为主,主尚简明,加之“言意之辩”的玄学论题相佐,因此饮酒诗受此影响也多有简约之风格。正始时期的“言不尽意”、西晋“寄言出意”、东晋“言尽意”,都促进了“言”的哲学审美变化,使得言语走向凝练、干净,故而饮酒诗歌也带有了言约旨丰、辞清情盛的审美意义。作为东晋时期,饮酒诗歌集大成者的陶渊明也正是这一诗风的代表者,质朴、清简之下所蕴含的情感思想是极为深远的。南北朝时期,玄学理论的建树式微,但是清谈依然是士人重要的交游方式,清谈的内容也加入了文学,以及清谈的用语也引申到了文学批评之中,这无疑推动了这一时期对纯文学的追求,由此推动这一时期文学的形式等方面的探索。这一追求也与清谈形式有关,西晋之时,就有士人对辞采、词藻的追求,如对于音令、藻丽的把握,这对南北朝时期的饮酒诗形式审美也具有推动作用。

最后在情韵方面饮酒诗受玄学影响也十分明显。较之前代的俗世之情在饮酒诗中的展现,魏晋时期士人在饮酒诗中除了对欢喜伤悲之情的表露之外加入了对与道同冥、万物齐一、任情适意的情感追求,对逍遥、无为、自由之情的寻求与抒发。这正是玄学给予士人的精神印迹。而酒正是这一过程中一个助力,是通往“胜地”的媒介。在建安时期就有诗人在饮酒诗中抒发了“无为”的人生企羡。这一人生情感态度,直到南北朝时期,仍然洋溢在士人的饮酒诗中。正始时期,时代的痛苦与压抑,诗人在饮酒之中追寻逍遥之境,希冀超越世俗得览无限,游心太玄,而这一情感的抒发,在东晋更为纯熟,也与这一时期士人对于玄学之旨的追求相关,诗人在饮酒诗中抒发自我玄赏山水、感悟玄理之情,以及求得物我一体的境界,从而实现“有无”的统一。

总体而言,饮酒诗作为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在魏晋南北朝士人的笔下,更添了一抹玄色,这既是时代中玄学思潮背景的烙印,也是这一时期士人玄学人格化的自我投射。饮酒也是烙印在民族文化长河中的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酒与诗往往密不可分,而在魏晋

南北朝时期，以名士为桥梁，将玄风与士风相联结，士人的饮酒行为在这一时期也带有了玄风的独特意味，而士人又将自己的饮酒之风化为诗，将诗风与玄风、士风相融合，饮酒诗从诗歌语言、自然意象和情韵风采中都闪现着玄学的气质色彩，这也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饮酒诗创作的独特现象。

魏晋南北朝作为文学的自觉时代，饮酒诗歌的创作也对后世有影响。首先是饮酒诗的简约诗风，诗歌言约义丰、词简意深。诗歌讲究立象达意，乃至注重字句的锤炼，但是诗歌整体却浑然天成，没有刻意的痕迹，这对之后诗人对诗歌平易、简淡的风格追求，以及诗歌对字句的讲求和锤炼都有一定的影响。饮酒诗中抒发玄理的思辨性特征以及清谈影响下的饮酒诗语言的说理议论特征对之后的理学诗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两宋时期的理学诗中有典型体现，理学诗善于用议论性的语言，而这一议论性语言的运用主要用以抒发哲理，理学诗多带有说理性特征，这正是受魏晋南北朝时期诗人在饮酒诗中多思辨说玄、抒发玄理的影响。而且理学诗还接受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饮酒诗以自然意象感受和追求与物齐一、遥想寰宇的心境的影响。因此理学诗也多专注自然意象的描摹用以抒发诗人的思想体悟，因为“理”是无法用直观的观念说明的，因此理学诗多借助自然意象对“理”进行传达，诗歌由此构成遥深的意境得以遥寄哲理。其次是山水意象的影响，山水意象的兴起促进了山水诗的发展。在魏晋南北朝的饮酒诗歌中，山水意象大量的出现，在玄学的影响下，士人将自然与神学剥离开来，赋予了山水自然独立的审美意义，山水意象成为了重要的审美对象，寄托了诗人的玄情、玄意，在诗歌中构成了玄虚、空灵的意境，用以传达诗人的玄远之情。这一时期的诗人将山水自然与自我相连，这一以自然意象寄托诗人情怀以及品悟山水自然的传统，在其后的山水诗中也大量出现。山水成为了诗歌史上的一种重要的意象，也成为了诗歌审美史上的一项重要内容。正是由于这一时期士人对于山水审美的觉醒，促进山水诗、田园诗的兴起，在之后诗歌乃至文学创作中，对景物的描写逐渐成为了士人创作的重要部分。最后是饮酒诗的情韵对后世诗歌的情感追求的影响。魏晋南北朝的饮酒诗多玄远、遥深、绵邈之情。整体的情韵走向是平和的、幽微的，而在后世的诗歌中也多见含蓄、幽深情感的追求，诗歌呈现出平淡、隽永的情感意味，而且诗歌多“立象”，通过意象构成意境，再传达意，由此诗歌多情寄言外，情感含蓄悠长，诗歌多含境外之旨的特征。这一特征对“意在言外”诗歌审美特征也有所影响。情感表达的含蓄幽微、幽深隽永，对后世婉约文学的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一、著作

- [1] (汉)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13.
- [2] (汉)扬雄撰,(晋)范望注.太玄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3] (魏)王弼撰,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4] (魏)阮籍撰,李志钧等校点.阮籍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5] (晋)郭象注.庄子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0.
- [6] (晋)张湛注.列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 [7] (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4.
- [8] (晋)陆机撰,杨明校笺.陆机集校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 [9] (晋)陶潜.陶渊明集校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 [10] (晋)陶渊明撰,吴泽顺编注.陶渊明集[M].长沙:岳麓书社,1996.
- [11] (南朝宋)刘义庆撰,(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6.
- [12] (南朝宋)鲍照撰,钱仲联校.鲍参军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13] (南朝梁)刘勰撰,(清)黄叔琳注,(清)纪昀评.文心雕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 [14] (南朝梁)钟嵘撰,杨焄辑校.诗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 [15] (南朝梁)萧绎.萧绎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 [16] (南朝梁)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7] (南朝梁)沈约撰,陈庆元校笺.沈约集校笺[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
- [18] (南朝陈)徐陵编,(清)吴兆宜注,程琰删补,尚成校点.玉台新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 [19] (南朝梁)萧统编.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20] (南朝梁)萧子显撰,周国林等校点.南齐书[M].长沙:岳麓书社,1998.
- [21] (北魏)杨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22] (北齐)颜之推撰,(宋)赵敬夫注,颜敏翔校点.颜氏家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 [23] (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24] (唐)姚思廉撰,管曙光等校点.梁书·陈书[M].长沙:岳麓书社,1998.
- [25] (唐)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 [26] (宋)程颢,程颐.四库家藏·二程语录集[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
- [27]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28] (清)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2006.
- [29] (清)王夫之.船山遗书·卷八[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 [30]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 [31] (清)李兆洛选辑,楚生点校.骈体文钞[M].长沙:岳麓书社,1992.
- [32] (清)刘熙载撰.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33] (清)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8.
- [34] (清)方东树.昭昧詹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 [35] 逯钦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36] 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37]陈鼓应. 庄子今注今译[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38]曹础基. 庄子浅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39]郭庆藩. 庄子集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 [40]杨伯峻. 列子集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41]黄寿祺、张善文. 周易译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 [42]宋效永、向焱点校. 三曹集[M]. 合肥: 黄山书社, 2018.
- [43]李剑锋校注. 兰亭集校注[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9.
- [44]刘运好. 陆士衡文集校注[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 [45]黄侃. 文心雕龙札记[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 [46]袁行霈. 陶渊明集笺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47]李剑锋. 陶渊明及其诗文渊源研究[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5.
- [48]顾之川校点. 苏轼文集[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0.
- [49]张寅彭编纂; 杨焄点校. 清诗话全编[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 [50]郭绍虞编选. 清诗话续编[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 [51]鲁迅. 魏晋风度及其他[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 [52]冯友兰、李泽厚等. 魏晋风度二十讲[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9.
- [53]李泽厚等. 美的历程[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 [54]罗宗强. 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9.
- [55]余英时. 士与中国文化[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 [56]孔繁. 魏晋玄学与文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 [57]康中乾. 魏晋玄学[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 [58]汤用彤. 魏晋玄学论稿[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0.
- [59]刘大杰. 魏晋思想论[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0.
- [60]汤一介. 魏晋玄学论稿·导读[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 [61]任继愈. 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 [62]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新编(中)[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 [63]许抗生等. 魏晋玄学史[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 [64]王瑶. 中古文学史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 [65]汤一介. 郭象与魏晋玄学[M]. 武汉: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
- [66]唐长孺.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2.
- [67]陈寅恪. 今明馆丛稿初编[M]. 北京: 三联书店, 2011.
- [68]卢盛江. 魏晋玄学与文学思想[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4.
- [69]唐翼明. 魏晋玄学与文学[M].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4.
- [70]唐翼明. 魏晋清谈[M].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08.
- [71]陈桥生. 诗酒风流[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1997.
- [72]宁稼雨. 魏晋风度[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2.
- [73]郭伯恭. 国学小丛书 魏晋诗歌概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8.
- [74]皮元珍. 玄学与魏晋文学[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4.
- [75]郑振铎. 中国文学史[M].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8.
- [76]曹道衡. 魏晋文学[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
- [77]汤一介. 魏晋玄学论讲义[M].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06.
- [78]陈望衡. 玄妙的太和之道: 中国古代哲人的境界观[M]. 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2.
- [79]唐长孺.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 [80]余敦康. 魏晋玄学史[M]. 北京: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6.
- [81]朱自清. 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223.

- [82]刘大杰. 中国文学发展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 [83]郭预衡主编. 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 [84]罗根泽. 中国文学批评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 [85]宗白华. 艺境[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 [86]钱志熙. 魏晋诗歌艺术原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二、论文

- [1]卞东波. 东晋隐士戴逵及其放达非道论与晋宋风气之转变[J]. 古典文学知识, 2011 (06).
- [2]蔡彦峰. 玄学与陆机《文赋》“感物缘情论”的内涵及其诗学意义[J]. 福州大学学报. 2012, 26 (03).
- [3]蔡彦峰. 玄学与两晋玄言诗学的发展流变[J].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 2011, 33 (04).
- [4]蔡彦峰. 从神学到玄学的建构——试论陆机天道思想对诗歌创作的影响[J]. 中国诗歌研究, 2008 (12).
- [5]陈迎辉. 药、酒与魏晋士人的身体观[J]. 大连民族学院学报. 2008. 10 (04).
- [6]方立天. 玄学的范围、主题和分期[J]. 文史哲. 1985 (04).
- [7]高华平. 玄学清谈与魏晋四言诗的复兴[J]. 中国社会科学, 1993 (02).
- [8]牟发松. 说“达”——以魏晋士风问题为中心[J]. 许昌学院学报. 2003 (1).
- [9]马跃、高洪岩. 论南朝玄学家族性的文化阐释[J]. 学术论坛, 2002 (03).
- [10]王晓毅. 魏晋玄学研究的回顾与瞻望[J]. 哲学研究, 2002 (02).
- [11]余敦康. 郭象的时代与魏晋玄学的主题[J]. 孔子研究, 1988 (3).
- [12]王建疆. 自然的玄化、情化、空灵化与中国诗歌意境的生成[J]. 学术月刊, 2004 (05).
- [13]王永红. 从酒解读魏晋士人的人格风范[J]. 时代文学, 2006 (03).
- [14]曾春海. 竹林七贤与酒[J]. 中州学刊. 2007 (01).
- [15]晋娜. 张湛《列子注》与魏晋玄学[D]. 天津大学. 2008.
- [16]王萌. 北朝时期酿酒、饮酒及对社会的的影响研究[D]. 吉林大学, 2012.
- [17]王晓轩. 魏晋宴饮诗研究[D]. 河北大学, 2015.
- [18]杨阳. 魏晋南北朝贵游文学研究[D]. 湘潭大学, 2014.
- [19]张娟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酒文化探析[D] 山东师范大学. 2010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成果

发表的论文:

[1]朱蕾. 论“衫”的叙事意义[J]. 文学教育. 2021 (10) :110-111.

致 谢

时间飞逝，夏季如约而至，研究生的生活也即将迎来结尾。在西安的快乐和自由定格在了自己的生命长河中，这三年的学习和体验一定会成为未来鼓舞自我的重要源泉。很感谢这三年在西安的肆意岁月，感谢每一位相遇的有缘人。

感谢我的导师李红岩教授，导师治学严谨，在研究生学习中给了我莫大的帮助，在论文写作中，老师悉心指导，提出修改意见，最终得以完成论文，论文的完成离不开老师的帮助。感谢老师，老师辛苦了！感谢各位老师，在课上学到的不只是知识，还有关于学习的态度、思想的升华，感谢老师们！

感谢我的室友们，和室友们在一起总是十分开心，因为室友们体会到了不可替代的感情，和大家在一起度过了非常愉快的三年，大家也总是给了我很多的爱，虽然我是宿舍里年龄最大的，但是却仿佛是最幼稚的，和大家在一起真的特别开心。

感谢我的父母，父母总是支持我做想做的事，给了我经济和精神上的支持，无论是读研究生还是其他的兴趣爱好，父母总是给我肯定，感谢父母。

感谢男朋友，在考研究生的时候男朋友给了我很大的精神力量和学习帮助，也因为男朋友的影响变得越来越自信，感谢男友，感谢十二年前遇见了你。

最后感谢我自己，努力写论文的自己，在论文写作中学到了很多。我很喜欢这个题目，也喜欢魏晋南北朝，还喜欢喝酒，可是诗却写得不好。写作的过程中查阅和整理了很多的资料，也喝了很多的酒，喝酒真的是人生一大乐事啊！

真的很享受这三年的时光，研究生阶段遇到了很多很好的人，我也成长为了更好的人。真的很喜欢西安，喜欢天天穿汉服的日子，喜欢身边遇到的老师、室友们。感谢相遇，祝好！

